

自序

古圣作八卦，本为治国治民之用也，故孔子曰：“方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无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于是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彼时人稀事简，治之较易，以八卦为文即可也，故曰：“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后之人民，生齿日繁，事务纷纭，为因应需要，不得不予变增，遂有《连山》、《归藏》之易作，殷末文王演卦于羑里，始使卦爻齐全，故通卦验云：“周文增通八八之节。转序三百八十四爻。”由此观之《易》理备于周初矣。

学者多谓《周易》一书为文王所著，唐孔颖达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仪礼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系之文王，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纬但言文王也。”观夫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随之上六曰：“王用亨于西山。”升之六四曰：“王用亨于岐山。”困之九二曰：“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困之九五曰：“剝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周易》本文王生前于羑里所演用之卦，后经周公整理成书也。以箕子明夷言，文王逝后，武王兴师伐殷观兵，箕子始狂为奴。而王用亨于西山者，孔子于《乾凿度》曰：“文王之崇至德显中和之美，拘民以礼，系民以义，当此之时，仁恩所加，靡不随从，咸说其德，得用王之道，故言王用亨于西

山。”又曰：“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乱世，交于小人，又困于酒食者，困于禄也。赤绂者赐大夫之服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将锡之朱绂也。故以大人言之，至于九五劓刖，不安也。文王在诸侯之位，上困于紂，故曰困于赤绂。”由孔子之言观之，上述各卦爻称王者，皆指文王也。案武王克殷为王，始追赠乃父为文王，故各该卦爻称王者，当为周公所为也。

《周易》称《易经》，其“经”字始于何时，学者众说纷纭。孔颖达云：“‘经’字是后人所加，不知起自谁始，案前汉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经，是孟喜之前已题该字，其篇题‘经’字虽起于后，其称经之理，则久在于前，故《礼记》经解云：絜静精微，《易》教也。既在经解之篇，是易有称经之理。”孔子于《乾凿度》曰：“泰者天地交通，阴阳用事，长养万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阴阳不用事，止万物之长也。上经象阳，故以乾为首，坤为次，先泰而后否。损者阴用事，泽损山，而万物损也，下损以事其上。益者阳用事，而雷风益万物也，上自损以益下，下经以法阴，故以咸为始，恒为次，先损而后益，各顺其类也。”基此而言，《周易》称《易经》，不仅孟喜之前已题，在孔子之时或前已有，故《易经》之名非周公即孔子所题也。

孔颖达曰：“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而象阴阳，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为上篇始者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终始万物，故以坎离为终；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主也，故为下篇始者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也。”以此言之，则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纬，以释其义也，孔颖达之言入理矣。

圣人作《易》，在使人预知未来吉凶祸福而备御之，故《说卦》曰：“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夫《易》示人之吉凶，有以小寓大者，如大过初六“藉用白茅”，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六五“豮豕之牙吉”，睽之上九“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巽之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等是也，亦有以事物示人年月日之数者，如：屯之六二“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临之“至于八月有凶”，震之六二“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明夷初九“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等是也。《易经》六十四卦，卦皆有数，苟能明其数之所在，则神而化之矣。

一九八七年岁在丁卯

苏阜曹增儒序于台湾高雄市

目 录

自序	1	蛊卦十八	35
		临卦十九	37
上经	1	观卦二十	38
乾卦一	1	噬嗑卦二十一	40
坤卦二	5	贲卦二十二	41
屯卦三	8	剥卦二十三	43
蒙卦四	10	复卦二十四	45
需卦五	11	无妄卦二十五	47
讼卦六	13	大畜卦二十六	49
师卦七	15	颐卦二十七	50
比卦八	17	大过卦二十八	52
小畜卦九	19	坎卦二十九	54
履卦十	21	离卦三十	56
泰卦十一	22		
否卦十二	24	下经	58
同人卦十三	26	咸卦三十一	58
大有卦十四	28	恒卦三十二	59
谦卦十五	30	遁卦三十三	61
豫卦十六	32	大壮卦三十四	62
随卦十七	33	晋卦三十五	64

明夷卦三十六·····	66	节卦六十·····	111
家人卦三十七·····	68	中孚卦六十一·····	112
睽卦三十八·····	69	小过卦六十二·····	114
蹇卦三十九·····	71	既济卦六十三·····	117
解卦四十·····	73	未济卦六十四·····	119
损卦四十一·····	74		
益卦四十二·····	76	系辞上 ·····	122
夬卦四十三·····	78	系辞下 ·····	137
姤卦四十四·····	80	说卦 ·····	150
萃卦四十五·····	82	序卦 ·····	158
升卦四十六·····	84	杂卦 ·····	161
困卦四十七·····	85		
井卦四十八·····	88	附件一 天地大衍数图 ·····	164
革卦四十九·····	90	附件二 乾坤策数计算图 ·····	169
鼎卦五十·····	92	附件三 周易序卦连结图 ·····	171
震卦五十一·····	94	附件四 孔子杂卦连结图 ·····	172
艮卦五十二·····	96	附件五 八卦适断事物图 ·····	173
渐卦五十三·····	98	附件六 分宫八卦五行图 ·····	174
归妹卦五十四·····	99	附件七 易卦简便筮法 ·····	175
丰卦五十五·····	101		
旅卦五十六·····	104		
巽卦五十七·····	105		
兑卦五十八·····	107		
涣卦五十九·····	109		

上 经

䷀乾卦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乾者，健也；元，大也，始也；亨，通也；利，宜也，和也；贞，正而固也。元亨利贞，乾之四德也。乾三画皆阳，以象天地人三才；然虽有初三画显万物卦象，但于变通之理，犹有未尽，故更重之为六画也。乾卦为天，而不曰天，盖天为定体之名，而乾为体用之称，圣人教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而不名天也；天以健为用者，则运行不息变化无穷，此天之自然之理，故《象》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得此者能固其正德，则大通矣。”

初九，潜龙勿用。 初九居阳之最下，是有德无位之象，圣人生世，虽具奉行天道、济化万物之龙行大德，奈处奸小当道之时，亦难遂志，处此时只有隐居修德，故曰潜龙勿用。得此者，宜修德待时。初九者，由下而上之第一爻动也，九者该画为奇数也，以下各卦中，凡爻为奇数者，皆为九为阳，而各卦中之爻解，不分阴阳皆指爻动言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二者，由下而上第二爻动也。见龙者，圣德之人已出现于大地公众之前，故曰见龙在田；九二刚健居中，行道治事不偏不倚，众皆悦见，其声望已足资往见九五，故曰利见大人。得此者，可进矣。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三者，由下而上第三爻动也。三居下之极，履重刚不中，未可以宁其居，故终日戒慎，常

怀履危之念，遂得无过；乾乾者，终日自强修德也；夕惕者，每晚忧惧不慎至危也。得此者，宜多戒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四者，由下而上第四爻动也。或，疑也；跃，跳入也；九四阳气渐近，似若龙起欲进居尊位，又恐不成而失足跌入深渊，故曰或跃在渊。由于恐惧迟疑，未敢即时行动而免灾祸，故曰无咎。九四居上之下，越下之极有乾道改革之象，但四非得位居中，故不能竟此功。得此者，戒慎所为。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五者，由下而上第五爻动也。五为国之尊位，有大德之人高居其位，如同龙飞上天，大展济物之德，使正人君子皆得伸志，以造福人群，此乃人皆愿见之时，故曰利见大人。得此者，宜出矣。

上九，亢龙有悔。 上九者，最上一爻之动也。九为阳为刚，阳刚极于上，动则有悔。亢者，过于上而不能下也。夫物极必反，乃理之自然，乾属纯阳，处极虽未至大凶，但小疵难免，故曰有悔。得此者，宜知戒慎，庶免有失。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周易正义》云：“九，天之德，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换言之，乾卦六爻皆用九，故曰乾为天，而非宋儒朱熹所谓，盖六阳皆变之说也。因乾之六爻皆九，共成天德，故为之吉。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圣人之德，出于万物之上，故曰首出庶物。《易纬》孔子附，文中略曰：“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十翼》者，《彖》《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也。《周易正义》亦曰：“夫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德，或说其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名，故《略例》云：彖者，何也？”

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而宋儒朱熹竟曰：“彖乃文王所系之辞”，诚大谬矣，复阅《革卦·彖》中有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益证《彖》非文王所作矣。盖文王死后，武王始载文王神位，统军伐纣，革命为王。而已死之文王自不能又回人间，作文称述武王革命故事。宋儒注书，错误多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象者，象其卦或爻之像也。《周易正义》曰：“此大象也，《十翼》之中第三翼，总象一卦，故谓之大象。但万物之体各有形象，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今夫子释此卦之所象，故言《象》曰。”而朱熹又谓为周公所作，何谬之甚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幹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周易正义》曰：“《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门户邪，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而出，义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开释之。”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

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为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事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

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坤卦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至顺也，从也，阴之性也，万物皆致养之位也，故曰元亨。牝马，顺之物也。利牝马之贞者，言坤德之顺，能如牝马之柔顺，则得正德矣。因坤有至顺之德，致君子愿往之；坤阴至柔，常居被动，必待阳唱于先，而后始和利之，故曰先迷后得，主利坤德。坤位居西南，左右皆阴，故曰得朋；而东北艮位阳体，非阴类所居，故曰丧朋。坤德以从顺为是，以能安而守正为吉，故曰安贞吉。得此者，宜安守正德，行坤顺道则吉。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坤，阴也，地也，生载万物也，但必须承阳天而成物。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 以阴诣阳，初虽无群，终久必有善，故曰有庆。

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初六，履霜，坚冰至。 初六处阴之微，倘积之则甚，如同初寒之时下霜，此时之水结冰很薄，但可预知坚冰之日将至，人之危难亦多先现于微小之事。得此者，宜知戒慎于阴微。六者，卦画为偶数，为阴爻也，余皆放此。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二居中得正，利坤之时，极于地质，柔顺正固，乃坤之直也。地体安静，是其方也；无物不载，故谓之大也。能具此三德，不待修营，物自生矣。人能如此，尚何不利，故曰不习无不利。得此者，事济矣。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 言六二之体，所有兴动，皆得任其自然之性。

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三居下之上，处坤之世，是能自抑降，不求为事始，内怀章美之德，有命方行，而可得正，故曰含章可贞。有命则从，不作事首，故曰或从王事。奉命行事，成不居功，故曰无成。坤道顺从，三能一切从命以为，乃得无过，故曰有终。得此者，宜顺命为之。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括，结也；囊，贮物也，比之人心藏知也，闭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有功不显物，故曰无誉；不与物忤，故曰无咎。六四处阴卦，以阴居阴，履不得中；不造阳事，无含章之美，括结否闭，贤者隐之；能施慎则可，但非通泰之道也。得此者，一切宜慎之。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黄，中色也；裳，下之饰也。坤为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极贵也，能以中和通于物理，居于臣职，故曰，黄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则大吉也。得此者，宜知处高位、能谦和则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阳为之龙，上六是阴之至极，阴盛似阳，故称龙盛而不已，乃占阳之地，阳所不堪乃与之交战。于野者，战于卦外也，阴阳相伤，故其血玄黄。得此者，宜知阴小当权则事危。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用六，利永贞。 言坤之各爻皆六，六是柔顺，但不可纯柔，故利在永贞。贞，正也；永贞者，须长久保贞而正也。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能用此柔顺，长守贞正，所以得广大而终也。故坤卦之下有谓安贞，吉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 动之方直，不为邪也，倘柔而圆，则消之道也，其德至静，德必方也。

后得主而有常。 阴主卑退，若在事之后，不为物先，即得主也，此阴之恒，故曰有常。

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坤道柔顺，承奉于天，量时而行，不敢为物先，故曰承天而时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因阴柔顺不已，致人忽其隐微之恶，日积月累终成祸乱，故曰盖言顺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

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者，言上六阴盛，似阳而非阳，亦无纯柔之质，故谓之龙。盖龙虽生于水，而德行在天，乘云施雨以济物，非纯阴纯阳之谓也。

䷧屯卦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下为震，震，动也。屯上为坎，坎，陷也。动而上，陷而下，上下为难，故名屯也。乃物始生而未通之义。然刚柔既交，虽难生但终必交通，通则利正，故曰元亨利贞。处屯难之世，世道初创，物未以宁，不可剧进，宜先立其主召而治之，故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得此者，事可济矣，但欲速则不达。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屯难之世，正君子有为之时也。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 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盘桓也。因初九，上应阴柔险陷之爻，难以前进，但志行刚正，仍图息乱，故守正以待时。然静处非长久之计，仍宜建立治民之主以安民居，故曰利建侯也。得此者，宜待机立功也。

《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阳，贵也，阴为贱也，以初九之阳，居三阴之下，能志行皆正，为民息难，遂得民心。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屯，难之时也；遭，不进也；乘马班如者，旋转不能行也；匪寇，初九近逼也。六二，阴柔居正，志在应五，奈因初九，近逼求婚，使

不能遂志。但二居中，守正不移，决心不嫁。初九历十年之久，愿望终达，得与五婚配。得此者，须持志以恒。屯，第十年泰也。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反常者，反乎正常也；十年乃字之义，非纯指女子之事，学者如触类旁通而悟之，则各卦用途广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虞，古时助猎者勘察地形及有无对象之官也。几，隐微也。六三阴柔，不中不正，意欲近五，虽有四隔，四志在初九，故不阻三。致三执意往之，奈三未察五志在二，而不纳己，使三受窘，倘三能托人先悉五之心意，必不往矣。如同猎人未得助手，先悉林中形势及是否有鹿，即自深入而被困林中，致一无所获。得此者，宜勿妄求。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阴柔，多惧下应初九，但虑二妨己，不敢往见，故乃乘马旋于路上不敢前进。待知二不从初时，乃往为婚媾，得此者，求可成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膏，泽恩施人也。九五以刚阳居尊位，理直有大为之政；奈处屯之世，陷于险中，不能恢弘博施，系应在二，惠济群小，不容他人间厕其间。如此褊狭，纵然守正，处小事尚可，处大政则凶，故曰，小贞吉，大贞凶。得此者，宜知施政之道在大公无私，不系亲旧。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上六处屯之极，下无应援，进无所适，如同乘马在途中打转，虽与五邻近，奈五屯其膏不与，致行无所适，居不得安，故曰乘马班如。处此无所委仰穷困之时，只有终日泣

血流泪，故曰泣血涟如。得此者，处境难矣。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 蒙卦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昧也。《序卦传》曰：蒙也，物之稚也，蒙卦之体，是上有山阙，下有险陷，进退不知所适。我，二也；童蒙，五也；二五相应，事可通也，故曰亨。五来求我，决其所疑，二性刚正，将所筮直告，五仍犹豫疑惑，求我再筮，对初筮不信，是五亵渎所筮而烦乱也。因此我亦不相告也。故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明莫若圣，昧莫若蒙，蒙若养正其德，则可得圣功也。故曰利贞，贞者正也。得此者，宜养正其德，无庸多筮矣。

《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初六以阴居下，蒙之始也。但近承九二，阳刚中正，所照乃除去疑惑，故曰发蒙。所疑之事即已明显，对恶者即应绳之以法，故曰利用刑人。但加人于手锁脚镣之刑具者，务使其心悦诚服，故曰用说桎梏。然施人之刑者，倘为致人于善则可，若求以刑役人，则非正法之道，故曰以往吝。得此者，宜知立法执法，皆须使人信其平而允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包，容纳也。九二刚阳居

中，童蒙来归，皆包而不拒，使远近咸至，故曰包蒙吉。以阳受五阴，是纳配之象，故曰纳妇吉。二居下位能任上事，乃子能克家之象，故曰子克家。得此者，事济矣。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能躬，无攸利。 金夫，刚阳上九也，亦可作有金钱之解也。六三处童蒙之时，是阴求阳、女求男之象，贱之位也，故戒曰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者，女求男之行，有违正己守贞之德，娶之无益，故曰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得此者，宜正德也。

《象》曰：勿用娶女，行不顺也。

六四，困蒙吝。 六四独远于阳，居两阴之间，阖不能发，被困于蒙昧中，处境吝也，故曰困蒙吝。得此者，已蒙昧也。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实阳爻也，指九二及上九而言之。

六五，童蒙吉。 六五阴柔居中而处尊位，能谦顺委事于九二；二为刚正有为，故曰童蒙吉。得此者，宜任人以贤能。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上九处蒙之终，以刚居上，能击去众阴之蒙昧致皆顺从，若因物来即欲取之而予寇害，则遭叛矣，故曰不利为寇。倘物来寇我，我为之扞御，则众必附我，故曰利御寇。得此者，宜知启民以正，对寇可御，而不可寇取。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需卦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下刚健而上阴陷，

不可遽进，故须待也。处蒙稚之后，物须教养，而御民之要，莫先于立信，故曰，需有孚。盖需之体唯信，若能以诚信即物，则需道光明，众皆得通达于正而吉，故曰光亨贞吉。以刚健而进，又获众信赖。当可渡过险难，故曰利涉大川。得此者，宜先立信于民。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言以九五居天子之位，又以阳居阳正而得中，故能有孚光，明亨通。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言云已上天，待时落雨济物，亦即谓需之大惠将施，盛德已通，君子于此时可以饮食宴乐以候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者，去坎尚远之境地也。需于郊者，初九居需之始，最远于险。处此之时，若能保守其正常而不进，则可避免受害，故曰利用恒无咎。得此者，宜勿犯难行事。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沙，水边浮动之地土也。九二履健居中，将近水边，尚未致寇，虽彼此有相责之言，但未付行动，当无凶害，故曰小有言，终吉。得此者，宜审时度势，勿妄动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衍，意宽也，虽将近于难，但因审时度势，自知并未逼于险难，故不急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过刚不中，以刚逼难，欲以刚胜，所以招寇。倘能敬慎，其行当不致败也。泥者，水底之淤泥也。得此者，宜忍耐之。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杀伤之谓也；穴，险陷之地，六四

处坎之始，是险陷之地也。九三欲上进，而四塞其路，致被三伤，故曰需于血。四位多惧，不敢与三抗，乃顺以听命不作险阻。避离住所，遂得免咎，故曰出自穴。得此者，勿为力拒可也。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需之所须以待达，现居九五已得入位，无复所需，惟以酒食递相宴乐，能固其正则吉矣。得此者，事济而固正也。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上六处需之极，居险陷之终，不若四居险陷之初，可让路避之。现九三合同初九及九二齐进，已通过四五，而来势不可阻，且上六已本与三应，彼来既无害于我，又何必以仇视之，客来虽非我请，但已到来，亦不容怠慢，能以敬顺相待则吉。不速之客者，不待召唤而自来也。得此者，宜敬顺之。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不当位者，处无权位之地也；不若九五为险难之主，有权有位之谓，未大失者。言初时虽有小失，但终究获吉也。

䷅ 讼卦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窒，塞也；惕，惧忧也。凡讼之起，必因信心产生危机，而致失和争讼，故曰讼有孚窒。倘能于信心产生问号时，惕厉改进，加强沟通，使止于中道，则可吉矣，故曰惕中吉。争讼之势不可长，长则入危难矣，故曰终凶。当争讼不已时，必需就之于公正而中直之人决之，故曰利见大

人。信心产生危机时则不团结，不团结则难共赴大难，一致对外，故曰不利涉大川。得此者，宜立信以止讼。讼之体，上以刚阳而制下，下以险陷而伺上，此难以和信之象也。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制讼莫先于立约，故曰君子以作事谋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初六处讼之始，不可长久为斗讼之事，故曰不永所事。初六与四应，四阳刚非理，犯己而先唱讼；己虽阴柔，被四犯之，亦不能不讼而辩之以理，故曰小有言。讼理明责不在己，乃四先犯也，故曰终吉。得此者，宜知凡事理，正则胜也。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三百户，无眚。 归而逋逃，窜而归也，三百户者，小邑也。九二以刚处讼，不能下物，自下讼上，宜不胜也。若能自惧逃回，不与五斗，则小邑尚可免灾。故曰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得此者，凡事勿不自量力。

《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自下讼上者，以下犯上也；患至掇也，言此种祸害，乃自取耳。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食旧德者，保全已有之禄位也。无成者，不敢先于上九成功也。六三体柔，顺应上九，不敢如九二犯上，乃能保全已有禄位，故曰食旧德。由于处在二四两刚之间，皆不得相近，时须戒惧，故曰贞厉。贞者，正也；厉者危也。然三柔不与人争，又顺应上九，使众不能倾己，故曰终吉。以三之柔顺不与人争之德，倘任王事，亦必能功成不居。得此者，宜勿与人争胜。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即，就也；渝，复反也。九四处上讼下，非理犯初，初六能分辨道理，使九四不能胜讼，故曰不克讼。四知犯初无理，遂改变前所犯初之命，而不讼初，故曰复即命渝。能取消与初讼之命，安居为仁守正则吉，故曰安贞吉。得此者，处事待人宜以仁义为先。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五，讼元吉。 九五刚阳中正，居尊位，为讼之主；以其中正，断讼枉直，使得平允，人众服之，故大吉也。得此者，吉矣。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鞶带者，命服上之佩带也。上九处讼之极，以阳刚居上，是讼而得胜之象；然而居高位不能以仁德感人，乃以争讼胜物，即使因此获赠荣誉大带，又能保多久？犹如佩带在身，随时可脱落也。故曰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得此者，宜知诉之争讼，非常久之道也。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以讼受服者，言其所受之荣誉，系因讼胜，而非仁德化民所致之，故不足为人所敬重。本卦各爻多以外物喻人事。

䷆ 师卦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众也，和也；贞，正也；丈人严壮，受人尊重之人也。师出须理正，故曰师贞；其率师之将帅，如属壮严得众之人，师出则吉，故曰丈人吉。能使师众信服之人领军，战必有功，故曰无咎。得此者，吉矣。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毒，役使也。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初六为师之始，在齐师也；齐师之道，在严明纪律，倘纪律不严，则难获全面胜利，因纵有战功亦难得民心，终将大败，故曰否臧凶。得此者，宜知凡所作为，皆需循理守法而得众，非惟师以律也。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师中，无咎，王三锡命。 九二以阳刚居中，上应于五，承五宠任，故曰在师中吉。得五宠信，任为师主，倘无功则凶，今能竟功成命，当吉；吉则不凶，故曰无咎。因师出使邦怀众服，国威大振；王乃三加封赏，以酬其功。得此者，功成名就矣。

《象》曰：在师中，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六三，以阴处阳，以柔处刚，进无所应，退无所守。处师之时，居此境地，或将有舆尸之凶。舆尸者，战败以车载尸而归也。得此者，宜勿进而有所求也。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 六四以柔处阴，得位，而无应，不中，得位可以处守，无应则不可以行，故曰，师左次，无咎。左次者，退而舍止也；盖行师之法，欲右背高陵，左则次之。得此者，宜勿求进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田有禽，利执言者，谓禽来田中害苗，主人为保田禾，有理由将禽射之。此系喻国土被敌侵犯时，有权将其击退，及宣布对方非法也。自然是无咎，六五阴柔，居尊位，不为兵端；但敌人加兵于我，不能

不抵抗，已柔弱不堪率师，遂委九二为师主，故曰长子帅师。因九二为师卦中唯一刚阳之男也；其三四两爻均不足任重，故曰弟子舆尸。若用舆尸领兵，则必败矣，故曰贞凶。得此者，宜知用人以正，切勿亲以小人。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处师之极，是师之终，竟而论功行赏之时也。大君者，国主也。大君有命者，国主命令以正功也，功大者封土赐爵以治民。功小者使之承家为一般官员，继续贡献国家、服务社会，对于性非仁厚、喜作威福之小人可赠以资财，不可赋予职权，以免误民乱国。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 比卦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相亲辅也，乐也。比之体，坤地载坎水，而水润地以生万物，两厢亲辅，故为比也。比以九五阳刚居中，得正而统众阴，其象吉也。欲两相亲比，必须彼此尽其情，测其意，互输诚信，永保其正，始可无咎，故曰原筮元，永贞无咎。处彼宁乐之时，倘能与人亲比则不宁之方，必皆来我处，与之相比辅；反之，若执迷不悟，拒不来此，则失相亲辅之机，故曰后夫凶。得此者，宜吉矣，但须永保正德。

《象》曰：比，吉也。 比之体，是亲也。

比辅也，下顺从也。 以九五居中，持正率众，故下皆顺从，而成相亲辅也。

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

其道穷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初六处比之始，倘能以诚信待人，则人皆归之相亲比。人来与己相亲辅，当无咎可言，故曰有孚，比之无咎。能将诚信施于天下，如缶中盛水，盈而无缺，不仅己欲招致者来之，即其它人等，亦必闻名而至，故曰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得此者，宜以诚信施物。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六二居中，柔顺得位；上应九五，专一无它，处比之时，自内守贞，正之道也。故曰贞吉。得此者，吉矣。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处坤之上，夹二四之间，二与五应专一守正，不与己比；四志在攀五，亦不与己善，以致无一与己亲比，故曰比之匪人。得此者，孤立矣。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六四，外比之，贞吉。 六四为外卦之始，以柔居柔，近五与比，为得其正，比不失贤，处不失位，故曰贞吉。得此者，吉矣。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比者，因九五独阳居尊，得众阴相亲辅，得行中正之道。王用三驱失前禽者，不用其四面合围捕猎，使禽悉获，而网开一面；乃以三面围攻，使不愿死战，而欲逃退者得离去，使前卦师之九五全面捕捉之禽有部分走失，故曰王用三驱，失前禽，此乃以捕禽喻抗敌也。亦即言敌犯己境时，己乃出兵三面攻敌，凡降我者，取而用之；死战者，则歼灭之。不愿死战而退逃者，亦不追捕。故《象》曰：舍逆取顺失前禽也。先儒有谓，

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也。似未尽然。邑人不诫吉者，言邑人对于上级所使用之舍逆取顺战法，并无责怪之意，盖合乎中道也。得此者，宜知凡事以中道处之自然也。

《象》曰：显比之吉，位中正也。舍进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上六处比之终，下无应己，是再无人相亲辅之机也。因在比之首，即有后夫凶之警告，己乃迟疑不前，甘作后夫，一误再误，以至于此，故曰比之无首凶。得此者，时机已失。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小畜卦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寡也。上巽下乾，以阴畜阳之义也。卦之二五，两爻皆阳，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故为之亨通。乾欲刚健而上，巽入也，其性阴柔和顺，不能畜止全乾，只能畜止九三，故称小畜。因畜之主为六四近三，而不能隔三去止初九与九二上通也。若阳气上升，阴能畜止之，则可雨也。今六四只止九三，而不制初九与九二之升，是不可成雨，仅致满天密云，欲雨不雨之气象而已。故曰密云不雨。若此之满天密云仍在远处，并未临我上空，益我田禾，故曰自我西郊。得此者，宜知时之未至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处乾之始，上升，得巽初之四为己应。四则顺而无违，乃得以阳升阴，反复于上，自用己道，四既

不能畜我用己道，我有何咎，故曰何其咎吉。得此者，吉矣。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九二，牵复吉。 牵，相引也；复，反复也。九二得九五相引以进，五非止畜之极，自不闭固于己。四虽为畜主，能阻三而不能止己，因此己可升复而上，故曰牵复吉。得此者，吉矣。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言己居中得正，四五均不能止，故不自失。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说，脱也；辐，轮中之直木也。九三虽阳刚而不中正欲进，被四阴所畜，虽属己阳而四阴，但不相应。然三志刚，遂不服而与四争，致成阴阳相争之象，故曰舆说辐，夫妻反目。得此者，难以进矣。舆说辐者，车轮中直木脱落，使车不能行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血，阳犯阴也；血去者，阳不能犯阴也；惕出者，惧除也。四居三之上，乘陵于三，三务进，而己固阻乃恐三害己，故有血也。然四近五，与上九同憎九三，使九三不敢犯己，故曰血去；三既不害己，则不再恐惧，故曰惕出无咎。得此者，无危矣。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五居尊位，二来信而不疑，视若挛生兄弟，故曰有孚挛如。既视二如兄弟迎之以来，己则不专固，乃与二同富，故曰富以其邻。得此者，当如此也。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上九处小畜之极，九三欲进，己能固之，是畜之盛也。乾阳巽阴，相交而止，以成雨，故曰既雨。三被畜阻，不敢来侵，己可安处，故曰既处。

己居巽之上，使刚不敢犯，乃德之积也，故曰尚德载。以巽阴制乾阳，是妇制其夫也。虽贞而正亦近危，故曰妇贞厉。妇制其夫，阴盛极也。如同月在望日，其盛盈不可再，虽君子处此亦难遂行，故曰月几望，君子征凶。得在此者，戒满盈也。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履卦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践而不处也；咥，咬也。履主六三，以阴柔履九二之刚，其危险如践虎尾，故曰履虎尾。但六三在兑体，兑为和悦，而应乾刚上进，与二无干。二虽比虎，亦不必伤己，故曰不咥人亨。得此者，有惊无险。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者，言九五阳刚中正，居帝位，有光明之德，故无疚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泽者，天在上，水在下，理之正也，履之体也。君子为政首定，尊卑次序，使各尽其职，各守其分，以定民志。民志定，伦理固，仁德立，信义生，则无纷乱之虞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处履之始，未为物迁；他人尚华，而我独行素质，虽往何咎，故曰素履往无咎。占得此者，宜如此也。

《象》曰：素质之往，独行愿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履道尚谦，不喜盈，自诚而不外饰，九二以阳处阴，是履于谦也。履中居内，隐显同也，履道之美，于斯为盛。故平坦无险，幽隐之人，能守正自吉。得此者，宜谦而正也。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言幽隐之人，居中守正，无何致己自乱之可言，故曰中不自乱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六三不中不正，以阴居阳位，刚武得志，妄求九五大君，不自量力，如同独眼与常人赛明，跛脚与健壮径跑，如何得逞？其后果如同脚压虎尾，被咬致伤之凶也。得此者，宜自抑之。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至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愬，恐惧也。九四以阳刚近五，以阳承阳，稍有不慎则危，如同脚压虎尾，重则被虎咬伤。然以阳居阴，以谦为本，常存恐惧之戒，终于吉而志行。得此者，宜戒慎之。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五，决履贞厉。 决，决断也。九五得阳位处尊，以刚直决断，虽下得悦应，莫敢不正。然履道行正，亦不可盈，盈则危矣。故曰决履贞厉。得此者，志得矣，但戒盈满。

《象》曰：决履贞厉，位正当也。 身履九五，位尊权大，不得不决，但须戒其伤于所持。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旋反也，言上九下应兑悦，而能旋反行之。上九处履之极，履道已成，势可处也，此时宜考究祸福之机，时自惕厉则大吉，因善恶得失，视乎履之行耳。得此者，能慎则吉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言既得元吉，则必大有福庆。

䷊泰卦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泰，通也；小往者，坤阴去也；大来者，

乾阳长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象，故吉而亨通也。但不得以为四德具元亨而利贞也，盖物既太通，则易失节制。得此者，可吉而通矣。

《彖》曰：泰，小往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财者，裁也。当万物皆通泰自由，而上下失其节制时，当政者，应定法令调节之，以合天地之宜，而利全民之行。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茅，草名，茅草之根多枝相连也。拔茅茹者，一根被拔起，则同根多枝皆连牵而出，喻人行动一致也。初九为三阳之首，三阳志同，合力向外，外卦为坤，坤性顺从，不阻阳进，故曰征吉。得此者，可展志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荒，包容各方也；冯河，无舟又不识水性之人强欲渡河之顽愚者；不遐遗，不分远近贤愚皆能纳而用之；朋亡，不昵私党，一视同仁也。九二以刚居柔，处下之中，上得六五之应，值泰之时，是能包容各方，遐迩一体，不专昵私党而行中行配六五也。得此者，有此德则有是成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乾本乎上，坤本乎下，而泰之体，则为阳升阴降也；九三处天地之际，将有变革之象也。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恤，忧也；孚，信也。得此者，如能不忧不惧，使信义诚著植于人心，持正守德，克服艰难，则可无咎而吉。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乾乐上复，而坤乐下复，四为坤首，不固所居，见命即就，故翩然而下。五与上为四之邻，均阴而不实，见己下复皆来从之，其来从己下复者皆所愿也，非为财富所资，故曰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者，言邻之来从，皆因志同而主动，未待戒告即来也。得此者，宜慎其不实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六五为泰之主，处尊位履中，下应九二，阴阳交通，感以相与，降身事夫，以获福祉，故为大吉。帝乙归妹者，以帝乙之妹嫁人之吉为喻也。得此者，宜知吉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城复于隍者，城崩复又为土也，勿用师者，不攻自坏崩也。上六居泰上极，各反所应，泰道将灭，下不承上而自守，上不下施，致泰道崩，不攻自毁之象，故曰城复于隍勿用师。既不能上承，又不下施，只于自己之邑而施告命，下皆不从，真鄙吝也，故曰自邑告命，贞吝。得此者，事难济矣。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言上不亲下，则下不从，如同土不扶城，则城倒复为土矣。

䷋ 否卦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否，闭塞也，反其类也；匪人者，言处闭塞之世，人难以正道交通也。值此之际，不利于君子为正。因乾往外，乃君子道消；而坤入内，是小人当权，与君子背道而行也。得此者，不利逐禄。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

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阳为大，阴为小，阳为天，阴为地，阴阳不交，则万物不生。

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初六居否之初，处顺之始，为阴类之首，动则二三皆从之入邪，以致共伤，故曰拔茅茹以其汇。由于处否之初，欲动而未著，倘能于此时守正而居，立志辅主报国，则吉而亨通也。得此者，宜安居而勿妄动。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处否之世，得位居中，若能用其至顺，包承于上则吉，故曰小人吉。倘大人用此包承之德，以否闭小人之路，使不敢群起为乱，则正道亨通矣，故曰大人否亨。得此者，宜守正勿为群小所围。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六三，包羞。 六三处阳位为不当，悉用小人之道以承上，欲伤善类而不果；若居此心，不惟不当，尤属鄙耻，故曰包羞。得此者，宜守正勿图妄为。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九四处否之时，其阴爻皆是小人，若有命于小人，则君子道损。今初六志在奉君，守正不进，处于穷下。现九四有命，命之当无咎，故曰有命无咎。四命初身既无咎，初既受命，则下不背上，因此阴不为害于阳，使阳类皆得福，故曰畴离祉。得此者，无咎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美也；苞，本也；苞桑者，桑之本也。九五居尊得位，是能休美否道之闭，而遏绝小人为恶，故曰休否。惟有有大人之德与位者，方能如此。故曰大人吉。然在遏绝小人为恶之时，必近危险；倘能时存危亡之戒心，则可如物系于桑之本，而牢固无虞，故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得此者，宜知奸小当道，须时存戒惧之心。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阳刚处否极，是否道已被倾毁，否道既倾毁，则可通矣。在否道未倾之时，是先否之道；当否道已倾之后，是人所喜也，故曰先否后喜。得此者，事通济矣。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否到极点，不能再否，故曰何可长也。

䷌ 同人卦 离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亲也，与人同心同德，如火升天，光明大地也。处同人之世，能心胸宽广，包容各方，自得天助人助，故曰同人于野，亨。能与人同心同德，肝胆相照，则足涉渡任何大难，故曰利涉大川。与人和同须持之以正，故曰利君子贞。得此者，与人和同而不失正，则吉矣。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六二为同人之主，居中得阴位，上应九五之乾，故曰同人。

同人曰： 言同人卦曰。因六二虽为同人之主，但与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直接关系，盖此皆乾之行也。朱熹谓“同人曰”三字为衍文，误矣。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 言天体在上，火炎亦上升，取其性同，故曰天与火，同人。

君子以类族辨物。 君子法同人，以类分辨，相聚而统和之，使各得其宜。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居同人之始，与上无应，心无专系，含弘光大，出门皆同，有谁与己咎？得此者，得人和矣。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虽居中得位，上应九五，然处同人之世，专应于五，是褊狭而不恢弘，故曰于宗吝。得此者，宜戒偏于私党矣。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九三居下卦之极，不能包弘上下，善与人同，致物党相分，各自离去。处此之际，只有散伏于草野，立在高处，向下思念悬望，待时再起，故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若此处境，过三年后，始可聚而又起，故曰三岁不兴。三岁后萃之值也，此即卦当岁也。得此者，宜暂安勿躁，待时再起也。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墙也，乘其墉者，欲逾墙也。言四欲越三，而取二也，九四以刚处柔，为不得位，既无上应又不中正；欲攻三求二，但二与五应，不予四求，攻三亦无益，攻既无益，又违众失义，莫如不攻为上，故曰弗克攻吉。得此者，勿作不义之斗。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九五刚正，居中得

位，而同人之主，六二以柔相应，虽属同心，但被具有野心之三四所隔，而不能通，故号咷之。然五处尊，势不容阻，不得已乃以大军伐之，待攻克三四时，得与二相遇，遂喜笑之。得此者，宜知事虽有阻，终必有成。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言起先以中正刚直之道欲与二见，物未皆从。

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言其得与二相遇，系以武力克服其未从之众，而非德胜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处同人最外，志与众别，然而能远于内争，保持清纯，虽不能得志于事功，亦可获无悔吝，故曰同人于郊，无悔。郊者，境远处也。得此者，可隐而养志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有卦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 大有者，得众也。乾健离明，火在天上，光照各方，物皆受益；六五柔得尊位，群阳皆应，使所有皆能大。处此大有之世，尚有何物不能通？故曰大有元亨。得此者，事济矣。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初九处大有之始，不能履中谦退。乾，初阳之盛极，是盈满也。上无以应，力行刚健，是盈满未溢，虽无交切之害，然亦何能使尔后无咎，故曰无交害，匪咎。倘能时自惕厉，艰难其志，则可免咎，故曰艰则无咎。得此者，宜常

怀戒惧以修德。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二上应六五，受委重任，如车载物，车大则负荷亦多。由于居中得应而阳刚，堪担大任，无倾危之虞，故曰大车以载。己能任重不危，当可致远以往，虽以刚居阴，失位亦不致有咎，故曰有攸往，无咎，得此者，勇于任事，而不失正宜矣。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者，公侯之象。九三处内卦之极，乘刚健之上，阳得其位，与五同功，位列公侯，威权盛极，通达天子之道。君子处此，必能戒慎谦冲，以竟事功；倘小人得此，定自作威福，滥用职权，终将误国害己。得此者，务持正守德。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赍，无咎。 赍，旁之三也。九四以阳居柔，立多惧之位，能自戒慎。上承六五柔主，专心尽忠；下不与权臣九三为伍，则可安职守，故曰匪其赍，无咎。得此者，无咎过矣。

《象》曰：匪其赍无咎，明辨晰也。 言四能明辨，不可与三为伍之道。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其也；孚，信也，交接物也。六五居尊而柔和，谦冲接物，以诚以信，公而无私，处大有之世，委九二重职，能胜其任，使上下皆应，故曰厥孚交如。因能任贤用能，公而无私，致物皆敬畏，不言而教行，不令而皆从命，此皆以诚信待物所致之威信也，故曰威如，吉。此时惟行简易，与民共守，使大有盛世永固。得此者，宜知任贤用能，公而无私，以诚信接物是美政之基，舍此不足言治道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 在上能诚信接物，在下则皆发愤图强，立志报国。

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上能公而无私，物皆敬畏，使领导威信永固，国泰民安。处此之时，唯行简易，与民共守，同享盛世之乐。但月圆则缺，盛极必衰；静则思动，久安则乱生，又不得不作居安思危之备，故曰易而无备也。宋朱熹谓：“太柔则废”，此说非也。盖大有六五之君，诚信得众，任贤用能，公而无私，万众一心，上下皆应以一阴驭五阳，其盛若此，何乃谓太柔？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处大有之上，居丰富之世，一能践履六五之信德，二能以己之刚从五之柔，三能不以物累于心，高尚其絮，尚贤荐能。人能具此三德以助治道，天亦祐之，况众物手！故曰吉无不利。得此者，有此德则吉而利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 谦卦 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 人谦，勿持盈也。上坤下艮，止乎内而顺乎外，是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之象。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然小人好功喜利，欲行谦，很难持久，唯君子能遇事谦退，不使盈满，有始有终，故曰君子有终。得此者，宜常持满招损、谦受益之德。

《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多而谦则弥聚，少而谦则益进。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为谦之始，处谦之下，谦之谦者也。能体谦谦之道，不惟堪当君子，即用渡大难，亦必大吉。占得此者，以谦处物则吉矣。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养也。

六二，鸣谦贞吉。 鸣者，声名远播，众皆闻知也。六二中正得位，能中行谦道，远近皆知其正，故吉也。得此者，吉而勿亡谦德。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处下体之极，以阳履刚，得其位也。上下无阳，以分其众，已为众阴所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居谦之世，劳于谦道，不敢稍懈，故曰劳谦。惟君子贯彻始终之吉，故曰君子有终吉。得此者，吉矣。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 撝，发挥也；撝谦者，发挥谦之德也。六四得位，处九三之上，用谦待之，是能下下之义，对上承五，而用谦顺从之，合乎上行之道。能尽奉上及下下之道者，则无往不利也。得此者，宜行谦道也。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居尊，又能谦冲接物，物皆敬从，不待赠赐；而四邻即愿为效命，故曰不富以其邻。居尊能如此得众，如有骄逆抗命或来犯者，率众征伐，必得胜利，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得此者，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上六不在朝中而居于外，未能有功于内政实事；但因己能行谦，使远近皆闻其盛名。若以此声望督师征讨逆国，则可立功遂志，故曰利用行师征邑国。得此者，宜知

在外亦可立功报国。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 豫卦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 豫，和悦而将动也。上震下坤，和顺而动，动不违众，则众皆豫悦，故谓之豫。卦以九四一阳，和合群阴，是得众之象也。万众一心，则行师必胜，师胜则可建功封侯，故曰利建侯行师。得此者，可建功勋。

《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奋，万物生长，各皆逸豫也。殷荐上帝者，以殷盛之乐祀上天也。

初六，鸣豫，凶。 处豫悦之初，能独应四阳得势，名播遐迩；小人得志，则自鸣得意，逸乐之极，近于荒淫，以致凶也。得此者，戒之戒之。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六二，履中得位，守正持德，能明祸福之机。处豫之时，不苟豫乐，去恶修善，守志如石坚，顺不苟从，故上交不谄，豫不违中；故下交不谀，日日如此自正，故得吉也。得此者，吉也。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盱，张眼视也；盱豫，仰视九四也。六三阴不中正，履非其位；居下体之极，处两卦之际，观望犹豫之象，

仰承动豫之主九四，却又欲下溺于豫乐，倘不改正则悔吝矣，故曰盱豫悔。如改之不速，亦悔吝矣，故曰迟有悔。得此者，宜速改之。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朋，众也；由，来也；盍，合也；簪，速也，聚也。处豫之时，居动之始，以独阳为豫主，众阴皆从而来归，故曰大有得。然必以诚信相待，使上下一心而不疑，则众速来与己合聚也，故曰勿疑，朋盍簪。得此者，获众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 疾，恨也，六五以柔居尊，处豫之时，溺于豫乐；九四刚阳得众，己虽乘于四上，但不敢与之争，只有怀恨而已。然因居中履尊，四亦伤己不得，乃可守常不亡，故曰贞疾，恒不死。得此者，宜自振而守正。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处动之末，居豫之极，极尽悦乐，是至于昏冥也，故曰冥豫。事至于此，欲仍有所成，则必改变积习，即时补过迁善，或可无咎，故曰成有渝，无咎。得此者，宜力图自振。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随卦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 以喜随人，悦而从其动也；处随之世，能相随者，必然大得亨通，故曰元亨。相随之要，利在得正，倘随而不正，则为邪僻，自不能大通矣，故曰利贞。能有此元亨利贞四德者，尚何咎可言？故曰无咎。得此者，宜随之以正。

《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 言上悦而下动为之随。

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之，随时之义大矣哉！ 能具此四德，则天下皆随之以正，而不逆于时也。苟逆于时，则难大通。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响晦入宴息。 动万物者，莫疾乎雷；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泽中有雷动，说之象也。君子处此众悦相随之际，能施德行仁，则可不劳而治，按时休息。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官，职司也；渝，变也；官有渝者，所司之职，不专属于任何一部门，可以择其正者而随之也，故曰，官有渝贞吉。此乃言初九上无爻应，则无所偏，可随意唯正是从，在职司上既无专属，又无私偏之往，故出门所交，皆不失败而获有功。得此者，可随意从正。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系，关联也；小子，初九也；丈夫，九五也。六二处随之世，阴柔不能独立，必有所依联，因近初九，故乘而附之，致失其与九五正应之机。得此者，宜知欲小得则大事不成。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六三阴柔，处随之世亦须依联，欲乘初九，而初九已为二所乘，故曰失小子。九四阳刚，近承五九，亦丈夫也，已与四皆无爻应，若已往从之，四必乐受，盖四亦欲系己也，故曰系丈夫也。但三与四，应非其正，虽然同一处境，随有求得，但必持德守正以恒，故曰利居贞。得此者，宜守正德。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舍同体震之初九，而系九四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处说之初，下据三阴得三所系，故曰随有获。但履非其位，擅据其民六三，有失臣道，且以阳刚近五，势与五同，实正之凶也，故曰贞凶。然阳刚居说，志在济物，能得民心，公诚著信；匡济正道，有功于国，人莫不知，

虽违义理，又何咎之有？得此者，宜守正戒惧，怖信立功。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嘉，善也。九五居中，履正而得位。处随之世，诚信得物，能尽随时之义，故善而吉也。得此者，吉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执之也；维，连结也；西，兑之位也；山，险阻也。上六处于上极，是不随从也；在随道已成之世，不由不从，故用师征讨而执之。始顺而从命，乃得连结而统一，故曰拘系之，乃从维之。自此王命可通西山各地，故曰王用亨于西山。得此者，事通顺矣。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居随上极，处兑之终，不愿悦从，故拘执之。

䷧ 蛊卦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有大事也，坏极而治也。刚上而柔下，是上令而下遵从之义，故终得大通。下从上命，则可一致对敌，平定大难，故曰利涉大川。先甲三日者，有兵事也。后甲三日者，有旱灾也。先儒多曰：“甲命令也，先甲三日，乃于公布前先加喧导；后甲三日，系于公布后再不断告诫。”其说亦可也。得此者，能以恩泽施民，育养以德，必渡大难。

《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 执政者能正直无私，执法如山，则在下者必可服从应命，共赶国难。如此上下一心，乱事必速平也。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

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国有兵事，必须越山渡河，往平祸乱，故曰往有事也。久治则乱，乱久必治，如天之运行，阴盛则阳衰，阴极则阳长，故曰终则有始。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风，风能摇散；润泽言君子为政，在以恩泽施民，育养以德。

初六，幹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考，先父也；初六处事之首，始受任也。以巽柔之质，能承担父遗之事，可为有子矣，故曰幹父之蛊有子。子承父事能堪其任，则父无过失，故曰考无咎。所承之事虽属艰险，但终使功成，故曰厉终吉。得此者，事可成也。

《象》曰：幹父之蛊，意承考也。 意，主张原则也。治事之方，应时所施，不可执一，承奉父之原则可也。

九二，幹母之蛊，不可贞。 九二居于内中，宜幹母亲之事；然以阳刚与六五应，作母事者须屈己事人，不可固执阳刚之正而失和。故曰不可贞。得此者，勿太刚正。

《象》曰：幹母之蛊，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无上应，势孤力弱而欲以阳刚幹父之事，是小有悔吝也。但以阳履阴，得位而正，故终无大咎也。得此者，无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蛊，终无咎也。

六四，裕父子蛊，往见吝。 六四体柔，虽不能以刚幹父之事，但以阴得位；而以柔和之方处之，则可宽裕先人之事，然无应爻，故不宜往，往则见吝。得此者，宜勿往也。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蛊，用誉。 六五以柔处尊，用中而应九二，承父之德业声誉，以治其国，故曰幹父之蛊，用誉。得此者，沾先人之光也。

《象》曰：幹父用誉，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刚居最上，列事之外，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不承王侯之命，得养清高之志。占得此者，退休矣。

《象》曰：不尊王侯，志可则也。

䷒临卦 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大也；阳刚居中，上应六五，获其信任，乃大得亨通而利正之象，故曰元亨利贞。临为建丑月，至建申七月为第八月，其消息月为否，此时太阳已终而太阴开始，正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际，故曰至于八月有凶。得此者，宜戒慎之。

《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阳转进长，则阴道日消；君子日长，则小人日忧，此乃大亨以正之义。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消，太阴也。太阴开始，阳不能久也，故至否之第八月有凶。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初九，咸临，贞吉。 咸，感应也；初九上应六四，感以临者也，四履正位，与己应，其志行正也。故曰咸临贞吉。得此者，吉矣。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九二处临之世，上应六五，则刚胜而柔危；若顺于五，则损己之阳刚；倘不顺则五不愿。如能把握原则，稍减其刚，遇事相商调和，则无往不利。得此者，宜多沟通调和。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言上下之间，意见有从有否，能相互调和，则无不利也。未顺命者，言未可尽从。盖各有独到之见解，故宜商量。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六三居刚长之世，履非其位，欲以邪说媚言临物，则无有利；若能忧危修道而不害正，则可无咎矣。得此者，当戒之戒之。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 六四以阴居阴，履得其位，下应初九，能尽至善而为临大，当无咎可言，故曰至临无咎。得此者，无咎矣。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六五处尊居中，任贤用能，纳刚以礼，能竭其视听，尽其谋能。为大君者，宜如此也，故曰知临大君之宜，吉。得此者，吉矣。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言能行中和之道。

上六，敦临，吉，无咎。 上六处临之终，居坤上之极，以敦厚助贤，意恒于内，故吉而无咎。得此者，无咎矣。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 观卦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德美而受人景仰也；盥，盥洗斋戒也。古之祭祀上天及宗庙社稷，必斋戒盥洗而后行，但不限祭品如何丰盛，故曰观盥而不荐。盖自古为政，在仁民爱物，以教化为先。上好礼则民莫不敬，上诚信则下无不忠，上行下效无不若此，故曰有孚颙若。得此者，宜知诚信为治道之本。

《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政令如风，遍行大地，执政者务省视各方民情而教化之。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初六，阴柔，处观之始，居坤之初，最远于观主，而不能观视朝堂之美；虽有坤顺之德，但所见不广，犹如童稚之狭，故曰童观。见识若此，小人处之固无咎可言，在君子则鄙陋矣。得此者，难以远图。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 六二性柔，居中得位，上应九五，不为全蒙；但处于大观之世，虽得五应而尽顺道，然其所见之狭，仍不能具大观之广识，犹如在屋内从房门隙窃视大堂。不仅所见无几，亦非正大光明之行为，故曰窥观。古之闺女常行此道，而保贞淑，故曰利女贞。倘君子如此，则属丑陋矣。得此者，戒行此道。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观我生者，欲进欲退，视我自己决定也。因居下体之极，处内外之际，近不比九五之尊，远不若童观之稚，进退之行，不受他人支配与阻挠，惟视自审思。得此者，可进可退。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六四得位履正，最近于五，明习国仪，宜任王之馆宾之职。得此者，当珍惜时机。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居观主之位，宜宣弘大化，光照四表。然则能否致国富民乐、兆民同心之境，端视我自为如何耳。盖处尊居中得位，可大有为。得此者，宜知民心为重。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治国之道，在得民心，欲知民众对

上之敬爱与否,应先审察自己所施之政,是否予民公正自由而安康幸福。故曰观我生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刚不在位,处于上极,是能高尚其志,为众所瞩目,对世事虽不谋其政,但常怀仁德以念之,故无咎可言。得此者,无咎,亦不居位也。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忧国之志,未因居异地而平息。

䷔噬嗑卦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 噬嗑者,以有易无,合而互有也。以进食言,上下齿合力,切碎口中之物便于食也。亦为国有大贼,必依法而剪除之象,故曰利用狱。得此者,宜知治乱世须恩威并济之道。

《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屨,麻鞋也;校,械也;屨校者,足械也;灭趾者,薄刑也。初九无位,非治刑者,乃受刑之人也。然居噬嗑之初,虽有过尚未成大恶,只处灭趾之刑,容观后效。故曰屨校灭趾。无咎者,受此薄刑,能过而改之亦无过矣。得此者,戒慎其行也。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施此刑者,在小惩大诫,使其不再有过失之行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噬肤者,皮肉之刑也;灭鼻者,割其鼻也。六二居中得位,治犯者皮肉之刑,所施甚者当。然处以割鼻之刑则为重也。但未达刑之最高,亦可谓无咎。得此者,宜体用刑之道。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因乘初九阳刚,故用刑深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处下体之极，以阴居阳，位不中正。然承四阳而不乘阳，虽用刑稍有过重，但小有鄙评，而不致有过失。犹如人食腊肉，虽因坚硬而伤及口舌，但受小害而无大失之处。得此者，宜知施法不中则致民怨。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九四以刚居柔位，不中正；又上承柔主，处此物未尽服之际，不得不以猛济宽，付之刑罚。然此举实不得已而为，犹如吃带骨之干肉，虽不好吃且易伤口舌，但又不得不吃。得此者，宜知以猛济宽之用法，非不得已勿为，且不能久。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言以己之刚直持正，虽渡过艰难，但未能光大仁治之道。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六五以柔居中处尊，物未皆尽服，故仍在施行刑罚，以立威信。用刑治民固非正道，但因执法无偏亦可无害。得此者，宜戒慎惕厉，勿忘宽猛相济。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 何，檐也，屋檐也。言上九处五之上，乃过极而至檐边之阳也。处罚极之世为恶积不改之象。物恶极罪大，非惩戒可以改过，不得不处以极刑斩头及耳。故曰何校灭耳，凶。得此者，宜知事已迟矣。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言倘能早悟其非，不致凶如此也。

䷔贲卦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饰也，文饰也，饰而无色也。山在

外火在内，文明以止之象，卦以刚柔二象交相文饰，因以柔来文刚而得亨通，故曰贲亨也。又因以刚上文柔，不得中正，致不能大有所往，故云小利有攸往。得此者，欲有大成不易。

《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贲为文明以止，致内外皆不能正应，故相互文饰，亦不同于应之爻位。柔来而文刚者，乃六五饰初九，无碍于六二之亨通，朱熹谓为九三文二及上文五，非也。分刚上而文柔者，乃初九饰六五，使五不能平静居中，难予大有所为，故三国时魏人王弼以泰之上六与九二交相文饰以喻贲也，朱熹谓系二文三及五文上，益误矣。

刚柔交错，天文也。 刚柔交错而成文，乃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乃人之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君子以明乎治理而治政事，无以果敢折断讼狱为威风也。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初九在贲之始，以刚直处下，居无位之地，首当文饰，为求正己之行，宁可徒步而弃乘不义之车，以便隐居养老。趾，初也；贲其趾者，首先被饰者初爻也。得此者，宜勿恋栈。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六二，贲其须。 须，上也，附于面也，六二虽居中得位，但无应己，九三在己上，与己为比近，亦无爻应，三既与己皆无与应，则处境相同。为求全之计，不得不附三而起，盖须（鬚）之为物本附上也。得此者，欲进须攀附也。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九三处下体之极，居二阴之间，得

其位与二俱履其正,和合相润,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饰,又得其润,故曰贲如濡如也。如能永保其正,则物莫之陵,终保吉也,故曰永贞吉。贲如者,华饰也;濡如者,润泽也;永贞者,永保正质,勿文过饰非,徒尚外表之美也。得此者,永保其正质也。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四与初九本相应,却被九三阻隔,不能交往致满怀疑虑,既疑初九或变,复虑九三寇害而不敢往,虽时而饰为华美,时而絮似素白,准备见初九,但惧于九三之阻,不得不徘徊途中;待三有难时,再往媾和。贲如者,饰为华美也,皤如者,鲜絮素白也。白马翰如者,白红各马飞驰于途中徘徊待命也。得此者,宜待时也。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丘园者,荒墟田园也;束帛者,财物也;戔戔者,众多也。六五柔中居尊,为贲之主,饰之盛也。如盛饰于物使其华美无比,则丘园陨落,素质之道失矣。倘饰之丘园使其增产,则国家之财富多矣。能如此重俭约而不尚华丽,虽吝而终吉也。得此者,宜以勤俭为治道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贲,无咎。 白贲者,返于朴素不再文饰也。上九处饰之极,饰极则返于素朴,得其本性,志可得也。得此者,宜行朴实之道。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剥卦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剥,烂也,剥落也。坤下而艮上,柔变刚

也，刚阳被剥落故称剥也。一阳居上而极，五阴在下同进，小人道长也，故不利君子有攸往。然坤顺而上得止，亦观止象也。得此者，欲行刚直之道，不宜往也。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柔变刚也，阴长解剥阳也，顺而止之观象者，察量君上形象颜色，当止则止之。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床，人之安处也；剥床以足，剥落床之足也。蔑，灭也；贞，正道也。初六处剥之始，犹床之足也，阴道方盛，君子道消也。此时，欲行正道则凶矣，兹以床为正道言，床之四足中任何一足被断，则人不能正卧于床，故曰正凶。得此者，欲行刚直之正道则凶也。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足之上，床腿也；六二，剥道上进也。剥床以辨，邪道已进至腿，渐近于身，中正之道，将遭削除，故曰蔑贞，凶。得此者，宜知正道已难行矣。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言无应也。

六三，剥之，无咎。 六三与上九为应，处剥之时，群阴剥阳，己独与协，虽以阴居阳，不得位于剥，但无咎过。得此者，虽失类离群，无咎过可言。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群阴剥阳，惟己独应，是失上下，各二阴群小之党类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 六四介内外之间，在床为床身，在人亦卧床之身也。剥床以肤者，床被剥尽也；床被剥尽，则卧于床上之人，亦不能幸免。故曰剥床以肤凶。得此者，凶也。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贯鱼者，众阴接连，鱼贯而进也。六五得居尊为剥主，上承上九，阳刚得宠，而率群阴效命，故无不利。比如宫人美女虽亦属阴，但受宠亦不致害主，因皆属顺上之人。得此者，得不为群小所剥。但戒盛杀万物。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由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果者，肥美而熟水果也；得舆者，得众阴为车拥载也。上九独阳，处五阴之上，为众阴拥载，未被剥落，犹如园中水果已肥美成熟，未遭偷食，实幸之至也。处此位者，若为君子，则受众民敬爱拥载，故曰君子得舆。倘小人处得此位，则将竭剥之极，剥至民舍。故曰小人剥庐。得此者，宜为君子矣。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复卦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用攸往。

复，反也，穷极则反，阴极则阳生；复亨者，阳气已复而得亨通。一阳在下，顺而上行，出则刚长，入则阳反，故出入无疾也。而朋类之来当亦无咎。天地之道，阴盛则阳息，阳盛则阴消，故反复不停。阳气始于中孚，占全年六日又八十分之七。复卦即起于中孚第七日阳气畅生之时，故曰七日来复。此时阳气畅生，乃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际，故曰利用攸往。朱熹对七日来复解之曰：“自五月姤卦一阴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阳来复。”谬之甚矣。《易纬》曰：复生坎七日。坎不值日为四时卦，而值阳气微生之日者，乃坎中之中孚卦也，故《易纬》曰：甲子

卦气起中孚。得此者，往可通也。

《象》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天地运行自然之道也。

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易纬·通卦验》曰：“人主与群臣左右从乐五日，天下人众亦在家从乐五日，以迎日至之大礼。”英国有古教至今仍于冬至日起狂欢拜神，而南美亦有古族人知冬夏二至事。可见我文化传播世界久矣。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初九为复之主，亦复之始，如能不沾染于群小之迷凶，弃恶从善，速即而复，守正修身，则大吉也。故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不远复者，速复也；无祇悔者，勿沾染于群小，免致错失也。得此者，速复修身，守正之道也。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六二，休复吉。 六二柔顺，得位居中，处复之世，比于初九阳刚，而能亲邻，附而顺之，是休美之复，故曰休复吉。得此者，吉矣。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阳为仁行，己比附之，是下仁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 频，蹙额皱眉也；厉无咎者，虽有凶危，但无咎过，复道在速。六三处下体之极，虽愈于上六之迷凶，然已失复远矣，是以蹙额皱眉感不安也。但能蹙而求复，修身弃恶。足证未至于迷凶，故曰厉无咎。得此者，宜多戒慎。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言屡失屡复，理宜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 六四处群阴之中，居复之世，履得其位，独与初九阳应以从正，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独复。得此者，宜独行正道也。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 六五处坤中得位，居厚待物则无怨，履中修德则可以自考其行，虽不及六二休复之吉，能敦厚以复正，亦可免悔也。得此者，宜时自戒慎。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以阴柔居复之终，是永迷于凶、不能复之象也；若用于行师征战，则为大败，因其国主违于君道，不复反也，在十年之内也无力出征。十年不克征者，须至复后十年泰之值也。得此者，事难济矣。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迷罔太甚。

䷋无妄卦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灾也，勿妄动也。卦以六二上应九五，刚来为内主，动而能健，以此临下，物莫敢妄为，故大而亨通，利于正道。对于行非正道之小人，则有灾眚，故不利其所往。得此者，欲行正道通矣。

《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 乾在上，而震卦在下，大动，物不敢妄为。

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茂，盛也，物皆不敢妄为，则各全其性，适时发育。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体刚处下，以贵下人，其所行教化皆不妄动，故往则吉而得志。得此者，吉矣。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不耕获者，不显现努力耕耘之功，不菑畲者不主动新开发新地。此二言系谓六二阴柔居中，上应九五明主，不必标新立异，只须奉行现制，守正尽职，则往必有利。得此者，宜知不表功不显能之道。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六三以阴居阳，行违谦顺，处无妄之世，是无妄之所以为灾也；犹如别人将牛置已门前被行人牵走，告之官府，却令已负责赔偿。得此者，须防无辜受害。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 九四以阳居阴，履于谦顺；处无妄之世，以刚乘柔。比近至尊，可以任正，固有所守，则为无咎。倘欲表现其有为则非也。得此者，宜戒慎之。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可固有所守，但勿妄图大作。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九五以阳居尊得位，为无妄之主；下皆无妄为非，则其疾并未至必须用药之甚，不应用药而反用药，是有害矣。此喻人主若能刚正自修，身无虚妄，则下亦正矣。得此者，宜自正而正人。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处不可妄之极，不可妄动，唯宜静保其身，动则有眚，故无何利也。得此者，戒之戒之。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大畜卦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畜养以时，故能大也。言为国家者，宜养贤能而退小人也。以卦体言，乾在下，健而上进；艮在上，则能止健而大正，畜其刚健之德。不家食吉，言用人须选贤任能，勿重家奴，如此则任何艰难到来皆可克服，故曰利涉大川。得此者，宜自审用人当否。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食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法历代圣贤。

初九，有厉利已。 初九阳刚，上应六四，四为止之始，处大畜之世，未可进犯，往则有危，故曰利已。已者，止之也。得此者，宜勿往也。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九二，舆说辐。 九二虽与六五相应，但六五正处畜盛，未可进犯，能止则无尤也。輶者，车轴中央之钩心木，使轴与车相连也。舆说輶者，车脱其輶，止于途中不能行也。得此者，宜止矣。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言九二虽未得位，但履健中，故无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九三承上九，上九处天衢之亨，上为畜止之极，而已为健之极，物极必反，畜极则通，通则如良马奔腾，故曰良马逐。但畜止方通，仍不能忽视艰难，尤当戒慎惕厉，持正守德，故曰利艰贞。闲者，阂阻也；卫者，护也；曰闲舆卫者，言路虽通，有时仍有阻隔，但有舆护卫，往而无害，故曰利有

攸往。得此者，所求可往矣，但勿忘艰贞。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四处艮之始，得位能止健初，无须用武，故曰童牛之牯。童牛之牯者，小牛初露出之角也，以物护之，不容与物相触，亦毋须与物相触，因其幼小它物亦不来犯之。是以居此位为大吉也。得此者，吉矣。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不能行动之猪也，豶豕之牙者，言猪牙虽锐，但不能行动，则不足惧。其意谓九二虽阳刚暴盛，来与己应，但己履中居尊，二亦不敢狂为，故曰吉，但非大吉。得此者，宜戒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处畜极之时，畜极自通，更无畜止之忧。衢，通道也；何天之衢，亨者，大道得行也。得此者，正道可行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 颐卦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养也，养正也。颐之为卦，上下皆阳，内含四阳，外实内虚，待填充之象，养正义也。下动而上止，安亨也。养道非一，有养正气者，有养贤能者，前者志在圣贤，后者为国养贤，造福全民，亦有自求口实，使自生于世而不虞，总之能养正则吉。得此者，宜自勉之。

《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

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初九以阳居下而为动始，不能使物赖己颐，反而自动求养，实损己廉静之德，故凶而不贵。舍尔灵龟者，是放弃明德之灵物也；观我朵颐者，是妄求竞进，欲得厚禄而招辱也。得此者，宜安贫乐道，勿求竞进也。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六二处下体之中，与阴五不得应，而下近初九阳刚处颐之世，乃就下不奉上、违背常理之象。以此而养，未见其福；以此而行，亦不获有与，故曰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颠，倒也；颐，养也；拂，违反也；经，义理也；丘，高也，应奉上也；征，行也。得此者，宜知所行如不顺乎义理，则凶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不得位，履不中正，以养上九，处颐之世，其自纳于上，是谄媚也。大违养上之义，诚凶也，行为若此，虽已十年，犹为人弃，故凶而无利也。十年勿用者，颐后第十一年益始值也。得此者，勿妄求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以阴居阴，履得其位；下应初九，以上养下，得颐之义也，虽颠倒亦吉也。虎视眈眈者，注视群下所需也；其欲逐逐者，群下求其继而施养也。能如此养贤福众，自无咎矣。得此者，宜尽养贤福众之道。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居尊位而无下应，不能尽养贤之义，反而求养于上九，有违常理；倘欲依此渡大

难，则不可；但如守正从上，居而不动，则吉而无害，因行则失类矣。得此者，宜守正固本。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阳处上，为颐之主，四阴均仰其养。倘待之以威严，使不敢为非则吉，能得众有民，即遇艰危亦不足惧，故曰利涉大川。得此者，可作有为之事。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大过卦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大过，颠也，失慎则致过也。四阳居中过盛，二阴在外，乃本末衰弱之象，然上悦下顺，泽灭木顶，而木可浮，势虽过大，但君子常怀拯难救民之志，往而不惧，必亨通矣。栋桡者，屋栋之本与末，皆衰弱也。言衰乱之世，始终皆弱；而大过之过者，言衰难之世，唯阳爻乃大，能过越常理以拯患难，故非经过之过也。得此者，有拯难救民大仁大德者，则往而亨通矣。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藉用白茅者，假藉白茅之用，以喻初六也。白茅，茅草于新春初生之苗，俗称茅针，香柔可生食，衰时可作引火之绒，根甜可作治病之药。孔子曰：“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言初六处大过之始，虽巽柔在下，无位无势，但上应九四，倘能如白茅之初生纯洁，时时小心谨慎承奉，必得重用而无咎也。得此者，宜戒慎自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杨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枯杨生梯者，已枯死之树，复又于根部长新枝也。九二以阳处阴，在大过之世，是能过其本而救其弱之象，故无往不利。犹如枯木之根生新枝仍可长大，老夫得到二八佳人为妻，同样可育后代子孙，此皆两极之过，又何不利。得此者，无不利矣。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夫年太老，而妻年太轻，其配不相称，故曰过以相与。但在大过之世无妨，因卦本过越常理，故为大过。

九三，栋桡，凶。 九三居大过之时，处下体之极，上近四阳本栋之象，奈以刚居刚，易折之材，且与上六应系心在一，性近刚愎，难与众阳一致，是孤立无辅，故凶也。得此者，失众矣。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九四为卦之上体，以阳处阴与初应，处大过之世，势能拯初，故栋隆吉。然所应之初六过于柔弱，难以弘阔，宜防有它鄙吝。栋隆者，犹屋栋之下基，必隆而不弱也。占得此者，宜自惕厉。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九五履尊位，以阳居阳而无应，是不能拯危之象，如同枯杨未折，仍可生花。然虽可生花于一时，却已不能长枝成树，但也无法言其是好是坏。又如老妇得一壮士为夫，既不相称又不能生育，徒贻人讥而已。占得此者，宜知无何成就可言。

《象》曰：枯杨生花，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上六处大过之极，过之甚也；欲

拯危难，而才弱不足以济，乃致成仁。犹如不能游泳而入深渊救人，遂遭灭顶之祸，故曰凶。然志在救难，于义何咎！占得此者，宜知杀身成仁之道。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坎卦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习，重习也，便习也；坎，陷险也，水也，万物所归也。习坎者，重围也，重重涉险也，亦谓使习险事而利行也。有孚维心者，刚正在内，是有孚也，阳不外发而在乎内，是心亨通也。行有尚者，内亨外阖，内刚外柔，以此行险，则有尚矣。占得此者，可行险立功。

《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习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水洊至者，水重叠再至也。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者，言君子治国，应常教人居安思危，习练行险陷阵之事。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以阴柔处坎底最下，上无应援，如陷地窖，凶之至也。得此者，宜自省思所为。

《象》曰：习坎入坎，其道凶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九二处重险之中，履不得位，故曰坎也。又上无应援，难以自出，故有险也。然刚而居中，得与初三相接而来附，当不致有害；但初六及六三皆柔弱，未足为大援，故曰求小得。得此者，可小成。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阴柔，处两坎之间履不得位，出无去处，居不得安，故曰来之坎坎，险且枕者，枕于枝不能安也，得此者，勿妄图也。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六四处重险，而近承九五，皆履得其位，然皆无应，亦不相犯，能各守分际，故曰终无咎。得此者，宜守本分。簋者，古人以竹木制成之方形容器，供祭祀时盛黍稷用；樽酒簋贰用缶者，是以酒与黍作祭品，又以瓦缶之器盛物，虽属微薄而简陋，且从窗口祀之，自不敢比之王公祭祀宗庙之丰盛，但能一片至诚，自守本分，不恃不求，神又何咎于我也。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先儒有谓樽酒簋贰者，刚柔两爻相交际时，以此俭约为礼。亦有谓以酒一簋二进献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不盈者，水在杯中未至盈满也；祗既平者，祗至杯口尚不能出也。言九五在坎中，虽居尊得位，但无爻应辅佐；然居中得位，虽未出险，亦可无咎，倘欲大有所为亦难矣。得此者，宜多勤奋自勉。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未能盈满而出，光大功业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系用徽纆者，以绳系犯人也；寘于丛棘者，置人于丛棘之中而囚禁之。上六以阴柔处险峭之极，不可升也，系犯严法峻整之威，所以被囚执于丛棘之中思过。由于险道未满，须历三岁始得释回，三岁不得者，坎后第三年屯之值也。屯，盈也。得此者，宜知为政之道，重诚信与化导，勿徒以严刑峻法为止乱之方。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离卦 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丽也，光照大地也；丽，附也。离以二阴附于四阳，有互惠互助之象，因离体以柔为主。柔则近于不正，稍有不慎，则失正矣，故利于行正而得亨通。牝牛，母牛也，性顺而不刚猛也；畜牝牛吉者，因离卦以阴柔居中，故处离之世，用人宜乎温文稳重而舍武猛。占得此者，能惕厉自正，则亨通矣。

《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初九以阳刚履离之初，志在上进；但恐不济，致踏错第一步，是以不得不慎其始，故曰履错然。处此之际，若能恭敬谨慎则可无咎，故曰敬之无咎。得此者，宜戒慎其始。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黄离，元吉。 黄，中色也；离，文明也。六二居中得位，处离文明之盛，故大吉也。得此者，君子之道可行矣。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日昃者，过午之日也，不久即将消失其光明；不鼓缶而歌者，言欲歌唱，而不鼓以乐器相伴奏，则如老人嗟叹声音，尚能安乐几时？因九三处下离之终，其明将灭。得此者，宜养志无为，要事不若委之于贤能。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处离之世，九三为始昏，而九四为始晓，其来如为突然而来。四近至尊，履非其位，却欲以刚盛前进，非自我焚死弃尸而何！得此者，宜勿求进。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阴柔居尊，履非其位，下刚而进不能制，故垂泪忧伤，徒嗟叹耳。但因得众同情支助，使四未能得逞，故终于无害，而得吉也。得此者，宜取众济。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言六五居离，为王公之位，乃得众助，故终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上九处离之极，丽道已成，为民除害，此其时矣。故出师征讨，得众支援，能斩获丑类而奏功，处离文明之极而施征伐，理属有咎。但为民除害，能刑而不滥，痛惩元恶，亦可谓无咎也，故曰无咎。得此者，宜知行必以义。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言为民除害，以正邦国，不得不行之于武力。

下 经

䷞咸卦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感也，交而有感也。咸，兑上而艮下，兑为少女，艮为少男，少女少男交往则感而有情，故曰取女吉。夫妇之道，在男专一，女守贞，各得其正，故曰利贞。得此者，宜知治事处人能互敬以正，则交感而通矣。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 初六为咸之始，如人体足之大拇趾，虽居最下，处咸之世，却为立志向外发展之开始。得此者，可向外发展，但勿忘咸感之道。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足肚也。体欲行而足肚先躁动，其性躁妄。六二上应九五，处咸之世，躁以相感则凶矣。然六二居中而不乘刚，且阴性本静，如能居而不动，顺其自然，则吉矣。得此者，勿躁动。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股，大腿也。足动则随之动，

不能自主之象，故志虽向外发展，然所为之事，任人差遣而已。吝，贱也。得此者，所求亦必如此耳。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憧憧者，意不定也；朋从尔思者，同类私党从其所思也。九四位于人体之臀，处上卦之始，应下卦之初，处咸之世，为二体始相交感，以阳居阴，失位不正，本属有悔；然得初应，倘能坚定意志，戒慎守正，则吉而无悔；反之，如随他人往来，累于朋类私党，则不能光大矣。得此者，戒慎守正。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两肩后之背肉也，在心之上，口之下也。进不能大感于人，退亦不为无志，只志在浅末，因九四已居体之中，为心神所感之位，而九五进在四上，故所感在脢，脢已过心，是以进不能大感，只是志在浅末而已，当亦无悔可言。得此者，亦如此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 辅，上颌也；辅颊舌者，司言语也。上六位于此，咸之极也。至此，咸之交感之道已末微，与人交往沟通，徒施巧言而无实，欲成难矣。得此者，慎之。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恒卦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久也。德之固，杂而不厌也。恒之体，雷动于上，风行于下，乃天地之道，雷厉风行、久而不衰之象，故恒道行有三：一，亨通也；二，无咎也；三，利正道也。因而利于终而复始之所往。得此者，宜勇于所往矣。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因得其恒久，故不易也。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深也。施之于仁义，当不厌深；施之于正，乃求物之情过深。苟以此为常，则是凶正害德，无施而利也。因初六处恒初，虽与四应，但四为震体刚阳，上不能下，又为二三所阻。已居阴为巽主，处初而不能上，是常为谷底之深矣。得此者，欲进则难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九二以阳居阴为失位，本当有悔；然处恒之中得久，自可消悔，故曰悔亡。悔亡者，无悔也。占得此者，可无悔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九三处三阳之中，居下体之上，欲从六五至尊，却为四所隔。处恒之世，既不得久安其所，又不能进从至尊而遂志，或有不慎，其羞辱至矣。长此以往，难免有违错，故曰贞吝也。得此者，守正而自立或可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不能恒久于正德之人，所往皆不见容。

九四，田无禽。 九四以阳居阴，不得位，处恒之世，不得位乃久非其位，徒劳无功之象，故曰田无禽。田无禽者，天天田猎而不能获禽也。得此者，求谋难成。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六五居尊，以柔而应二

刚，是用心专贞、从夫和唱之象。在妇人则吉，因妇德在永贞专一也；在夫子处此则凶，因夫子须能制断事宜，不应专于唱和也。得此者，宜知吉凶矣。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上六，振恒，凶。 振，动也。上六居恒之极，处震之终，动之极也。以振动为恒，故凶也。盖动之极，则失恒久之德。得此者，谋求无功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 遁卦 艮下乾上

遁，亨。小利贞。 遁，退也，隐而避之也。遁下二阴浸长，小人方用之象，君子之道难行。然遁之九五当位与二应，系能与时偕行而再起，非常久退也。故君子处此，宜暂避一时，则可亨通，故曰遁亨。因君子之道并未全灭，仍小有利于正道之行。故曰小利贞。得此者，宜审时度势而作进退。

《象》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天下有山，乃阴长也。君子处小人进长之时，力不能讨，故当遁避而严正自守，然亦不必与小人交恶。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遁之义，避内而之外。初六为遁最下，犹物之末尾部，其势甚危，故曰遁尾厉。处此之时，逊言危行皆不足用，唯有避而不往，则不受害，故曰勿用有攸往。得此者，宜勿往也。

《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黄，中色也；牛，驯物也；革，牛皮也。六二处中，得位为遁之主，物皆弃己而遁，己居内为主，当守其位，故唯有执乎中和厚顺之道，方可固而安之，如此则他人自不能胜己也。得此者，宜固守己志。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九三虽居内卦上爻，但近乘二以阳附阴，处遁之世，意有所连系，故有危厉而不可成大事。但可畜养臣妾之小人耳。得此者，宜知己处于小人群中，须时自戒之。

《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九四处外，而内应初六；乾体刚健好遁，不受他人之累，能当退则退，故曰君子吉。小人常存系恋之念，不能断然而误事，故曰小人否。得此者，宜知去就以时之道。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九五，嘉遁，贞吉。 九五得位居尊，反制于内，使小人皆应命，而率正其志。诚遁之美也，得正之吉也。得此者，事济矣。

《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遁，无不利。 肥者，宽裕自得之谓也。上九以阳刚处外卦之极，无应于内，一切超然无所顾虑，身心莫不宽裕自如，故曰无不利。得此者，利矣。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壮卦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 大壮，退而又进，大而壮也。四阳盛大，小道将

灭，是利正道之行也。故曰利贞。得此者，欲行正道，则利之。

《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初九为壮之起始，不能莽壮；如同人之足趾，倘提足即猛踢坚物，其受害必矣，故曰征凶。有孚者，深信其害必然也。得此者，勿勇进也。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九二，贞吉。 九二以阳处阴，居大壮之世，不得位乃履谦道，行不违礼，且居中而健，故得正吉。得此者，宜谦而正也。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九三处健之极，以阳处阳，是大用其壮也。小人处此而用是为之壮，而君子用此壮而不谦之道，则危而失正矣。比如羊以角猛触藩篱，能久而不损其角乎？得此者，宜多行谦道。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九四居外卦之初，以阳刚而进，将有忧虞；但以阳处阴，是行不违谦，不失于壮，故能贞吉而无悔也。九三系以壮健不谦，致损其角；今九四系以阳处阴，谦而上行，则藩可决而不损其角，故曰藩决不羸。比如大车前进时，其勾心缚木甚壮，当不虞脱，故曰壮于大舆之輹。得此者，可守正而往也。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羊，壮也；易，平时也。六五在大壮之世，以阴处阳，理难免咎；况又以柔乘刚，违谦越礼，当丧其羊。然

六五居中，虽不能壮而触藩与诸阳抗，但若于平时即委身任二，则可免被群刚集力所害，不受害则无悔，故曰丧羊于易，无悔。得此者，宜知取阻力为助力之道。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上六处大壮之极，下应三刚，欲避不得，欲进已无路，志在持疑不决。处此既不能退避、又不能前进遂志之际，当无利可言。然大壮虽处刚长，但刚不害正，只要己能固志守正，居安虑危亦必吉矣。得此者，宜戒慎守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不详者，不能明悉进退之后果，以致犹豫不决；但如艰固守正，则错失之机不增而减，自亦吉矣。

䷢ 晋卦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进也，升长也。康侯者因功获升进之良臣也。国主嘉美良臣谦驯有功，乃赐以车马及众多宝物，并于一日之内接见三次。以示宠信。得此者，获升进也。

《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 离火在上，照耀于地，使大地光明无私暗。

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地在下柔，进而上行，顺而有功，故得赏赐，并于一日之内获三度召见。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摧，挫败也；裕，宽弘其德也。初六处顺之始，应离明之初，明顺之德，于此将隆，进则之

明，退则居顺，进之与退，能不失其正则吉；但处顺之始，倘猛进则遭挫败。故曰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者，言处晋之初，尚未著功业，未致人皆信服之境，应宽裕正德使功业弘广，人服其贤，则无咎矣。得此者，宜持正立功。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未履位，是未锡命时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介者，大也；母者处内而成坤德者也。六二居中得位，奈无上应，使德不能昭，故忧愁于心。然履顺中正，决不因无应于上而舍修德；六五虽阍，若己能守正致诚，终必获五信任而得大福。得此者，能诚正修身必有福矣。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众允，悔亡。 六三非中，而不得位，故必不满；但初六与二愿与己同进，皆信其诚正，致己不满之情绪消失，故曰众允悔亡。得此者，宜以德服人。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九四上承于五，下据三阴，履非中正，是志无所据；以此欲进，危也。如同鼫鼠到处偷食水果，害农。此言九四不当位也。得此者，宜守正，勿妄图也。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非阳刚而居尊位，本不当也；但处离明之中，是善用人才、分层负责之象，能消其不当位之悔，故曰悔亡。因能委任得人，所以自己不必作失得之忧愁，故曰失得勿恤。能如此明德用人，自当所往皆吉而利，故曰往吉无不利。得此者，宜善任人。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居尊位能委任得人，不唯无

忧，且有庆喜之事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上九刚进之极，已过离之中，是明将灭焉；势已至角兴，尚欲前进，实太过也。但处此邑皆不服化导之际，欲求统一安定，不得不施以攻伐，伐虽下策，能使危而得救，亦吉也，故曰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事能获吉则为无咎，故曰无咎。惜乎以攻伐代替化导，乃正道政治之贱也，故曰贞吝。得此者，宜知非不得已，勿用攻伐。盖攻伐之道，非长久之计也，且易招祸患。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以攻伐求统一，非道之光也。

䷔明夷卦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 夷，伤也，诛也。离火在坤之下，虽得位中正，惜乎五为阖主，是上昏下明之象，亦明者将遭伤害也。倘能不现显明智才德，内怀文明而外示柔顺，持德守正，戒慎惕厉，艰辛志行，则可免害，故曰利艰贞。得此者，宜戒慎之。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用晦而明者，藏明于内心，以避患难。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之主在上六，为最暗也；初爻为最远于难，欲避上六之难，唯有飞跑他处而匿形，故曰于飞。又恐被人知之，乃悄然行走，如鸟垂翼而飞一般，故曰垂其翼。君子避祸尚义，志急于行，深恐被人怀疑讲话而难逃，在途中行走三日，未敢稍停而求食，以期便于安抵目的地，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三日不食者，明夷后

第三日艮也。即此卦当岁亦当日也。得此者，宜知避祸须速也。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六二以柔居中得位，处明夷之世，受伤不大，如同伤及下肢上部部分而已。虽不能马壮而行，但因柔顺守正，亦不见疑惮，自可徐徐自救而致壮行，故曰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得此者，宜知守正勿刚，可以避祸。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三居下体之上，处文明之极，与上六阖主相应，是有向明除恶之象，由于已为阳刚文明之极，仍未能使各向化，不得不施行征伐，除去首恶，故曰明夷于南狩。南，离也，九三也，三得六应，得以巡狩至南方，而发扬离明之德以除恶。得其大首者获首恶暗主也；不可疾贞者，对附从之众宜化导以渐，不可操之过急或正之以法，致损离明之德。得此者，宜知治乱之道不在速成。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四为坤初，始进于暗，以柔顺进；虽近未危，且履得其位，随时可以远避其难。入于左腹者，已近明夷腹心之地，获明夷之心，未被疑也；于出门庭者，因未被疑，可以进出自如，远避其难。得此者，宜戒慎以事。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近入明夷腹心，能以柔顺不忤进，故获满意于目前。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六五最近于晦，险之甚矣。处此境地，倘能正而无畏，则明而不息，永照人寰。如箕子虽近殷纣，仍不失正，故曰利贞。得此者，宜以守正自勉。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上六处明夷之极，为至闇之主，故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者，上六下应九三，本可以离之光明，恩照大地，奈坤处上卦之极，柔暗伤明，至遭诛灭入地。得此者，危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家人卦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 《序卦》曰：“伤于外必反家。”故家人者，正其内也，使各自修身而齐家也。女主乎内，女能正而负责，则家道隆矣；家隆而正，则男可安心治外，故曰利女贞。得此者，宜知家齐而后国治之道。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闲有家，悔亡。 治安之道，初始之时即宜严正，而治国之要，首在人人守法。初九以阳刚开始，能防制不良，使无悔吝之事发生，故曰悔亡。得此者，宜知凡事预则立之道。闲，防制也。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六二居中得位，以柔顺应阳刚，尽妇人之正，义无必遂之他求，职在家中供馈食、祭祀、治家而已，故曰贞吉。得此者，宜守本分，尽忠职守。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嗃，严酷也；嘻

嘻，嬉笑也。九三阳刚，处下体之极，为一家之长，以严厉治家，纵有抱怨，亦家之吉。倘持之宽纵，使妇人子女嬉笑终日，久之则失去家节，进而贻害社会。得此者，宜知齐家之道在不放纵。而治国治事在执法公允，勿好行小惠。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以阴居阴得位，柔巽承五，能治家致富，故曰大吉。且阳刚行义，而阴好利，四能以柔承刚，负责尽职自属大吉。得此者，吉矣。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处尊得位，而体巽接物，王能行此至道而有国家，无忧可言，故曰勿恤，吉。假，至也；恤，忧也。得此者，吉矣。尤应深知善于接物对治家治国之重要。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上九以阳刚居家人之终，处家道之成，能严以律己，诚敬待人，使人皆信服，故终吉也。得此者，宜知能诚敬待人，则人亦以诚敬报己之道。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睽睽卦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 睽，外也，乖异也。物情乖异，不可大事。《序卦传》曰：内穷则乖。以卦象言，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志不同归。以卦名言，离为火，兑为泽，火在泽上，其光明之德照施非广，故曰小事吉。得此者，宜知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之调适；能如此，则万事万物之治道得矣。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处睽之初，居下体之下，与上无应而独立，本悔也；但四亦阳刚，与己志同，当不致使已有悔，故曰悔亡。因时方睽离，触目皆乖阻，其失马必无处可逃，不寻即自回，故曰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者，因初与四虽分居内外之始，但不相应，而已在穷下，无为已援，更无权与恶人争，因此恶人亦不必害己，故曰见恶人无咎。得者此，宜勿追逐也。

《象》曰：见恶人，以避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与五虽阴阳相应，然皆非得位。九二处睽失位，将无所安；但五亦不当位，已成物以类聚之象，故可于巷相遇。于巷者，甚近也。得此者，所谋可成。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六三以阴居阳，履不当位，居于二四两阳之间，志在上进，立意不回；但二与己乖，而已又不能与四合，其受困之势，如同欲用车而车被人曳走，欲前进而牛又被人牵失。处睽之世，值此等于额被剝、鼻被劓之艰危，但终得上九阳刚之助而脱危。得此者，能守正可得助也。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睽孤者，孤立无与人相应，且不得位；元夫者，初九阳刚也；遇元夫者，四与初九虽不能相应，但均为阳刚其志略同，彼此信无相害，是虽有孤立之危厉，但亦无咎，故曰厉无咎。得此者，可无咎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以阴居阳，履不当位，理应有悔，但得二与己应，可以无悔，故曰悔亡。厥宗者，九二也；噬肤者，口咬皮肤也。六三虽阻二，但对九二之伤害，只是咬皮肤而已，何能使二不与己应，故曰往何咎。得此者，应往矣。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处睽之极，是睽道未通，故曰睽孤。上九居火极，而六三居泽极，乃睽之至也。物极必反，睽久则合。上九以刚处明之极，乃精明之至也，明者见豕游行途中当厌其污。人之精明过度时，凝视易成幻觉。比如见车上所载皆是鬼，遂张弧欲射，待转睛揉目视之，自知为幻觉，乃不复疑而松其弓。九四剥三，使三不能与上应，本为匪寇也；然三立志不回，使四不能为寇，致睽志得通，三与上九遂可相亲如婚，此睽久则通之道。遇雨吉者，阴阳交和，群疑释也。得此者，宜往矣。尤应知治人治事、穷通违合之道及仁厚勿疑之德。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 蹇卦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难也，有险在，前畏而不进，故为之蹇。利西南者，坤为地，位在西南，地平易行也。不利东北者，艮位为山，居东北，此乃崎岖不平、难往之路也。往则有险故曰不利东北。九五刚健，居尊中正得位，能见之则得济。能济众难者，必是有大德大位之大人，故曰利见大人。然必守正修德，始可获济，因为大人者，不助邪道，故曰贞吉。得此者，宜守正而往。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 “知”当“智”。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来誉。 初六处蹇之始，居艮之初，为宜止勿往之象，往则遇险，能知难而不往，则无损害，故曰往蹇来誉。得此者，宜修德待时。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处难之时，上应九五，得位居中，不畏艰险以赴君难，故曰王臣蹇蹇。已在险中又赴君难，其所义无反顾者，志匡国家也，故曰匪躬之故。匪躬者，非为私事也。得此者，当恭忠尽职，事或不济，亦无过尤。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九三，往蹇来反。 九三与坎界，进则入险境，故曰往蹇；来则恃二阴为艮主，可安位无事，故曰来反。得此者，宜勿求进。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六四，往蹇来连。 六四为外卦坎初，下连九三艮主，三不前进相济，上承九五蹇主，往来皆难，故曰往蹇来连。然六四得位履正，乃数之所致，非因邪妄所招。得此者，宜戒慎安处。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 九五处蹇之世，独居难中，难之最大也。然刚健得位，履正居中，志不改节，终得众济，故曰大蹇朋来。得此者，获众济矣。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上六处蹇极，不能再往，往则难之又难也；来则为已获众，济之刚健大蹇，依之则可建立大功，故曰往蹇来硕。硕，大也；有功则吉，故曰吉。利见大人者，得九五之刚健为依也。得此者，可立功也。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解卦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缓也，缓其进也，舒缓其难也。利西南者，坤位也；坤，众也，地也。如有难，须解则在西南，因地平易而有众可济。无所往者，言如无险难则不必前往而扰众。其来复吉者，既无难须解，则宜静处。有攸往夙吉者，言假如有难发生，须解则宜早往。夙，早也。得此者，宜如此也。

《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义大矣哉！ 甲坼者，花叶开解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初六，无咎。 初六处蹇难始解之初，在刚柔始散之际，虽以柔弱处无位之地，但得上应，故曰无咎。得此者，当无咎也。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狐，机警狡猾隐伏之物；获狐者，获知险情也；能知险情，则可避而解难。九二获知六三险情以奉上，使三无法为恶，故曰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者，二以刚健居中，上应六五，以刚事柔，行谦尽忠，获五信任，得建解难之功。而全其刚阳之正直。得此者，吉矣。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六三处非其位，履非其正，下乘九二之刚，上附九四，以柔邪论谄媚，而招致寇祸，虽幸免于难，亦丑而贱也。实为君子耻之，故曰贞吝。得此者，慎勿妄求。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九四，解而拇，明至斯孚。 九四虽得初六之应，但皆不得位。四近于三，被三所附成为足之拇支，至累赘难行，使不能为初六应；倘能解去三之媚附，则可获众信任，故曰解而拇，明至斯孚。得此者，宜去奸小。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居尊履中，而应九二之刚，具谦逊君子之德；处解之世，当可解其险难，能解险难自吉矣。有孚于小人者，六五获九二之应，得解去险难，使群小信服，不敢再为非也。得此者，宜近君子远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公者，位高之臣也；隼者，贪残之鸟也，喻奸人也；墉，高墙也。喻奸三之罪恶，高居于墙头之上，已为众所共睹，无法遁形，乃被公射捕，故曰获之无不利。得此者，可建功矣。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 损卦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损，德之修也。先难后易，盛之始也。艮阳在上，兑悦在下，以阴顺阳，上行之道，亦即

损下而益上；损下益上者，乃自损减以奉上也。然自减奉上，在于诚信而不在丰，故曰有孚元吉。盖下奉上，在以诚敬而不以谄，则人皆信服其正，自然无咎可言。换言之，倘欲剥民奉君，以谄谀得逞，则必有咎，而不利往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簋，古人盛黍稷、供祭祀之用具，能明乎奉上之道，在诚而不在丰，则二簋之约亦可尽礼矣。得此者，宜知自损之道。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 二簋之俭约须合时宜，倘施之于一切，则有时成刻薄矣。

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下不敢刚，贵于上行，此损刚益柔也。但刚为德长，不可常减，故曰损刚益柔有时。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损既为灾，人能适时惩戒，息止忿恨与私欲，岂非君子乎？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损之道，损下益上也。处损之始，上有四应，如事理毕，宜速前往，故曰已事遄往无咎。但不得辍事而往，故曰酌损之。得此者，宜知职事不可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职事理完，立即前往，既不荒事又能赴命，正合上级之意，故曰尚合志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九二处损之时，上应六五，又不得位，已损刚矣；然刚不可全削，故宜守正勿往，以长刚阳之德。倘妄进则凶，故曰利贞，征凶。能居中守正勿往，则无损而益志也，故曰弗损益之。得此者，宜居而守正待时。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六三处下体之

极，得与上九应，损道是上行，倘与四五二阴同进，将为上九所疑，被疑则已失其应，故曰三人行则损一人；如不与四五二阴为朋偕行，而独自上承，则得上九信任，为应与友，故曰一人行则得其友。得此者，宜专一。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履得其位，得与初九应，损道上行，初九久思与己见，倘速接纳必有喜，有喜则无咎矣。反之，倘迟不相晤，将生忧疑。得此者，宜速纳之。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损道上行，六五谦柔居尊，受各阶层拥戴而登大宝，众望所归，已不能违。故曰或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十朋者，各阶层、各团体也。龟者，财货也，灵物也。唐孔颖达云：“马郑皆按《尔雅》云：‘十朋之龟者，一曰神龟；二曰灵龟；三曰摄龟；四曰宝龟；五曰文龟；六曰筮龟；七曰山龟；八曰泽龟；九曰水龟；十曰火龟。’”总言之，获各方支助也。得此者，大吉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处损之极，无上可奉，乃反而益下，使众受惠，则得众矣。如此则必无咎。然必行之以正，始吉，倘施小惠，则非也。故曰弗损益之，无咎，贞吉。能广于益下，则利所往亦利来归，如此则得有国无家之贞臣，故曰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得此者，可展志矣。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 益卦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德裕也；损上而益下，下既富

有而上更益之，则上下皆益矣。圣人以利物无己为职志也。如此则无往不利也。能益物，则物皆为己用，尚何险难不可以渡？得此者，宜知利众，则可得众之益道耳。

《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木道乃行者，言能损上益下，利众得众，则如木在水上，久而不溺也。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处益之始，体刚获应，受上益也。值此兴作之时，宜乎以己之才能，建立大功，则大吉无咎；反之，倘欲无功受禄，则有咎矣。得此者，宜以立功为先。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不厚事者，在下不可无功而享厚禄厚位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居中得位，处内上应九五，益自外来，不召自致，亦损之六五，得朋龟献策，弗克违拒，但二非五，位不当尊，故须永持正德方吉。然得此非分之益，应享祀上天，施阳德于天下，故曰王用享于帝吉。得此者，宜戒慎守正而远非分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不中正，履非其位，处下卦之上，以阴居阳，壮之甚也。其壮用之救危则可。故曰用凶事无咎。若能无私，志在救危，必获众信，而不失中行，故曰有孚中行。以救危之志与功，执圭以告于公，公必任之，故曰告公用圭。得此者，宜知凡事须无私，尤须获众信任。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以己之壮，用救凶危，则可固有其功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居益之时，处巽之始，在上而应下，虽不居中，但体柔当位，卑不穹下，高不处亢，故曰中行。以中行之德将事告于公，公必从请，故曰告公从。能以此道依人而迁其国，人亦无不纳之。言苟能以中行之德，将事诚告于公，虽知迁都之大事，公亦从之。得此者，宜持中行之德。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得位履尊，为益之主，正益下之时也。上惠下，莫大于尽诚信之心，故曰有孚惠心。在上能施以惠下之诚心，不待问而知为大吉。在上以诚信之心惠于下，其下自亦报上以德，故曰有孚惠我德。得此者，宜知待人以诚信。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 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处益之极，过盈也。上九以刚居益之极，心难恒久也。求益无厌，则怨者非一；倘不益之，则怨恨之，故曰莫益之或击之。凡事须持之以恒，施益于下，须有恒心，不能持之以恒则凶，故曰立心勿恒，凶。得此者，宜以诚信惠下及持之以恒。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 此有求而彼未能全应，故有偏辞也。

或击之，自外来也。 怨者非一，不待召而致，故曰自外来也。

䷗ 夬卦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决断也，以刚决柔也，阳长至五，以五阳共决一阴也。扬于王庭者，君子于百官所处之王庭决小人，用示公正而无私。孚号有厉者，行决之法，先施号令公布，使邪恶者知危而畏。告自邑者，以刚制之断令，行示于全邑，以正各其罪也。不利即戎者，言刚克不可常行，因专施威猛必为物所疾，致不利用师，盖师克在和，非徒尚力也。然行决之道，虽不利用师，但刚德如不长，则柔邪不消。值此之时，不得不行决道，故曰利有攸往。得此者，宜知决道不可行之长久也。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穹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者，言君子行决道，多威惠兼施。于施惠之时，复须明其禁令之旨，始合决而能和、健而能说之道。忌，禁令之谓也。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处决之始，居健之初，四不与应，宜慎行其事；倘不明辨何物，即徒壮足趾猛踢，则必不胜且咎，故曰往不胜为咎。得此者，宜度势也。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居健履中，以斯决事，必能审时度势；纵有惕惧号呼之语日夜纷至，亦必能不疑不惑以待。人能若此，尚何可忧？故曰勿恤。得此者，宜多戒慎。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颧骨上也，即上六也。九三处夬之世，独应上六，系助小人，故曰有凶。若能弃私不受其应而决断之，则阳德不损，故曰君子夬夬。反之，如殊于众阳而独应小人，则如独行遇雨，濡湿全身，只有自怨失误

而无怪他人矣。得此者，切勿为小人所误。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臀无肤者，居不能坐，行又不能进也；羊者，抵狠难移之物，指夬之主九五也。四为阳刚，欲进，虽处不当位，若能牵附于五，则可无悔；倘刚亢不能纳言，自任所处而一意孤行，则凶矣。得此者，宜多纳言，勿刚亢自任。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听而不能明辨于行，岂非闻言不信乎？故曰聪不明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陆，马齿菜也；梗叶含水皆多，易折而不畏日，喻上六也。五为夬之主，以阳刚决上六小人，虽克之，亦非光荣，盖以尊敌卑，失身份也。但处中得位而行，是以免咎，故曰中行无咎。得此者，处断宜惜身份。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 上六，小人处夬之极，不可再长也。值此君子道长之时，岂容小人在上，任彼百般号咷，亦难免凶。得此者，如为守正之君子，或可免之。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 姤卦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遇也，柔遇刚也。一女遇五男，可谓壮之甚也，故曰女壮。女以体婉贞顺为吉。今女淫壮若此，娶之必伤阳，故诫曰勿用取。换言之，若刚遇中正之柔，而阴非处初，则成天地之道矣。得此者，宜重阴德。

《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

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金柅者，金属止车棒也，喻九四也；羸豕者，弱母猪也；蹢躅者，行不进也。初六处遇之始，以一柔承五刚，近轻浮也；倘专一于九四之应，则吉，故曰贞吉。若欲动而前进，则凶矣，故曰有攸往见凶。但势不能止，故似母猪欲行又不能进，乃淫躁不安也，故曰羸豕孚蹢躅。得此者，宜知专一而事之道。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言初六阴柔，应系牵于九四，专一而事。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包，通庖；鱼，初六也，因以阴处最底下，故曰鱼。初六欲上应九四而不能，乃权充九二之庖厨，故曰九二包有鱼。以九二言，虽属无咎，但享他人之物，于义不可，故曰不利宾。占得此者，宜知非分不可思为。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三处下体之极，下隔九二，不与初六遇，欲承上又无与应，犹如臀之皮肤被破坏，欲进不得，欲坐不能，故曰臀无肤，其行次且。九三处遇之世，上下不成，本属危厉之象，然三得位为内卦之主，并非妄处，只是不遇时而已，其危并非已招，故曰无大咎也。得此者，宜待时勿妄动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未能系于上九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 起，动也。九四以阳居阴，不得位，初六之鱼本与己应，奈为九二所据，现已不与己应，己如动而求之则凶矣。故曰包无鱼，起凶。得此者，宜知己失应矣。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阴为阳之民，初六已被二所据，

与己远离，故曰远民。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柳树也；以杞包瓜者，包瓜系于柳树下而不得食。言九五阳刚中正又履得其位，却不获下应。处此之际，若能含晦章美，不滞于怀而静以制之，或可以回造化。诸多世事志难改命，唯求布德施仁而不倾陨亦可也。得此者，宜不计成败而布德施仁。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已进于极，无复有遇，只能遇角而已，遇角等于无遇。处此境地，只有自恨鄙吝，但无凶咎可言，因无遇则不与人争；不与人争，何害之有？故曰无咎。得此者，毋多求也。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萃卦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物聚归己、招民纳众之象。物能来集，则通达无阻，故曰萃亨。众聚来集则国可保，国无虞则宗庙社稷得祀主矣。故曰王假有庙。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之圣人也。众集往从大人，则圣道弘；圣道弘，则利于正人治事，故曰利见大人亨，利贞。国有大庆当以大牲祭告天地宗庙，故曰用大牲吉。处此物聚神佑之盛世，何往而不利？故曰利有攸往。得此者，已获众矣，但勿忘戒备。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与四应，本正配也。奈见三承四，竟疑与四染，故曰有孚不终。既然对四失去信心，则情意迷乱，聚不以礼，故曰乃乱乃萃，若号。若能不介于怀，信四不疑，谦退不与人争，一笑置之，则不致有此忧烦，故曰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者，宜往与四应也。得此者，宜勿乱志。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禴，薄祭也。六二居萃聚之时，处坤之中，体柔当位，独正不与众伍；然二五虽属相应，但中间有隔，必得牵引始吉。由于二五相应，以诚，终于无咎，故曰引吉无咎。人与人相处端赖诚信，祭祀亦然；能诚心祀，虽薄亦可，故曰孚乃利用禴。得此者，宜以诚信处人。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阴柔不中正，既不得位，又无上应，欲近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患所以生；欲与六合，而上六亦阴而不应，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但因上六亦阴而同类，乃可上往，故曰往无咎。三六皆阴，虽不能配，却可为朋友；然二阴同处，总不若一阴一阳相配之妥，故曰小吝。占得此者，宜知所求难如理想。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以阳居阴，履非其位，下据三阴，虽得其所据，却失其所处，处聚之时，不正而据，是为凶也。若能建立大功，则可大吉而无咎。得此者，宜立功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九五处聚之时，为最得盛位，理属无咎；但因九四据下三阴，使己德化不行于众，致威

信不孚于物。外此境地，只有持正自守，等众心向归时，则事济而无悔咎可言矣。得此者，宜布德施仁，并防权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上六，处聚之时，居于上极，无复再聚；且内无应援，危之甚也。值此孤立危险之境，难免嗟叹，而泪水鼻涕滂沱大出，故曰赍咨涕洟。然势虽若此，倘能知危自审，或可为众所谅，不予加害，故曰无咎。占得此者，宜自戒慎。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升卦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昇也，登上之义，不来也。九二刚，得六五之应，乃得大通，故曰升元亨。然九二阳爻虽得五应，但未得当位，难免有忧；现获五之信任，授权行事，当不必有忧矣，故曰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者，南，离位也，丽明之方，进入光明之所，其志得行，自当吉也。得此者，吉也。

《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木生于地，由微小而致高大，君子积德建功亦莫不然。

初六，允升，大吉。 允，当也；巽之三爻，皆为升也。初六虽难与上应，但处升世，得与九二九三两阳合志升进，故大吉也。得此者，可升进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与六五应，获五信任，得尽刚

正之德；以阳居阴，进不求宠，闲邪存诚，志在大业。用心若此，即以省约荐于神明上天，上天亦不咎其薄也。故曰孚乃利用禴，无咎。得此者，可建大业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虚邑。 九三阳刚上升，得上六坤体之应；当九三升进时，如入无人之境之易，故曰升虚邑。得此者，事济矣。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阴居阴，履得其位，处升之际，下有二阳皆来上升，是可纳而不可拒之势。如同文王在岐山之会，故曰王用亨于岐山。处众来归之时，能顺物之情纳之，则吉而无咎，故曰吉无咎。得此者，已获众矣。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六五，贞吉，升阶。 以柔居尊位，能纳九二，信任授权，不自专主，使九二得以阳刚之德，负责尽职，故曰贞吉。由于善用人才，保其尊位而践祚，故曰升阶。得此者，宜知用才授权之道。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上六以阴居升之极，倘欲再升，则属昏冥之进也；如能洁身守正，自强不息，施于为政，戒慎尽职则可也。得此者，宜惕厉尽职。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势致此时已难保久，恐消衰将至，故曰消不富也。

䷮困卦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穷而通，德之辨

也,相遇也。小人遇穷困则变,乃穷斯滥矣。君子处困,能不改其操,不失自通之道,故曰困亨。能处困不改其操者,必为履正体大之人,是以终必得济免困,然后吉而无咎,故曰贞大人吉,无咎。夫处困求富之道,在于正德修身;若不能正心尚德,而欲以巧言美词幸达,反为人所不信任,故曰有言不信。得此者,宜知处困之时,能正德修身者终必通达。

《彖》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在泽下,无水之势也。万物无水则枯竭,故曰困也。为君子者,志在行德正身;倘被困不能守正,虽丧身亦所不计,故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初六处困之时,以阴柔居穷谷最底,是不获安居也。犹如以臀着地,坐在株木之下地上,盼人济之。人若处此困境而不获济,岂不等于遁隐深山幽谷乎?故曰臀于株木,入于幽谷。然初六并非困之绝地。只是时间而已,待逾三年后,始可获济,与人见面。故曰三岁不覿。覿者,见也。三岁者,困后第三年,既济当值也。得此者,宜修身待时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处用亨祀。征凶,无咎。 九二以阳居阴,尚谦也。处困之时,得物信也,处乱世居禄位,上不得应,是受制于小人之象;但因中和得人,且盛德有功,即将获赐大夫之服,祀慰祖先,故曰朱紱方来,利用亨祀。然受制于人又不得正应,势宜居中修德,勿出征伐,故曰征凶。处此境地,只要能修德行,不轻出征伐,则可平安无失,故曰无咎。得此者,宜知谦和修德是苟全于乱世不二法门。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石，坚物也；言己虽近四，但四阳却纳初六，而坚不受己，故曰困于石。蒺藜者，多刺之草也；处于蒺藜者，言九二阳刚，又不容己践履，形成上下不得之势；既然上下不得，又无爻应，欲得脱困，岂不如入宫竟不见其妻之凶乎？得此者，宜知处境之危也。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来徐徐者，疑惧不敢速行也。金车者，九二以阳刚载物于途，阻己往应初六，致威令不能行，志不得遂，故曰困于金车。己与初六相应，却不能有济于初六，故曰吝。然己以阳刚居阴，虽不当位，但能行谦，物愿与己，终必得济，故曰有终。得此者，宜持志待时。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九五，臲卼，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臲卼者，伤痛不安也。九五处虽当位，但无爻应，处困之世为困主，是未遂所愿也。困于赤绂者，言虽着诸侯之服，然仍受制于人，未能大展其志，但因中和正德，谨言慎行，顺应时变，终得遂志而心悦，故曰乃徐有说。功成志遂，自当告慰于宗庙社稷，故曰利用祭祀。得此者，宜修德待时。

《象》曰：臲卼，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藟，引蔓缠绕之草也；臲卼，不安之状也；悔，反悔而改也。上六困之极而乘刚，下无与应，行则被缠，居不能安。然物穷则变，困极思通，起谋济之，故曰动悔。人能反悔，则必有改善之策，有善策则出征吉矣，故曰征吉。得此者，宜改订可行之策。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井卦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 井，德之地也，通也，亦穿地取水之物名，在卦为辩义也。改邑不改井者，谓城邑可迁移，而井却仍在画地自守，不因人事而转变也。

无丧无得，往来井井。 井之为德，恒久不变，被人引汲，未曾言损，终日注泉，未曾言溢。供人洁净，未因往来之人不同，而改饮洗之常性。故曰无丧无得，往来井井。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汔，几近也；繙，汲取井水系桶之绳也；羸，桶水未汲至井口被钩覆也；瓶，汲水桶也。在水桶尚未提至井口时，即以钩勾之而致翻覆，其凶实与未汲及无井相同，故曰羸其瓶，凶。其义在喻人修德守正，须持之有恒，不可有始无终。得此者，宜贯彻始终。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 巽为木，坎为水，巽居坎下，是木入水，木制水桶；桶取水出井外，是木入水下而又出于水上，此井之象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 二五皆阳刚居中，故能恒久不变似井。人能修德持久，则利益无穷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君子以德养民，而民亦必报之以德，此井之义也。故曰君子以劳民劝相。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初六处于井底，上无应爻援取，故井内皆沉滞污物，不唯人皆不汲食其水，连禽鸟亦弃此而不舍停。此言人若不恒其德，必为物所弃。得此者，修德施仁宜恒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井之为德，自下汲上，而谷水则自上而下泻。鲋，鱼也，指初六也。瓮敝漏者，瓮破水漏无可也。今九二上无其应，反而下比于初六，养鱼于井底，已失井德自下汲上之道，致众不与己也。如同瓮中之水因瓮破皆漏失也。占者得此，已失众矣。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者，井中之水保持清洁良好，却未为人食用，故心怀凄恻而不忍，言人修德洁身，怀才不遇，心难忍受也。九三处下卦之上，得位而应于上六，是得井之义，可汲用之。但在下体，其功尚未为人见，若遇贤明之主，必可嘉其德行而钦其用，故曰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占者得此，时将济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甃，修治井也。以柔居阴，虽得位而无应，故阴柔不成泉，难以给上，但可治好井之坏处。犹人处此之时，虽未获上任用，但可修德补过以备未来，故曰井甃无咎。占者得此，宜修德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洁也，洁而正也。九五居中得位，体刚不挠，为井之主，不饮污秽，必须井洁而泉静始食。此言刚正之主，任人必是行洁才高而后始用。占者得此，宜知用人以才以德始得众助。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成功也；勿幕，不掩覆井口，与众共用也；有孚者，获众信任，皆归之。上六处井之极，系水已出井

供用，乃功成之义也。井成不掩覆，与众共享，乃言功成不居，获众信任来归，故大吉也。得此者，宜知能济众，则众亦济我之井德。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之上六，能获大吉之象者，因居井之最上，乃井功大成之位也。

䷰革卦 离下兑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革，变也，去故也，革旧布新也。革之体，火下而水上，火燃而水干息，水沸而溢，则水下之火灭，故相争相息也。兑为少女，离为中女，二女同居，少女居于中女之上，志不投也，相争则变生也。然任何体制之变革，在民已习以为常之事，总有不能适应或难理解之情，故必须加以化导及假以时日行之，方可信任新制之便，故曰巳日乃孚。新制倘能为民便利，则可畅施无阻而大通，故曰元亨。其所去旧布新之新制，如变得正当而利民，则无悔吝可议，故曰利贞悔亡。得此者，宜知所欲变革之新制，须为民众能接受所期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巩，固守也；黄，中道也；牛之革，坚而不变之牛皮也。初九在革之始，革道尚未成，宜固守现势，勿作变革事，故曰巩用黄牛之革。得此者，宜知变革之时机尚未至。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居中得位，为文明主，

上得九五之应，改革之势已近，但已阴柔，可顺从而不宜自行变改，俟往而见纳则可为之，故曰已日乃革之。因往获信任，授权从事改革，故曰征吉无咎。得此者，宜顺命而为。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阴刚居火极，火性炎上，处革之时，欲征之使革，非革道也，实正之危。因外卦三爻皆悦顺水性而在火上，均从革也。夫征者系对不从之人，现外卦三爻皆诚心从革，当不宜加之兵刃，故曰征凶。得此者，宜知兵凶器也，不能错用。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外卦三爻皆诚而从革，何用加兵？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处上卦之始，是可变也。虽不得初九应，但值水火相比之际，居可变之始，其欲改制之志，必获众信而从之。故无悔而吉。得此者，宜作有计划之改革。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九五以阳刚中正为革之主，正是顺天应人、革旧布新、创制立法大有为之时，故曰大人虎变。虎变者，断然改制，使一切措施皆焕然一新，为全民信从也。由于德泽早施，不待占卜已知其一切作为必为众所信服，故曰未占有孚。得此者，获众矣。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上六处革之终，一切变道已成；君子处此，只须奉法弘业，化导众民，使其守法自律，社会安定，则小人必将革面洗心，作新政之新民，故曰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豹次于虎也。豹变者，不必如九五大力改制之虎变也。此时

利于文治，不宜以武威扰民，而为政者尤应正德以临民，故曰征凶，居贞吉。得此者，当如此也。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鼎卦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 鼎，布新猷也。《杂卦传》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当变革之后，一切法制齐明，乃上下一致、庆幸大吉之时也，故曰元吉。既然上下一致，肯定新法为佳，则行之自必畅通无阻，故曰亨。此先言元吉后曰亨之义也。离火在上，巽木在下，木燃成火，使鼎中食物熟之养人，此以卦象言鼎之为，遍及一切施为，皆新兴而适当之谓也。得此者，吉矣。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圣人布新政，得施行无阻时，则必祭祀宗庙社稷上天，一为一切所施，在奉行天道无误；二为全民造福，无愧宗庙社稷所期，此享上帝之义也。但享上天只是奉告其成而已，而治国之要莫过善养圣贤志士，使皆竭诚贡献于人群，故曰大亨以养圣贤。

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以爻之虚实言，阳为实，阴为虚，初六为鼎之足，鼎足三，有一不实着地则倒矣，故初六为鼎倒之象。然初六值革后去腐生新之时，鼎之倒覆，乃涤污之佳机，故曰利出否。得妾为室主，固有颠趾之义；但妾竟生子，使其有嗣，亦可为贵，故曰无咎。得此者，仍有可为也。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 倒鼎出否，非悖道也。

利出否，以从贵也。 得子获贵而去贱妾之名乃为室主，亦从子贵之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以阳质处鼎之中，是有实也，故曰鼎有实，实则不可复加。初六，近我不得，致有陷我之象，我因居中守正，使彼无法得逞，故曰不我能即吉。得此者，宜守正而防小人。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之为义，虚中待物。今九三为阳实，处下体之极，又不能与上九应，是不能待物矣。鼎耳宜空，以待铉插而扛移，今阳实不通，致不能行，非变革不可，故曰鼎耳革，其行塞。处此鼎耳实塞、不能移用之际，虽有美味之雉膏，亦不能烹调而食之，故曰雉膏不食。三虽阳刚，但属阴卦，倘不任刚而和通，则可阴阳交如雨施，其悔自少而终得吉，故曰方雨亏悔终吉。得此者，勿过刚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鼎之为物，在虚中纳物；今实之，失鼎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处上体之下，又应初六，既承且施，不胜其任，以至受辱灾及其身；犹如将鼎足折断，使鼎内公食覆地，而沾满全身之凶也。此言人之才小而获大用，不仅误公而且丧身。渥，沾濡也。得此者，宜量力任事。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不能尽职，致失信守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黄，中也，五居中而处鼎耳之部位，故曰黄耳。金铉者，贯穿鼎耳之刚坚物也，喻六五能以阴柔纳贯九二阳刚中正，信任授权，负责尽职完成任务。得此者，宜知谦以待人则人必尽职。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上九以阳健居柔体，是刚而能柔之象；犹如玉之为物，虽刚坚而润滑，能当鼎之大任，故曰鼎玉铉，大吉无不利。得此者，吉矣。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以刚履柔，虽居上，不为亢，故曰刚柔节也。

䷲震卦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动也，行也；亨，通也。雷动则物惧，不敢怀非之念，遂由惧而获正通，故曰震亨。虩虩者，恐惧也；哑哑者，笑而顺法也。言法制严明，主政得人，则令施如雷物皆畏服。各安其所，相笑纳福，喜有则也。故曰震来虩虩，笑言哑哑。由于令施如雷动，使远近皆畏服，故曰震惊百里。匕者，取鼎实之食器也；鬯者，祭祀用之香酒也。由于物皆奉法致福，国盛民安，而震为长子，国已继承有人，宗庙社稷奉祀得主，故曰不丧匕鬯。得此者，宜时存戒慎之心而致福。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出者，言国主出巡或将来出缺时，已有适当人才负责，以为祭主也。恐致福者，言因恐惧戒慎而致福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洊，重也；洊雷震者，重震为雷也。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初九以阳刚之德为卦之先，是能有前识，处虩虩之始，能以恐惧自修而获吉。得此者，宜时存

戒惧之心。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之为义，在肃整懈惰。初九以刚处下，因闻震而惧，乃得致福，唯有正德之人始可。今六二以阴贱之体竟不敬于刚阳，尊其有德，而反乘之，是为傲尊陵贵，当为天所诛，震来只有危亡失资，故曰震来厉亿丧贝。亿，辞也，度也；贝，资货也。犯逆六二，法当受戮，无应而逃，但逃无所舍；虽超越陵险之处，不过七日，必为有司捕获，故曰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七日者，震后七日决值也。得此者，危矣。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六三履不当位，处震之时，为居而不正，故震惧不安也。但非乘刚犯罪为逆，只要能戒惧而行，则可无眚矣。苏苏者，不安也。得此者，宜常怀戒惧可也。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九四，震遂泥。九四居四阴之中，为众阴之主，本可勇安其众，奈失位违中，处惧之时，不敢有所作为，乃自怀恐惧，未能光大刚阳之德，如同被困溺于淤泥之中。得此者，宜戒慎修德以化众。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有事者，有机建功也。六五往则无应可承，来则乘违中之刚，处惧之时，是无时不危也。然居中履尊，不仅无丧，且可建功。得此者，宜建功也。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上六处震之极，求中未得，故惧而索索，视而矍矍，无所安也。处动之极，倘欲行征，自必凶矣。若事非已造，因被动致惧，则当

惧彼而自戒慎，能有此备预则可无咎。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居惧极之地，虽复婚媾相结，亦不能无相疑之言，故曰婚媾有言。得此者，宜戒惧修身。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 未得居中，故无所安也。

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由于邻生动惧之事，致已强化备预，故虽居动极之地，仍可无咎也。

䷋ 艮卦 艮下艮上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止也。万物所成、终成始于艮，艮为山，两山相应，虽不动，亦相见也。物，动也，倘以背相向，虽动亦不能相见其身体。故曰艮其背，不获其身。两人相见而不通话，则有违情理，且生误会。今因以背相向，致彼此身体未获接触，自不会有私欲相交之嫌，故曰艮其背不获其身。既以背相向，则行在庭阶之前，亦不能见其人面，不见面何得议论是非而致过咎？故曰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艮之卦成，一在先一在后，而卦辞为艮其背，故彼此止而不见也。然艮之为义，为万物所成终成始，自非长久不见，故彖曰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得此者，宜掌握行止之时机。

《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趾，足也，喻山脚也。初六处最下，以阴柔居阳体之初而无位，是行无所适之象，能止而不动

则无咎矣。处此静止之初，不可躁动而失正，故利永贞。得此者，宜守正勿动。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腓，腿弯肚也，躁动之处也；随，足趾也，随腿而行也。六二，在人体则位于腓，虽居中得位，然处艮之时，被止而不能使随已行动之足趾行走。由于足趾欲行走，必待起救始可；但足趾不行走而自微动，则不受腓之节制，故亦难于使其听从静止之命，是以心怀不快。占者得此，宜知事难如愿。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限，身之中部也；夤，中脊之肉也。三当上下之中，即限部也，被止于中；体分上下，不能相接，则大器丧矣。其忧危之切如熏灼其心，故曰厉熏心。得此者，非顺利也。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体之中上称身，六四居止之时，已入上体而为全身，以柔居阴，是履得其位，止于此，求诸己身之健全，而限于九三之咎，故曰无咎。得此者，可无咎也。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辅，面颊肉也。六五位于辅颊，能言而有序，故得无咎。得此者，宜言之有物。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敦，厚也。上九以阳刚居止之最上，是止之极也。在上极而能以敦厚之德自止于至善，不陷非妄，吉之宜也。得此者，吉矣。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 渐卦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 渐，进也。《杂卦》曰：“女归待男行也。”渐之为卦，艮止于内，而巽入卑顺在外，艮男巽女，女入男家为妻，故曰女归吉。然女嫁男为妻，必须行之以正礼，故曰利贞。得此者，宜知所求之事，必以正进之。

《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二五两爻皆居中而正，履得其位。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水鸟也。起飞时，始于下而升，合渐进之义也，故以鸿喻渐。干，水岸也；小子，小人也。初六处穷下无位，是未有禄位也；犹鸿鸟在水面始起，尚未至岸边，未得安居。而人未得位，处穷之时，常被小人凌辱，故曰小子厉。小人常于君子困穷之际，横加讥刺毁伤，但并不能使君子修德守正之意志稍减，故曰有言无咎。得此者，宜守正待时。

《象》曰：小子之咎，义无咎也。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石也；衎衎，安乐也。六二居中得位，进得五应受禄安乐，犹如水鸟登山立于磐石，既可安处而又有饮食，故吉也。得此者，吉矣。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不素饱者，建功而获禄位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水鸟进至高陆之地，非生存之处所，故凶也。九三过刚无应，居艮之极，弃六二独自上进，与四匹比，四亦无应且不得位，自属不正，彼此相处，非正常夫妇也。九三离家不归，故曰夫征不复。四与三相居虽可受

孕，但三非其夫，不敢生育，故曰妇孕不育，皆属凶事也。然三四既能和合，当可共患难，一致对外，故曰利御寇。得此者，宜戒慎守正。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桷，排列在屋梁上，承瓦之木条也。六四居巽初，得位而进。故曰鸿渐于木，四乘三刚而附下，与二共居。因得和顺而相保，虽不得为木主，亦可枝棲获安，故曰或得其桷无咎。得此者，勿存奢望可也。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鸿渐于陵者，鸟已进至高阜，喻九五已居尊位也。九五居中，履正得位，获六二正应在下，奈为三四所隔，难以即时合婚而生子。然四三岂能久塞其途，待三年必可相聚有喜，故曰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三岁者，渐之后第三年随之值也。先儒有谓：“九五得位，正邦三年有成，故曰三岁。”此说非易之数也。得此者，宜知事终济矣。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高也；仪，式也，威严之象也；羽，鸟毛也，君子德行表也。上九与九三分处内外卦上，故同称陆。上九居上极，已超越九五，是进于高洁处。虽居无位之地，然其德望足为物之表率，故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得此者，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 归妹卦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 妇嫁曰归；妹，少女也。兑为悦，为

少女；震为动，为长男；少女因长男动求而嫁之曰归妹，言非适婚年龄之正常嫁娶也。先儒亦有谓：妇之妹随妇而嫁，或妇之侄随嫁者也。总之非正常配也。征凶者，妹嫁非正配，倘进而专宠则凶矣，故曰征凶无攸利。盖卦之二三四五各爻皆当位。得此者，宜多谦逊，切勿专进。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 男女婚姻只要行之于礼而正，亦天地之道。

说以动，所以归妹也。 若纯以男女言，男愿求而女悦从，且行之以礼，乃正常也。

征凶，位不当也。 以女言，妾谋妻位；以征战言，居不当位，内外无正应，师出无名，皆凶也。

无攸利，柔乘刚也。 六三六五，皆乘刚而无正应。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嫁娶或追求皆须行之以正，方可有终。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妇之妹也。初九居下而无正应，非正匹也；居归妹之世，则为之妾，承助其君而已，然亦能为夫承嗣。犹如人足有疾，其行走之便，虽不若常人，但亦可到目的地，故曰征吉。得此者，所求可成也。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 归妹虽为娣，亦有长久之德。

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九二虽不得位，但阴刚居中，贤也。处归妹之世，虽得六五为应，但阴柔不正，乃所配不良也。然独眼仍能视，亦可处幽守常，而不失其贞也。得此者，宜持正守常。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六三阴柔不中正，处下体之上，

履不得位；在归妹之时，欲为室主，而室主尚存，不可以进，乃反归为妇妹以待时。得此者，宜知时未济也。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九四以阴居上体之下而无正应，已贤德而夫不正之象，然思念甚深，不肯他从，必待夫道穷尽之后始适他人；其迟迟不他从者，希夫有尚善之期也，故曰迟归有时。得此者，宜待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袂，衣袖也，以为礼容也；望，月最圆之日也。六五柔中居尊，在归妹之世，独处贵位，下应九二，尚谦柔之德而不贵饰，故谓之帝乙归妹。因其袂为帝乙所爱，故曰其君之袂。六五配九二，是女之年大于男，虽不若归妹卦首以少从长，年轻而又善饰之美，但其高贵贤德之极，如同月圆之洁令人尊敬，故曰月几望吉。得此者，宜知尚德为贵。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女之为行，以上承顺为美；士之为功，以下应命为贵。上六处卦之穷，仰无所承，故为女承空筐，虚而不实。下无应，则所下之命，无物应受，故如士刲羊则干而无血和融，如此进退皆无与合，尚何利之可言？故曰无攸利。筐，空虚也；士刲羊者，将羊已切成块，致无血也。得此者，无所济矣。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 丰卦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大也，多故也，财多德大

谓之丰；无所雍碍，则为亨，故曰丰亨。其丰亨之道，乃王之所尚也。假，至也，有王者之德，则可至丰亨，故曰王假之。王能至于丰亨，则无忧矣。无忧然后则可君临万国，德照八方，如日中天之盛，故曰宜日中。得此者，以德施人事，济矣；但戒满盈。

《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 雷动在上，而火明于下，故曰明以动。

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旬，均也。初九上对九四，以阳待阳，故曰遇其配主。配者，匹也，彼此相等也。初九与九四同为阳刚，但势力平等，不相倾夺，故无咎可言。因彼此不相倾夺，往则有嘉尚矣。得此者，可往矣。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若彼此势不均衡，则祸乱生矣。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蔀，障蔽也；有孚，虚中有信；日，光明也；斗，阴暗也。六二居丰之时，为离之主，如日也。虽得位居中，然以阴居阴体，又处内卦，幽暗无所见，犹如光明之物被障蔽也，故曰丰其蔀。二为离中，本日中盛明之时，但处阴体，又上遇阴暗之六五，使光明不能显现，犹如中午之时可见北斗之星。倘于此时往见六五，必被其疑忌，故曰日中见斗，往得疑忌。处此境地惟有虚中诚信，不近于邪，发奋立志，则终必吉也。故曰有孚发若，吉。得此者，宜持志诚信。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幡幔也，用御

光也；沫，小星也。九三以阳刚上应上六，志在就阴；虽愈于六二之以阴处阴，然亦未能免于昏暗，犹如日蚀之中午，虽能见到小星，但已无光明之望；倘欲施己之明以消其暗，即使折断右下臂，亦不可获任大事，故曰折其右肱。处此之时，只有自守正德，始可无咎。得此者，宜正德修身以自保。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平也；夷主者，同为体始之初九也。九四以阳居阴，履不得位，其处境与六二同，欲上不得，欲进难遂，只有与初九相遇合则吉，因四与初九同为体始而阳刚，相处则平等互惠。得此者，勿求进也。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六五处丰大之世，以阴柔之质，适尊阳之位，倘如往昔幽暗不明，则不克丰矣；今能行谦除疑，广纳天下来归贤士而表扬之，赏赐功臣，养老敬贤，获上下信服称道，是以吉也。庆，赏赐也；章，表扬也。得此者，吉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屋为藏阴之物，丰其屋，是使阴暗更深也。家，居住之所也。蔀掩其家，是使他人不得见己也。阒，静无人在也；覿，与人相见也。上六以阴柔居丰之极，动之终，是自蔽之象，在大道正济之时，犹不出而与治，再过三年，只有退处深山永隐不出，故曰凶。三岁者，丰后第三年遁值也。得此者，宜退矣。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旅卦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 旅，亲寡也，无所容也，失其本居而寄他方也。其道在苟求生存而自适。虽通亦非光大，故曰小亨。然旅居他地而能小亨，亦因守正修德所致，故曰旅贞吉。旅之六五为主，承刚复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得阳长阴顺之道，所以能小亨。得此者，宜守正慎刑而不留狱。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细小而卑贱之役也。初六最处下极，寄居不得其安，作贱役而致志穷且困之灾难，故曰斯其所取灾。得此者，宜自振作。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六二得位居中，体柔承上，以此寄旅，当为主君所乐安；而获次舍，既怀有资货，又得任童仆之正，乃旅之荣也，无复再盛。得此者，切勿处盛，再盛则被害。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九三居下体之上，与二同得童仆之职，惜不自爱，竟以寄旅之身，施惠于下人，乃为主所疑而被黜害，又焚其舍，撤其童仆之职，故势危厉也。得此者，凡事宜守分寸，勿萌侵权之念。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斧，除荆棘用也；得其资斧者，因寄旅之地甚不平坦，现获斧可除去荆棘，平好地面而处之

也。但内心甚不快乐，因处上体之下，居不得位，上无阳刚之与，虽下有阴柔之应，然亦未得所安，故象为不快也。得此者，勿奢求也。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寄旅者，不可处盛之位。六五进居贵位，其位本不可保；但因柔顺居中，以离之文明能照祸福之机，既可承上以自保，又能乘下而不侵权，终获美誉之命。比如只带一矢，竟一发命中雉身，但雉未被射死而逃走，且将矢负去，致未获雉且失一矢；然大家对其一发即中之射技却称道不已，因此获上命用，故曰终以誉命。得此者，终益也。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上逮者，能承及于上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上九最处于上，是客超越于主，为众所嫉，以致倾危。如同鸟巢被人焚毁。寄旅者居于超主人之上位，故先是喜笑得得意也；当倾危至时，众皆不与闻告，则号咷不已，至此境地，使稼穡之资牛等皆丧失无存，此乃理所必然，故曰丧牛于易。得此者，凶矣。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 巽卦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入也，伏也，卑顺也。上下皆巽，阴柔在下，皆顺刚而上行，是命令易行之象。然悉行卑顺，则所通不大，故曰小亨。因巽顺以进，物无违犯，故曰利有攸往。巽顺之道，在九五能施巽谦之德，使道益隆，故曰利见大人。得此者，事可小通，为政令行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重巽者，上下皆巽体也；申命者，行巽

之教化，须三令五申以诫之。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初六为巽之始，过于卑顺，则成欲进又惧、犹豫不决之象，故曰进退。处此之时，宜似武人一鼓作气，义无反顾而前进，则济矣，故曰利武人之贞。得此者，所谋若合正德者则果决矣。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志治者，志在使人从治。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二处下巽位之中，无与己应；又以阳居阴，卑顺之甚，故曰巽在床下。史，祝史也，司仪之官也；巫，觐师也；纷若，盛多也。夫过于卑巽之道，行之于迷信男女祈求鬼神，则不足言过，故曰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反之，倘以此巽道施之于居中正德之治，则太过矣。得此者，宜知过于卑巽而失中，非治之道也。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用卑顺于鬼神之求，只是心中之安耳。

九三，频巽，吝。 频者，频蹙忧戚之容也。九三体刚，为四所乘，居下之上，非能巽也。勉为则屡失，是以志意穷屈不能伸遂，此乃鄙吝之道也。得此者，志难遂也。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六四乘刚，阴柔无应，宜有悔也。然居阴得位，依五履正，得其所奉，故无悔也。田获三品者，奉命出战，除去不仁，立有功勋，而获三品之益也。三品者，魏晋唐宋诸儒皆谓

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治君之庖厨是也。得此者，可立功也。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九五以阳居阳，得位无应，违于谦逊，宜有悔也。然因居中得位，持正宣令物莫之违，故曰贞吉悔亡，无不利。为政遽以刚直用加于物，导致物有不悦之情，故曰无初。待假以时日，则物服其化，故曰有终也。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者，其义有二：一为其年先有大旱，后有大水，物终得安；二为在申命令之前先加宣导，使有所备，待命令施行之时，须再告诫不可逆犯，如此则触法者少。得此者，宜知化民以渐，勿匆促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上九处巽之极，是卑巽过甚，如同跪伏在床下。斧之为用，断物也。上九以阳刚处于巽极，为过巽失正、令而无威、物不服从之象，如同斧之柄软刃钝，不能断物之凶也。得此者，志难遂也。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 兑卦 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 兑，说也。《说卦传》曰：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一阴在二阳之上，故曰兑为泽，因泽以润生万物，使万物皆悦，犹如人主能以恩泽惠养人民，则民无不悦，故曰兑亨。然惠施虽民悦，但须防谄邪，故力诫其偏务在贞正，能如此则用于民时，民必不畏劳累，不惜为国而牺牲。得此者，宜知惠施于人，在正而无私，全而不偏。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

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丽，连也；朋，同门也；友，同志也。兑内外两泽相连而润，说之盛也。君子聚居时，讲习道义，乃悦之盛也。故说之道，人际关系大要也。

初九，和兑，吉。 初九以阳刚居说体最下而又无应，是刚直而不私，乃和悦而不谄之象。以此而行，莫有疑之者，故吉也。得此者，宜知处人无私图，则皆和悦矣。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 九二履不得位，宜有悔也。但处说之中，是有信也。能说而有信，则吉；吉则无悔，故曰悔亡。得此者，吉矣。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失位而得吉，是因处说之时，居中而阳刚，其志信也。

六三，来兑，凶。 兑卦刚中外柔，六三阴柔不中正，失位又无应，欲进不能，反来就二以求悦，乃邪佞之道，故曰来兑凶。得此者，宜知事无头绪。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商，商量制裁三之邪也；未宁，未暇宁处也；介，隔阻也。三为邪佞，将近至尊，四以刚阳之德，守正不容三近五，乃居间隔之，匡内制外，为国建功，故获赏赐而有喜也。得此者，有喜庆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 剥，小人也。九五履尊居中位，而无下应，乃近上六阴小，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故有危厉之戒。得此者，勿近小人。

《象》曰：孚于剝，位正当也。 惜以正当之位，信于小人。

上六，引兑。 上六以阴柔之质，居兑之最后，是自静退，反引五阳求悦，不光荣也。得此者，宜光明求事。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 涣卦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离也。《序卦传》曰：“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系辞》曰：“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涣之为义，在小人遭难，则离散而逃；而大德之人处此，则能建功立德，散难释险，故曰涣亨。王能涣难获通，自可立宗庙社稷，故曰王假有庙。涣之卦成，是风在上而水在下，为利于舟楫之行而渡难兴邦，故曰利涉大川。而利贞之道有二：在大难之后，宜施以正道化民，以齐一民志，此利贞之一也；于小人逃散之后则大道可行，此利贞之二也。得此者，有大德者，则亨通矣。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 九二阳刚，虽无上应，但居中守正而能除险。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从五，乃内刚而无险困之难，外顺则无违逆之乖，是以亨通。

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 王之所以能立宗庙社稷者，是因九五居中得位，而获下皆顺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王以大德散难释险，以兴邦之成果祭告上天，而立宗庙，故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初六，用极马壮，吉。 初六处涣之始，乖散未甚，拯之较易。

初六虽非济涣散难除险之良方，然能承顺九二建功，故得吉。用拯马壮者，言事之得济，如获壮马为救难除险之资也。得此者，事济矣。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九二不得位又无应，宜有悔也。然以阳刚居中，又得初六来承顺，当可无悔，故曰悔亡。涣奔其机者，言二虽无应，但居中获初六之顺而有众，自可与初六合安于彼处，得不散之愿也。机，初六也。得此者，无悔事也。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 涣之为义，是内险外安。六三内不比九二，外应上九，是不固守而能散其私有、向外发展之象。故无悔也。得此者，所求可进也。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涣其躬者，散其私有，向外发展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出在坎上，已逾险矣；履得其位，以阴居巽体，承五合志，为群除害，实大吉也。故曰涣其群，元吉。然处上体之下，卑顺之始，倘自专则遭忌；但得位承尊，其忧国之责更重，故当于散离之中，犹应怀有小股未平之虑。故曰有丘，匪夷所思。丘，小股离散之群也。得此者，可建功也，但勿忘余患犹存。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汗，出也，申王命也。九五得位履尊，能出大令，以散险厄而安众也，故曰涣汗其大号。九五乃涣之主，名位不可假人，惟具大功大德之人居之，乃可无咎，故曰涣王居，无咎。占得此者，时济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血，伤也；逖，远也。上九以阳

刚处涣最上，为最远于险难，是能散其忧伤，去而远出也，故曰涣其血去远出也。无咎者，能散祸患于远害之地，又谁能咎之？得此者，去远是矣。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 节卦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止也，节制也。制事能有节，则其道乃通，故曰节亨。节须得中道而合乎情理。倘节制过甚，则物苦其苛，将难复正，故曰苦节不可贞。得此者，宜知立法须宽严适中。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初九为节之初，将整离散而立制度，与民共守，使各知通塞之道，故宜在内研讨制度，而不可作外出之行动，能如此则无咎矣。得此者，宜先安内。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九二居中，奈失位无应，处节之时，是塞而不通也。初九已在户庭制定制度计划，至九二应已付之行动，公布施行，与民共守；惜乎仍匿而不宣，藏在屋内，坐失时机，凶之甚也。故曰不出门庭凶。得此者，误时矣。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机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六三阴柔不中正，失位无应，处节之时，以柔乘刚，违节之道，骄逆失德，祸将及己，以致哀嗟。然

祸本自致，能怨何人？故曰不节若则嗟若，无咎。得此者，宜重节道而远祸。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六四，安节，亨。 六四柔顺，承五而得位，得节制之道，能安行而不变，以致亨通，故曰安节亨。得此者，事亨通矣。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九五居中，履尊得位，为节之主，不失中正，乃不伤财害民之象也。为节而不苦则甘也，物不苦其施法之苛，亦甘而吉矣，故曰甘节吉。为政者能准此以行，则所往必嘉，故曰往有尚。得此者，可往矣。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上六处节最上，是过节之中，以致亢极。以此施政，要求过甚，物不堪受，乃咸感其苦，实政之凶也。故曰苦节贞凶。反之，倘能以此要求过甚之节，施之于自我修德俭约，则无悔吝可言，故曰悔亡。得此者，宜知节制之道须适中。

《象》曰：苦节之贞凶，其道穷也。

䷉中孚卦 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孚，信也；信发于中，曰中孚也；豚，小猪也；鱼，幽隐之物也。人主之诚信，如能广及鱼猪亦不欺，则无不吉矣。吉而如此，自可渡越江海，扫除险难，故曰利涉大川。倘信而不正，则为凶邪之道。是以人主之信，必须出于诚，正公而无私，故曰利贞。得此者，宜知诚信之道，在公正无私，如天之于万物也。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 以中孚卦体言，是三四皆阴柔而虚；以内外分而言之，则内二外五，皆阳刚居中；以卦之组成言，则属巽顺兑说之合。刚柔说顺四德具，乃为孚矣。

孚乃化邦也。 能立信于物，则邦可化也。反之凶矣。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中孚之卦，是木在水上，而卦中三四爻虚，犹如木制成舟则中虚，可供人乘而免溺，涉江海御大难。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义狱缓死。 中孚之世，故犯者少，君子为政重狱，对过失之罪，常怀缓减之念。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虞，专也；燕，安也。初九为孚信之始，上应六四，如度其可信，则专而不疑，自获吉矣。倘更有它求，则不能共相燕安也，故曰有它不燕。得此者，宜知于人于事，信则不疑，疑则有变。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九二，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九二处内，居重阴之下，虽不得位，然体刚值内，履不失中，是不徇于外，能任其真也。居幽昧之下，行不失信，则必声闻于外，为同类之应。如鹤鸣于幽处，则为其子所和；我有好爵禄时，若能分与贤者共享，则贤者必可为国尽职。得此者，宜知诚信之重要。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敌，匹比也，六四也。六三居少阴之上，而六四居长阴之下，两者相对，却不能相比配，盖各有其应，故曰敌也。六三欲进，奈碍于四，恐其害已，乃鼓而攻之；而四得位承尊，非三可胜，故又作罢而退败，但恐被侵袭，故悲切之。可是

四履顺承尊，不与物较，六三知此，遂又欢乐而歌。得此者，宜镇静而勿妄动。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匹者，六三也；月几望者，六四之盛，如月圆时也；马匹亡者，六四不与三较，乃毅然离去，如脱缰马去之速也。六四处巽之始，应说之初，得位居正，履顺以承五；内毗元首，外宣德化，盛如月圆，虽遭三攻击亦不与争，乃毅然弃之而去，承五治国，遂得无咎，故曰月几望马匹亡，无咎。得此者，宜知与小人斗，则失君子之德，小不忍则乱大谋之道。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三与四均为阴体阴爻，本属同类，四能毅然弃三，是绝类而去，上承五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挛如者，施其诚信，系二以恒也。九五刚健中正，得位居尊为主，得中孚之实，必能以诚信与物交；倘能施之以恒，则无咎可言。得此者，宜施德以恒。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中孚外卦，体巽为鸡，鸟类也。翰音者，鸟飞鸣叫之声也。鸟飞鸣叫，乃过而不实之音也。上九处中孚之极，是信之终也。信终则衰，从此则忠笃内丧，诈伪代起，乃正之灭也。比如鸟飞天空而鸣，掠过上空，则无闻矣。得此者，宜知为政待人，须言行一致，施不躐等。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 小过卦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

大吉。 过，过也。小过者，小有越过其准者，则无碍通达，故曰亨。如待人过恭、处丧过哀是也。夫矫世励俗，利在归正，小有过准，正之容易，故曰利正。小有过差，可以即时矫正，倘差之太过则不可以矫正为之。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君子处过差之时，作过厚之行，能顺而正之则吉，盖顺则执卑守下，可处其安也。倘逆而忤麟，则凶厉矣。如同飞鸟之鸣，低飞则易于落地安处及获应，飞入高空则难闻其声之哀否，而欲速落求安亦不易矣。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小过之卦，下卦是六二承九三之阳，乃顺道也。当为大吉，故宜下也。上卦六五乘九四之刚而逆，逆则凶，故曰不宜上。得此者，勿为大事之谋也。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 过之矫正，须不失时宜。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初六，飞鸟以凶。 小过之卦，上逆下顺，初六应在上卦，进而之逆，如同鸟飞过高则难下处安，是以凶也。得此者，宜勿进矣。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正义》曰：“过而得之谓之遇。”六二得位居中，在小过之世，是过而得之也。祖，始也；妣者，母之称，六二居内履中而正固，故谓之妣；因已过于初，故曰过其祖也；履得中正，故曰遇其妣也。过而不至于僭，尽其臣位而已，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得此者，宜守分勿进。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不及其君，臣不可过，其义

有二：二与五不相应，故不得见五，其一也；三四两爻均居固守自立之地，二既不得五应，又隔三四不能过，使不能近五，此其二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处小过之世，小者可过，大者则不容。九三居下体之上，以阳刚当位，理应对众阴有所防御；今竟未能防止，令小有过之，本属有咎，故曰弗过防之。令小过得逞，复又与过极之上六相应，从其所为残害无辜，是何等之凶也！故曰从或戕之，凶。得此者，非吉也。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居小过之世，小人有过差之行，须大德之人，防使无过；今九四虽体阳刚，处外卦之下，居不得位，乃无防过之责，故曰无咎。复因失位在下，不能作过厚之行，乃得遇无咎宜也，故曰无咎，弗过遇之。九四能自守不进则无事；反之，倘有往则危。盖不交于物，是以物亦无与援助，此乃危之必然也。故当自我戒慎，以自守不行之法待之。然处于群小之中，亦不可将固守自正之策视为久远之计，当另谋随时之宜，故曰勿用永贞。得此者，宜暂安勿进。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雨者，施恩化于物也；密云者，阴之盛也；密云不雨者，论天气是阴盛不雨，虽至西郊亦无益于万物生长。此言虽居高位，但因不能恩化于物而失众。公者，位为极品之臣也；穴者，穴居不进之六二也；公弋取彼在穴者，五虽至极品之位，因被九三隔止，而不能取得六二之援助，使大事难通。得此者，欲成大事难也。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已在上被九三艮止，不能获六二之助。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上六处小过之极，不能再过，过至不能再过之时地，尚何可遇之事，故曰弗遇过之。处此时地，犹如鸟高飞，至无托之空中，必易遭弋射之危，故曰凶。然此凶是属不幸，非自为之，故曰是谓灾眚。得此者，戒慎其处境。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 既济卦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杂卦传》曰：既济，定也。先儒皆谓事事均获济也。因卦内各爻悉得其正，既济亨小者，连小者亦得通也。处此事事皆济之世，能正德修身者皆利之，故曰利贞。人之通病，大多不能居安思危，如此处既济之世，初虽皆济而安乐，终将因进德修业、居安思危之道穷而致危乱，故曰初吉终乱。得此者，事虽济而勿忘居安思危之道。

《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 既济亨小者，亨也，是指经文之“既济，亨小”是事事亨通也。先儒多将既济与亨小之间之点，点在亨与小之中，使文不能畅通，故疑亨与小之间有脱字。其造成近八百年来之错误原因有三：一因未注意经文之句点；二因未注意卦之全文连贯性，此种错误以宋儒为最多；三为未注意者字是语尾助词。

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 内卦六二以柔居中，当位能济物；而既济各爻皆履正得位，故无物不济也。

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居既济之世，在能正德济物，倘济物之道不行而止，则终乱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君子处既济之世，时怀居安思危，以防未济也。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初九处既济之最初，始济也。体刚居下，志在弃难，但不敢急躁；如同车引牵轮不能速行，狐污湿尾拖在地上，小心戒慎慢走，则可无咎。得此者，宜自戒慎。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能戒慎小心，理应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妇，有夫之女也；茀，首饰也。盗贼侵妇，抢去首饰，不必急追，至第七日即可捕获。六二上应九五，已居中得位，以文明中正之德济物，物必助其拘捕盗贼送回首饰。七日者，既济后第七日坎之值也。得此者，宜知能济众则得众助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阳刚，履得其位，处既济之时，居文明之终，是势虽衰末，仍能济物之象；如同殷高宗德实文明，欲中兴大业，而伐鬼方，但因此时仍势衰未振，致征讨三年之久，方使鬼方顺服，故曰三年克之。三年者，既济后第三年坤之值也。处势衰未振之时，终能克敌中兴者，皆因能用正德建功之君子，否则危乱难定，故曰小人勿用。得此者，宜知近君子、远小人之道。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因当时局势衰惫未振，故历三年之久始克。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繻，濡湿之细罗也。衣袽，塞舟漏也。六四以阴居险陷之下，处既济之世，上不敢逼近九五，下不能乘三之阳；其戒惧之情，如同终日在漏水之舟中，苦于堵漏不敢稍懈。得此者，宜戒慎之。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九五居中，得

位而履尊，处既济之世，物皆得济矣。其所务者，为告祀天地与宗庙，以呈献其济物德民之成果。而告祀之要，不在物品之丰盛有牛，而在能修德济众，顺天应人，恢宏公正无偏之天道，如此则祭品虽薄如禴祭，亦必获上天庇佑，使实受其福。祭品中有牛为盛也，古称太牢。禴祭者，春祭之薄也。得此者，宜知为政之道在施德济众。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天地神明，歆饗其所祭，不在祭品之丰盛，而在为政者之济民以时。为政能布德济众，其所受之福必惠及后代，故曰吉大来也。

上六，濡其首，厉。处既济之极，若持德不能以恒，稍怠济众之德，则将道穷而危。初九处既济之始，濡其尾犹可戒慎以弃难；今上六处既济之极，欲弃难实非易事，比如人之头被污水泼湿，则其身亦必难免也。故曰濡其首，厉。得此者，宜知处境艰难也。

《象》曰：濡其首，何可久也。

䷿未济卦 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未济，未能渡也。《杂卦传》曰：男之穷也，火在水上，难以熟食济物之象。卦六爻皆失位，故为未济。然六五以柔居中，下应九二，能以柔纳刚，虽处未济之世，亦可以通，故曰未济，亨。但小才不能济国难，如同小狐欲渡河川，虽鼓足气力，仍不能到达彼岸，加之尾遭污湿，使体加重，更不利渡，故曰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得此者，徐图可也。

《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火在水

上,虽不能熟食济物,但可使君子以火之明,辨别黑暗处水陷及隐伏之物。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以阴柔处未济之始,最居险陷之下,欲得四应,但水火不相交,故不能济。奈不自量力,仍欲上应而进,其势犹如既济上六,被濡其首之危;然以阴处下,居未济之始,非为进亢,困则可反,不致成凶,故曰吝也。得此者,时未济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极,既济之上六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 九二体刚履中,上应于五,五体阴柔,居未济之世,质弱难以自任,乃委二以拯难。二处险难之中,受命拯难,任重忧深,故曰曳其轮。曳其轮者,劳之重也。夫靖难赖能刚正,始得其吉,故曰贞吉。得此者,能行正可负重任。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以阳居阴,履未得位;但因居中,得六五之应,是能行正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体阴居阳,是失位处险,不能自济也,进必伤身,故曰征凶。但因二能拯难,已与比之,若能弃己委二,则没溺之祸可免,故曰利涉大川。得此者,宜知事须借他人之力。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九四履非其位,本应有悔,但出险难之外,居文明之初,能戒慎行正,则可无悔,故曰贞吉悔亡。四因获至尊信任,使刚正之志得行,遂欲振兴国威,乃动师征伐鬼方;然四在文明之初,始出险难,未能即胜,战过三年方定。因六五柔谦居尊,不夺物功,乃赐以大国之封,故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三年者,未济后三年坎值也。得此者,可建功也。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以柔居尊，处文明之盛，为未济之主，故必正而得吉。虽履不得位，但能行谦持正，自亦无咎可言，故曰贞吉无悔。五以谦柔文明之质，居尊应二近四而不自役，大有君子之光。任人以能而不疑，使竭诚竟功，故曰有孚吉。得此者，吉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因能以仁德之光辉，无私无偏之普照，故吉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处未济之极，反于既济矣。而既济之道，所任当位，故得众信服；而已却亦因此逸乐饮酒，故曰有孚于饮酒，无咎。由于居安无所疑虑而废事，乃有濡其首之祸，此皆因自信无事而不自节制所致，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占得此者，勿忘居安思危。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系 辞 上

《系辞》者，通论全经之大要也。因文长以及配合经文之上下，故亦分《系辞上》及《系辞下》，而辞内原文只有段落，并无某章之称。汉晋唐代诸先儒为方便后学，乃于每段文首小注曰“此第几章”；宋朱熹则如注解《学》《庸》一样，于每段文末大书为“右第几章”，且将原文次序篡改甚多。以系辞上言，第十章天地之数，即被程明道、朱熹二人编入第八章大衍之数之文，首为第九章。其实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非为一也，盖前者天地体也，后者推卦之策口也。又如《系辞下》之全文，诸先儒注分为九章，而朱熹则改分为十二章。夫注书之道，在注明原著之义，如有意见可于注中述之，而不宜变动原文，宋儒之作风擅矣。为便于学者研用及保全原文次序，本注仍援汉唐先儒之注分，而明书其章次。

第 一 章

此章释爻象刚柔吉凶悔吝之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地乾坤，阴阳刚柔之道，在下奉上，柔承刚，阴顺阳，反之则失常。动之则吉凶祸福变矣。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

一寒一暑。雷霆风雨之作，皆因阴阳变化、运行而生；冬尽春始，夏去秋来，莫不由日月运行所致。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卦为男，坤卦为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圣人极易简之善，通天下之理，而成立卦象于天地之中，为物明吉凶之用。

第二章

此章言圣人设卦以观象，立爻辞以推吉凶悔吝。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者，天地人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者，象之次序也。以乾卦言，若居在初九，则安在勿用；若居在九三，则安在乾乾。盖居者，爻位也，而安者，处境之象也。

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君子处世治事，以正德行仁为本，是以朝乾夕惕，恒恐稍有不慎而有失。卦象爻辞之吉凶悔吝，变化甚大，君子故乐玩其占。盖见善则思齐其事，见不善则惧而自改，使永矢于善也。比如大有上九，能行谦逊待人，忠诚贡职，心不累物，高风亮节之德，不仅获人助，天亦祐之。

第三章

此章进一步说明卦爻吉凶之事。

彖者，言乎象者也。 每卦之下有彖，以总论一卦之义也。

爻者，言乎变者也。 每爻之下有辞，是言该爻有变也。

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 爻之处曰位。以位言，三贱而五贵。

齐小大者存乎卦， 因彖者言乎象，而象有大小之辨。

辩吉凶者存乎辞， 辞，爻辞也。其变化多于卦辞也。

忧悔吝者存乎介， 介，细小也。人之忧虞悔吝常存于小疵之病中。

震无咎者存乎悔。 震，动也。动而无咎者，存乎能自悔过之谓也。

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君子之道光明则大，消则谓小也。比如适通泰其辞则说易，适否塞其辞则艰险。

第四章

此章言《易》能通鬼神之变化。

《易》与天地准， 圣人作《易》，准乎天地之道，故乾为天，坤为地。

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察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幽明者，乃有形无形之象，而死生者万物终始之数也。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精气者，阴阳精灵之气降而为物也；游魂者，物聚极则游散而变败也。故有生必有死，死成无形之气，气积复又为物。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能尽聚散之理，则可知事物变化之道。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天地知鬼神变化，而圣人能穷神尽性，是与天地相似，此德合而不违也。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圣人无物不济，故所为皆得其宜。

旁行而不流， 应变守正，而不流于淫也。

乐天知命故不忧。 能顺天道之化，则无忧可言。

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安土敦仁，是物之常情，能顺物情而教养之，则可謂爱矣。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圣人所作所为，皆法於天地之道。

曲成万物而不遗， 圣人于物，不系于一方，亦不弃细小。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圣人能通幽明之道，故无不知。盖神虽阴阳不测，而易则唯变所适，故不可以一方一体明也。

第 五 章

此章广明《易》道之大。

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阴阳者，寂然虚无，然万事万物莫不由此也。能继此道者，则必善养物众；能成就此道者，则可尽人之本性。故仁者成就此道则谓之仁性，知者成就此道则谓之知道之切。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君子因能体道以为用，故仁者知者皆止于所见；百姓虽日日赖此道而生，却不知道之功力，是以能体此易道之君子少矣。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道之为体，显见仁功而泽被万物，百姓日日赖以为用却不知其功，故曰藏也。万物虽由之以化，却不能明道之体；天地无心而万物育，圣人体道，顺通天下，化民养物，是有经营之迹，故不能无忧患意识而成盛德大业。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阴阳转易以成化生，画卦首成乾象，次及于坤，故乾健而坤顺也。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 物极则变，变而通之，事之所由生也。

阴阳不测之谓神。 天下万物或生或成，皆由阴阳，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测量之谓神也。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易理穷幽极深，论远则广大无止处，言近则宁静而正，论其变通之道则充满天地之间。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 乾德纯阳，德普无偏，气不发则静而专一，动则四时不忒。

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翕敛也、止则翕敛其气、动则辟开以生物，故能广生。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易之所载配此四义耳。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崇德者，穷理入神也；广业者，兼济万物也。

知崇礼卑，知以崇为贵，礼以卑为用。

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易之门户。而《易》之为义兼周万物，天地之间万物变化，而《易》行乎天地之中，故曰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居天地之中，成其万物之本性，物能保其本性，则可开通《易》与道义之门。

第 六 章

此章明圣人拟义易象，以成变化，行动举措守谦退而勿骄盈。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见其深赜之至理，而拟诸乾坤刚柔之形容，赋予象焉。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圣人因应天下之动，而定典章礼仪，使会通之。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圣人于天下至赜之理，必重明之不可轻恶。恶之则逆于顺，而至赜变动之理，尤不可错乱。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拟议以动则成变化之道。

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人能修诚，物亦应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者，制动

之主也。

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 《同人》九五爻辞。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二人同心则相应，相应则行同。

第七章

此章言拟议谨慎则外物应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过》初六爻辞。

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 白茅虽为微不足道之草，但亦有重用之处；人能谨慎自正，何愁不受人敬重？人欲外物来，应必须谦以下人，故《谦》之九三曰：“劳谦，君子有终吉。”

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人能自具盛德而又谦以下人，自可保存其禄位。此谦道之功用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言《乾》之上九如此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 未有周密计划不可以行动，故《节》之九三云：“不出户庭，无咎。”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 能保密无危害，比如盗不知尔有财，何来盗乎？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人之祸患多因自招，比如小人居高位，骄慢暴虐，易招众怒被伐；慢藏财物，令匪见之，招贼来盗；女施妖艳，引人匪思，无一非自招也。故《解》卦六三曰：“负且乘，致寇至。”

第 八 章

此章专言大衍、天地之数与三十二卦万一千五百二十策。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数五十者，古之蓍数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数中其一乃数之始、数之源，故不用也。是以《乾坤凿度》曰：“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又曰：“天生灵蓍，圣人采之，而用四十九，运天地之数，万源由也。”据“圣人设卦以用蓍”注称：蓍，灵草也。茎生至四十九，是应天法也。《易纬凿乾度》曰：“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故其一为虚数，蓍不用也。余详见附件一。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唐孔颖达曰：“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五十之内去其一，余有四十九合同未分，是象太极也。今以四十九分而为二以象两仪也。”挂一以象三者，就两仪于天数之中分挂其一，而配两仪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为数，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者，奇为四揲之余，归此残奇于所扚之策而成数，以法象天道，归残聚余分而成闰也。五岁再闰者，凡前闰后闰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岁之中，故五岁再闰再扚而

后挂者，既分天地，天于左手，地于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数，最末之余，归之合于扚，挂之一处是一揲也。又四四揲地之数，最末之余，又合于前所归之扚而总挂之，是再扚而后挂也。两，天地也；挂，悬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间也；三才，天地人也；揲，间而数之也；奇，所揲四数之余也；扚，勒于左手中三指之两间也；闰，积月之余日而成月也。以上系言古之蓍数用法也。

天数五， 图内一、三、五、七、九之奇数也。

地数五。 图内二、四、六、八、十之偶数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言天地之数各有五位，五数相互配合，则成金木水火土五德，如图示。

天数二十有五， 五奇相加则为二十五。

地数三十， 五偶相加则为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天数二十五加地数三十合为五十五，故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圣人以此阳奇阴偶之数成其变化，而宣行鬼神莫测之断，故曰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乾》阳爻六，每爻三十六策，故为二百一十六。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坤》阴爻六，每爻二十四策，故为一百四十四。

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期，年也，卦年也。卦年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乾》《坤》两卦之策共三百六十。策即析，析当日计，故曰当期之日。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六乘六十四，共为三百八十四爻。每卦六爻中，阳爻三，每爻三十六得策一百零八；阴爻三，每爻二十四得策七十二。合之

平均每卦为一百八十策，故六十四卦之策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也。详附件二。

是故四营而成《易》，营，经营也。经营蓍策而成《易》之变也。四营者，分而为二以象两，是一营也，挂一以象三是二营也，揲之以四是三营也，归奇于扚是四营也。

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小成。引而伸之，十有八变而成卦，言每爻有三变，初一揲不五则九，此一变也。第二揲不四则八，此二变也。第三揲亦不四则八，是三变也。若三者多为老阴，谓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倘三者俱少为老阳，谓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两少一多为少阴，谓初与二三之间，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两四而有一个九，此为两少一多。其两多一少为少阳者，谓三揲之间或有一个九，有一个八而有一个四，或有二个八而有一个五，此为两多一少。如此三变既毕，乃定一爻，六爻十有八变乃成卦。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风、日、月、山、泽于大象略尽，是《易》道小成也。引而伸之者，是引长八卦而伸为六十四卦也。

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以八卦引伸为六十四卦，以类推之，则可变成四千九十六卦，如此则天下吉凶祸福之事可断矣。

显道神德行，能明《易》道，则可神而化之，以致其用。

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酬酢者，应对也。《易》道之行，可资应对万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

第 九 章

此章广明《易》道深远、穷极几神及圣人之辞变、象占四道。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之变化之道，

不为而自然；能知变化者，则知神之所为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辞是爻辞，爻辞是器之象，变是变化，象是形象，占是占其形状。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蓍受人命，则报人之吉凶，故曰如响之应。然非精于《易》理者所能为之。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此！ 参伍以变者，或三或五，以相参合而变化也。错综其数者，交错总聚其阴阳之数也。以其相变，故能成就天地阴阳相杂之文；能穷极阴阳之数，则天下万物之象定矣。若非《易》理之精微，谁能尽天下万事之变化？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非忘象则无以制象，非遗数则无以极数，非《易》理之神妙，谁能寂然不动而析天下万事？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极未形之理曰深，明动微之会曰几。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第十章

此章明卜筮蓍龟之用能通神知。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一至地十乃天地阴阳奇偶自然之数，故欲明《易》道，须先举此也。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易》通万物之志，成天下之务者，其道可以覆冒天下，故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圣人之所以能通志定业断疑者，多赖蓍卦之运用也。盖蓍德圆而运变无穷，卦德方而爻列分明，各有其体也。

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圣人能以《易》理洗荡万物之心，而万物却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退藏于密。

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民所惧者凶，而吉亦民所患也，盖虑其或一不慎将致失也。《易》道示人之吉凶，是同民共忧患也。夫《易》道深远，示人以吉凶祸福，则可使其怀畏而少刑杀。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阖户者，闭藏万物；辟户者，吐生万物也。一阖一辟谓之变者，开闭相循，阴阳递至，变化无穷之谓也。

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物之形成为器，圣人制令，范民为法，设卦以利民众，卜知出入吉凶之便，故谓之神。

第十一章

此章明《易》道之法于天地、明象日月，定天下之吉凶。

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大（太）极者，寂然无物、气象

未分之时。故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又曰太易者，未见气也。两仪者，天地也。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熹谓：“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次为二画以分太少。”此说未为然也。唐孔颖达曰：“两仪生四象者，谓金、木、水、火秉天地而有，故云两仪生四象，土则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别。”此说已近乎理矣。盖孔子曰：“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由此观之，四象者，四正四时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八卦既立，则吉凶可定；吉凶可定，则天下广大之事备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 九五之位，一天下之动而济万物，故为崇高富贵。

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蓍龟者，卜筮也；亹亹者，勉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神物者，蓍草及灵龟也。河出图者，于河水获八卦图形也。洛出书者，于洛水中获得有文之书也。故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示者，示其四正大要也；告者告其卦爻得失也；断者，于爻象辞中定其事之吉凶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也。 《大有》上九,因能履信谦顺,尚贤荐能,故得天祐助,吉无不利。孔子特引此,以证象辞定断之例理也。

第十二章

此章言立象尽意,《易》之兴废存乎其人事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 极变通之数,则可尽物之利也。盖《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有其利也。

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缊邪? 圣人立象尽意,系辞尽言,化悦百姓之心;其乐顺之情,若鼓而舞之,使之欣然,此皆乾坤《易》道之蕴积所致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易》者,阴阳变化之谓,而阴阳变化立爻以效之,皆从乾坤而来,故乾生三男,坤生三女而为八卦;变而相重而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有从无生,形由道立,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阴阳变化相裁节谓之变,其变亦若久阳济之阴雨之自然。

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推此以可变而施行之,则无不通。举此变化之理而错置于天下之民,则可使民

得以营为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卦者，象也。观卦则知赜。辞者，爻辞也。爻以鼓动，效天下之动也。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易》道之神而显明，不在《易》象而在人之圣愚。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者，贤人之德行也。顺是于内，故默而成之也。体与理会，则不言而信。

系 辞 下

第 一 章

此章复释上系辞第二章象爻刚柔吉凶悔吝之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八卦成列，天下之理虽备；但未极其变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动用，拟诸形容以明治乱之宜，观其所应以著适时之功，则爻卦之义所存各异，故爻在其中也。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言变化之道，在刚柔相推中。刚柔者，阴阳也。圣人立卦之义，多见于《象》象，而适时之功则见于爻辞所命，定之得失。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每爻之吉凶悔吝所定者，皆本乎其动也。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卦之根本皆由刚柔阴阳之往来，而卦之改变会通、趣向于时，值者则在爻矣。

吉凶者，贞胜者也。 贞者，正而一也。天下之事常吉凶互见，能执一而御，则不为所累。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天载地覆之道，在以正一予万物所观；日月之正道，在予物之光明。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 确然者，刚

健执一，故示人以和易。隤然者，柔顺不二无我，故示人以简而不繁之感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效卦物而自动之所值之数曰爻。象，卦之形状也。爻与卦发动于卦内，则验得失之事于外也。欲知功业之成败，端视卦爻之变，《易》道所示人之情事，可于卦爻辞中见之。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为圣人者，无位时守德修道，居位时则弘道济物。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圣人为政在施仁政，资民以富足安康，化民以正行而不为非。

第二章

此章明圣人法自然之理而作《易》象以利天下。

古者包牺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圣人作《易》，无大不极，取法天地之道；无微不究，故及于鸟兽草木万物之宜。

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离，丽也，附也。故作罔罟为用，先审物之所丽附也，如鱼于水兽于山是也。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制器致富，以益万物。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噬嗑者，合也；日中为市者，古之赶集以有易无，各得

其所也。此噬嗑之义也。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民乐有器具，不倦于农事，进而由衣兽皮而致衣裳文明，诚神而化之也。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衣裳以辨贵贱，乃乾尊坤卑，上下之义也。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涣》卦之义，取乘理以散动也。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随者，可尽随时应用之宜也。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早作防备也。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小过者，以小用而济物也。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睽，乖也。物乖则争兴，弧矢之用所以威乖争也。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宫室较之穴居，既壮且大，故取大壮为名也。或谓穴居之世，在衣以兽皮之前，故称上古。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大过者，过厚也；不封者，不积土为坟；不树者，不植树标示其为葬处也；丧期无数者，无一定之时限也。或谓此葬在尧世之前，故称古而不曰上古。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决断也。上古结绳而治者，事大则大结其绳，事小

则小结其绳以记之。黄帝作文字，遂以书契代之，致万事易理也。

第三章

此章明阴阳二卦之体、日月相推成岁及圣人用之安身崇德。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卦象即物之形象也。

彖者，材也。 彖言成卦之材，以统一卦之义。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每卦六爻，皆仿效天下之物而发动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悔吝本为细微，因爻动有得失，故吉凶显著矣。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 夫少者为多者所宗，一者为众者所归，故天一而地二。阳卦一阳成二阴，故奇数为君，阴卦一阴含二阳，故以偶为之主。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君以统众，故一也；臣以有事代终，故二也；以一为君之道，二居君位则非其道也。故阳为君子，而阴为小人也。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天下之动必归乎一，思以求朋是未能一也；倘能纯一感物则朋自来，何用憧憧不安以虑无朋？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天下之事，途虽殊其归则同趋于真，苟能一以贯之，又何须千思百虑？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屈者，藏也；信者，用也。日月寒暑之屈伸往来，皆自然相

感，天下之事亦何须强求？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蠖，蛾类幼苗以屈伸其身行为行进之虫也。龙蛇于寒冬时，则蛰居不现，以备他日再出，故曰以存身也。人之精研义理，亦为治事待人之用也。人欲有大用，亦当于静处时，先安身崇德以自强也。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前言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是人之致、理之极。过此二者以往，则微妙不可知。若能穷神知化，入于微妙，则是圣人德之盛极也。

第四章

此章以《困》之六三处危辱之境以证上章利用安身可以崇德之义理。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 《困》之六三处于二四两阳之间，上下不得，致名辱身危，皆因不利安身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括，结也。君子安身修德，待时而动，则无结阂之患。比如《解》之上六，德高望重，早为众服，一举除三，皆因动之以时与道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屡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君子能安身修德，故无不仁不义之行；而小人则反此而为，故须以威诫之，使其畏法向善。是以《噬嗑》初九对恶性未大之人，仅施足械灭趾薄刑。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小人性恶重大，非惩诫可以奏效，故《噬嗑》上九施以斩头及耳之极刑。小人受此重刑，皆因以小恶为无伤，终至恶积失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能居安思危，则可身安而国保。故《否》之九五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为政者在用人以才，勿宠家奴；而从政者须自量，堪任何职而受命，否则将误公而丧身。犹如《鼎》之九四，折断鼎足，使公餗覆倒而污身之凶。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君子察知事之几微时，即适时应对，不待日终。故《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终日。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颜回有过立改，犹如《复》之初九，不远复，无祇悔，之速复也。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

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天地无心，自然得一，惟二气絪縕，共相和会，致万物感而化生。比如《损》之六三，倘与四五同进，则不为上九所纳。盖杂而被疑，不纯专也，是以一人行则得其友。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慎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人欲行于天下，先致其心恒一。以交友言，若心未先决定对象而妄求之，则伤害致矣。故《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第 五 章

此章明《易》之体用辞理远大，可以济民之行，以明失得之报。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天地之内，万物之象，非刚即柔；以刚柔体象天地之数，则可通万物，或生或成变化之德。《易》称万物之名，虽细大杂陈，但各有伦叙，不相乖越。考其中各类事断，多为忧虞悔吝，似属衰世之作。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易》之为用，无往不彰，无来不察，故大小杂陈；微以之显，幽以之阐。而开释爻卦，使各当其名，理类辨明，故谓断辞。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易》托象明义，因小以喻大。如《噬嗑》九四等是也。以近比远，不直

言其事，诸多以义理明之，且随物屈曲，但无不中其理也。

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所载之辞，亦有事显而理实深微。但不外示得失二理，以济民行，故失则报之以凶，得则报之以吉。

第六章

此章明修德以避患，故举九卦为德之所用。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言《易》之爻卦之象，始于伏羲；《易》之爻卦之辞，则起于中古。所谓中古者，孔颖达云：“《连山》起于神农，《归藏》起于黄帝。”圣人作《易》，在使后人防忧患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礼义，则德之基立，能各反其所始，则德复其本矣。能以谦为用，则已握德之柄，能持德不变、贯彻始终则德恒固。行德之时，如能恒自降损，则德可修也。能益物则德宽宏矣。处困之时，能守正不移则是非自辨。处德能如井不移，则居德地矣。能使己德施于物众，莫过于申命明制，故曰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和而能至，故可履。能谦卑，则德益尊而光。能辨微阳之始，则知不远复矣。能处杂而不厌，则能恒矣。能刻损以修身，自无后患可虑。能有兴为以益物，则必长裕而非虚设。处穷能

不屈其道，则终通矣。井居不移，却能迁其施惠于外，巽称扬号令而不自彰伐。此乃九卦之德也。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能以礼敬事，则调和性行。性能谦顺，则可裁制于礼。能反复求身，则自知得失。能始终不移，则纯一其德。能自降损修身，则可远害。能兴利益物，则物亦益己。能守正不移、不怨天尤人，虽困亦荣。能施而无私如井，则行乎义矣。但须辨以义方。能顺时制变而行权，则合巽顺之道。此乃九卦之为用也。

第七章

此章明《易》书之体用。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 《易》书之体，虽法阴阳拟议而动，但不可远离阴阳。而《易》之为道，迁改而不固定，如《乾》初九与九二之辞并不相同，其阴阳之位均随动之变化而不居执，故阴阳之位周流于六爻之虚。如《剥》，阳在上爻，而复阳则在下爻，阴而阳，阳而阴，互易不定，惟随变化之时会所适。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 行藏各有其度，不可违失于时，显隐之当否在合时耳。如《遁》之九四，好遁则曰言；而《丰》之上六，丰其屋而隐，则凶是也。外内使知惧者，如《渐》之上九，以鸿渐于陆之高显为美；而《明夷》之初九，则以垂翼逃匿为贞。

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非但使人隐显知惧，又使人明晓忧

患与万事不待师保教训，即可终日乾乾，恭敬如父母临之。循其辞以度其义，原其初以要其终，则惟变是适，乃常典也。苟能明其变存其要，则《易》道不虚设而得行也。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惟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易》书是原于初始而要会中，终为体质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错杂，各会其时，各主其事。在六爻之中，大抵初爻开端对事成败未可显而易见，至上爻则吉凶已见。

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杂聚天下之物，撰数众人之德，辨定是与非，大多取决于六爻中之二至五爻。

臆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卦示之存亡吉凶，于中爻即知；而明达之士观其卦之彖辞，亦可推知过半之理矣。盖彖乃统论一卦之义也。

第八章

此章明各卦二至五爻之功用及三才之道与《易》兴之时。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二爻四爻在功能之位上为阴位，在卦位上则为内外。二为中和，故不论当位与否，多无大失，四处上之下，逼近于五，不慎则易祸故多惧。且柔之为道，不利于远处，盖远处则失其济助援拔。而二因以柔居中，要会无处，故多誉也。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各卦中之三爻五爻同为阳位，在卦位上则为内外。三爻处内卦之终，故多凶而贱；五居尊而中，故多功而贵。若以阴柔处

此阳位，则凶危。但非指各五爻言，盖诸多卦中，以柔处五，则为行谦。总之三五两爻宜以阳刚处之。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六爻所效法者，别无它义，惟三材之道耳。宋儒朱熹曰：“三昼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为天，中二爻为人，下二爻为地。”而邵康节亦曰：“以二卦言之，阴阳各三也；以六爻言之，天地人各二也。《凿乾度》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之道之分际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阴阳，地有刚柔，人有仁义，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义，阳爻者，制于天也；阴爻者，系于地也。天动而施曰仁，地静而理曰义。仁成而上，义成而下。”是以三材，天地人之道，为阴阳刚柔仁义，而非宋儒所谓上中下各二爻也。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等，类也。乾为阳物，坤为阴物。爻有阴阳之类，而后有刚柔之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刚柔交错，若玄黄相间，是以谓之文也。若相与聚居不当于理，则凶危生焉。吉凶者，盛与衰之谓也。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易》道之兴，起于殷之末世，文王以盛德蒙难，故终能亨其道。由于《易》道之兴起于殷末昏乱之时，故其辞多微危而不直书。文王因处危修德，能平安无事，而殷纣因慢易凶恶，终于倾灭。

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易》道甚大，百物赖以不废。倘能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惧以终始，则归于无咎。此即《易》之为用之道也。

第九章

此章在总明《易》道之美，爱恶相攻，情伪相感，吉凶悔吝由此而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 乾之德行，如自高临下之易，故易知险而不易陷险。坤之德行如由下向上，预知其阻，因预知其有阻而尤进之，是能不困于所阻。万物之心皆患险阻，今以险阻预告之则必喜悦，诸侯育养万物，《易》道精妙，能使其易得而代思虑。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易》道备载诸物得失，依之则吉，逆之则凶。天下有所营为，皆勉勉不息。苟依此《易》道，则所为得成。物之以渐变改，或顿从化易，莫不备含于《易》。人之行事，善吉则有嘉祥之应。能观其所象之事，则知作器物之方法也，盖物皆有其形象。而占卜之事则知未来之验，因《易》之为道，备此诸德也。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圣人乘天地之正，使万物各得其所。人谋谏议于众而定得失，鬼谋寄于卜筮以考古凶，百姓与能，乐推而不厌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八卦是以象告，而爻与彖则是使险易之辞各得其情。刚柔二爻，相杂而居，得理则吉，失理则凶。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不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不变不动于物，是有损有害，若变而通之则尽利也。

吉凶原本无定，惟人所动耳，能情顺乘理则吉，情逆违道则凶。所以爱恶相攻然后顺逆之情悬，而吉凶由此生焉。远近之爻相互资取，取之不以理，则悔吝生矣。以实情感物则得利，以虚情感物则致害矣。《易》之情是刚柔相摩，变通相适，若两相近而不相得，则有乖违之患。苟能弘通不偏，对物尽竭顺道，则不为物害。反之，以二三之情待物，则将受祸害。纵能避患，亦难免悔吝。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人情不同故其辞各异，欲叛己者则其辞惭变，其心有疑虑者则其辞枝节闪散。吉人之辞则直而简单，烦躁之人之辞则多而急，诬善之人其辞必虚漫不一，失守所志之人其辞则屈折不申。此六者皆作《易》之人述其意而制辞也。

说 卦

《说卦》者，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法象所为。孔子以伏羲画八卦，后重之为六十四卦，故以八卦为六十四卦之本。该传因全文较长，汉唐先儒将其分为十七节，宋朱熹则将十七节改为十一章。今为配合《系辞》上下文中之分段为章，故仍以章分之，并以朱熹所分十一章之章次分之。

第 一 章

此章明圣人引伸因重之意。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唐孔颖达云：“据今而称上世者谓‘昔者圣人’”，即伏羲氏。圣人作八卦时，深明八卦有神而明之之神妙之道，而生用蓍求卦之法，盖蓍亦数千岁之灵草也。

参天两地而倚数。 宋朱熹曰：“天圆地方，圆者一而围三，三各一奇，是故参天而为三。方者一而围四，四合二耦，故两地而为二。数皆倚此而起。”晋韩康伯云：“参，奇也，两偶也。七九阳数，六八阴数。”孔颖达对此解曰：“倚，立也，既用蓍求卦，其揲蓍所得，取奇数于天，取偶数于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数，故曰参天两地而倚数也。”郑玄云：“天地之数备于十，乃三之以天，两之以地而倚托。大演之数五十也，必三之以天，两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载，欲极于数，庶得吉凶之审也。”孔颖达对郑玄此说有曰：“韩康伯不用马融郑玄等说，然倚数

生数在生蓍之后，立卦之前，明用蓍得数而布以为卦，故以七八九六当之。七九为奇，天数也，八六为偶，地数也，故取奇于天，取偶于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数也，何以参两为目奇偶者，盖古之奇偶亦以三两言之，且以两是偶数之始，三是奇数之初故也。”宋邵康节云：“《易》有真数三而已。参天者三，三而九。两地者，倍三为六，参天两地而倚数，非天地之正数也。倚者，拟也，拟天地正数而生也。《易》之大衍何数也，圣人之倚数也。”孔颖达引张氏云：“以三中含两，有一以包两之义，明天有包地之德，阳有包阴之道，故天举其多，地言其少也。《易纬稽乾度》曰：乾称德三，坤以奉六，故成乾九。”又曰：“乾覆坤，乾元三，含两坤，乾大策含坤小策，大含小，下附上，圣人裁以天地膊輶而养万元正其道。”由此观之张氏之说是矣。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 圣人作《易》，观察变化之道，象于天地阴阳而立卦。复就卦之发动挥散于刚柔两画，而生变动之爻。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命者，人所禀受之定分，从生至终有长短之极，能于生终之间穷理正道利物，则可尽其极矣。

第二章

此章明爻位重卦之义。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圣人画卦作《易》，以顺天地万物、生成性命之理为本，故立天之道，以成物之阴与施生之阳二气，立地之道，以顺承之柔与特载之刚，而立人之道

以张仁义之性。

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 设六爻以效三才之动，故六画成卦，使阴阳刚柔升降于六爻中，而成爻卦推事之章则。

第三章

此章明重卦之意。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易》八卦相错，交重变化而间杂之，则成六十四卦之数矣。朱熹述邵康节之作，谓此乃伏羲八卦之位，乾与坤，艮与兑，震与巽，坎与离之八卦方位皆相对而列，合成九画之数。其实本章全文，实言按各卦性质之差异而置方位以配天地四时，故于五六两章详言其要，比如雷风相薄系言《震》《巽》二卦位虽相近，但不相悖逆。《坎》《离》二卦虽一南一北，不相近且性质各异，但可相资以济物，故曰不相射。而六章又曰：故水火相逮以明，示其《坎》《离》相异亦相及之义。邵子自编伏羲先天八卦图位，妄谓相对皆成九数之说，苦无根据以惑人，欲假本章以自重，岂不谬乎？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八卦交重而成六十四卦，使天地人事之理大备。夫人知往事易，知未来之事难，《易》之为用，在予料知未来之吉凶。

第四章

此章明八卦养物之功用与卦性之义。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物震则动，雷之性动也，故震为雷。风行草偃，风之起，使物散伏。巽，申命也，故巽为风。雨水润物，其性下陷，坎，陷也，故坎为水。予物光明者莫大于日与火，离光明也，故离为火为丽。物之止而不动者莫过于山，艮之性止也，故艮为山。物所喜爱者莫过于恩泽美言，兑之性悦，故兑为泽。物业恩者莫大于天，物受领导而遵从者为君，故乾为天为君。能载物藏物者莫过于地，坤之性育养万物而不显功，故坤为地为母。

第五章

此章明八卦所居方位之意义及配物终始之道。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帝为万物所宗之主，亦即万物欣欣向荣之春时也。而说言乎兑者，西方秋收之季也。战乎乾者，草木肃杀之时也。成言乎艮者，一年终结，又将开始之期也。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方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南方离卦也。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八卦所居之方位在配一年十二月，艮居丑寅二月之间，是年终亦年初，故曰成终成始。

第六章

此章综合补充上述三五两章卦性虽差异但经相资而变化则成物。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八卦变化推移，皆自然而然，如神而成万物。如雷疾则物被震动，风疾则物遭摧折，火烘则物干燥，水润则物喜悦，一年四季中，物终之季亦即始生之时之自然而然也。该六者之神妙功用，莫不随天地阴阳之推移变化而成物也。卦之相资离散亦同于物，以水火之性言，冰炭本不相容；以坎离二卦位言，坎北离南各处一极，距离甚远。故第三章中有曰：水火不相射，但徒水无火不能成饮食，徒火无水则物干燥而死。是以水火之性虽两极，但必亦相资始成物，故曰水火相逮。震巽二卦卦位相近，而雷与风雨又同在空中，故曰雷风相薄。薄者，近也，虽近并不相伤害，故本章曰雷风不相悖。艮兑二卦一居东北，一处正西，以卦位言相隔甚远；以山泽言，山高泽低，上下悬殊，性本不一，但因气通变化，则可使山生物，使地成泽，大地一体，故曰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第七章

此章明八卦卦象性情。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象天，天运不息故为健。坤象地，地屎顺天故曰顺。震象雷，雷奋万物动，故曰动。巽象风，风行无所不入，故

为入。坎象水，水下注而处险陷，故为陷。离象火，火必著于物，故为丽。丽，附也，明也。艮象山，山体静止，故曰止。兑象泽，泽润万物，故为说也。

第八章

此章言占禽兽类名以得卦定之。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第九章

此章言占身体部位以得卦定之。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第十章

此章言占家人状况以得卦分辨为何人。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为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乾坤为父母。乾，阳也，坤，阴也，阴阳交而得男女，故乾初爻交阴而获巽，为之长女；坤初爻纳阳而变震，为之长男。乾二爻交阴而获离，为之中女；坤二爻纳阳而变坎，为之中男。

乾三爻交阴而获兑，为之少女；坤三爻纳阳而变艮，为之少男。是以占家人状况时，以得卦之体及六亲定之。

第十一章

此章详言八卦代表各类事物，占者按所求推之即得。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言乾象代表上列各物。占者得此，则于各该类物中推之。孔颖达云：老马可久行，瘠马行健，驳马能食虎豹。木果，果实中心坚也。朱熹述荀九家言，谓木果下尚有为龙，为直，为衣，为言。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言坤象代表上列各物。占者得此，则于各该类物中推之。朱熹述荀九家言，谓尚有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途，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异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虞同敷。异，马后左足白。此段言震象代表上列各物，占者得此，当于各该类物中推之。朱熹述荀九家言，谓尚有为玉，为鹄，为鼓。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言巽象代表上列各事物。占者得此，则于各该类事物中推之。其究为躁卦者，因巽为风，风极则近躁矣。朱熹述荀九家言，谓尚有为杨，为鹤。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言坎象代表上列各事物。占者得此,则于各该类事物中推之。朱熹述荀九家言,谓尚有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料上槁。言离象代表上列各物。占者得此,则于各该类物中推之。料上槁者,木心腐空而上枝枯也。朱熹述荀九家言,谓尚有为牝牛。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言艮象代表上列各物。占者得此,则于各该类物中推之。朱熹述荀九家言,谓尚有为鼻,为虎,为狐。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言兑象代表上列各事物。占者得此,则于各该类事物中推之。朱熹述荀九家言,谓尚有为常,为辅颊。上述各章所言事物参附件五。

序 卦

《序卦》者，依经六十四卦所列次序之象名，释示其相连之义也。原文本为一篇，朱熹苦其太长，乃按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今依之。其连结图见附件三。

上 篇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雷动向上，水陷向下，上下两难，始生之时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比者，相亲比则争可息而得宁也。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由《比》而《畜》，非大通，故小畜也。

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否则思通，人志相同，故不谋而合。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

《随》。 豫顺以动，天地亦如之，众随必矣。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 能定乱则可建大业，故大业由事而生。

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物相合则须饰以修外。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 饰极则实丧而剥落也。

《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 养贤宜过于厚，不厚则非养贤之道，故曰不养则不可动。

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过而不已，则陷没。然物穷则变，陷极则反于光明矣。

下 篇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有所错者，交互为用、相应相成也。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 夫妇之道与物之所居不同，前者贵有恒，而后者则有时而退。

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 日中则

昃，月盈则缺，进极则伤。

夷者，伤也。伤于外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人满则损，物溢则决。

故受之以《决》。《决》者，决也。决必有所遇，韩云：以正决邪，必有喜遇。

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井久则浊秽生，任久乏创意，宜革其故。

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静极则思起，然起当渐进，不可过急。

《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旅外无所容，以巽则得入也。

《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事有节则物同守而不散越。

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物穷则乖，乖乱欲济非易，故以未济终焉。

杂 卦

孔子述《周易》六十四卦排列连结之义，乃作序卦以明之。现不依《周易》卦列之次序，而以各卦卦性卦德之相对、相类、相异或连结之义错综释示之，故曰《杂卦》。其意或在济《周易·序卦》连结之义，部分不足也。其连结图如附件四。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 刚柔虽异，然相资则育万物。物物相比则乐，劳师动众则忧。以忧乐字义言，本相异也。然师为保物而动，故忧亦乐也。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临曰与，观曰求。彼求尔与则相资，彼求尔不与则怨起。尔与而彼不求，虽大何益。能知求与之要，则治道隆矣。

《屯》见而不失其居。 君子经纶之时，处难而持德守正，当不失其居。

《蒙》杂而著。 能矢志求发其蒙，则必终有着落。

《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 极损则益，极益则损，故曰盛衰之始也。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能因时而畜则可大。处无妄之世，妄则有灾。

《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 不能惕厉而冥升，至极则不还也。不自重大则得其终，极尽悦乐则必怠事。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 饰无定

色，合众为宜。《兑》贵显说，《巽》贵卑退。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剥》**，烂也。**《复》**，反也。以喜随人，不系于故，能画随时之宜，则无咎事。有事则飭治，物熟则剥落，阴极则阳反。

《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建功昭德，丽如日升，事非其人，难免诛伤。井通而不吝，使众得济，处困不改操，终必有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物物相感则速。夫妇如天地，情恒则永久。处难而不离散，则功可建；制法合情理，则物止于斯。遇难则舒解，或济或疏通之，蹇难在迟疑不进，能止于至善则吉。物相乖则相疏而见外也。乖于外则返家正其内也。泰极则否至，否极则泰来，物情至两极则反其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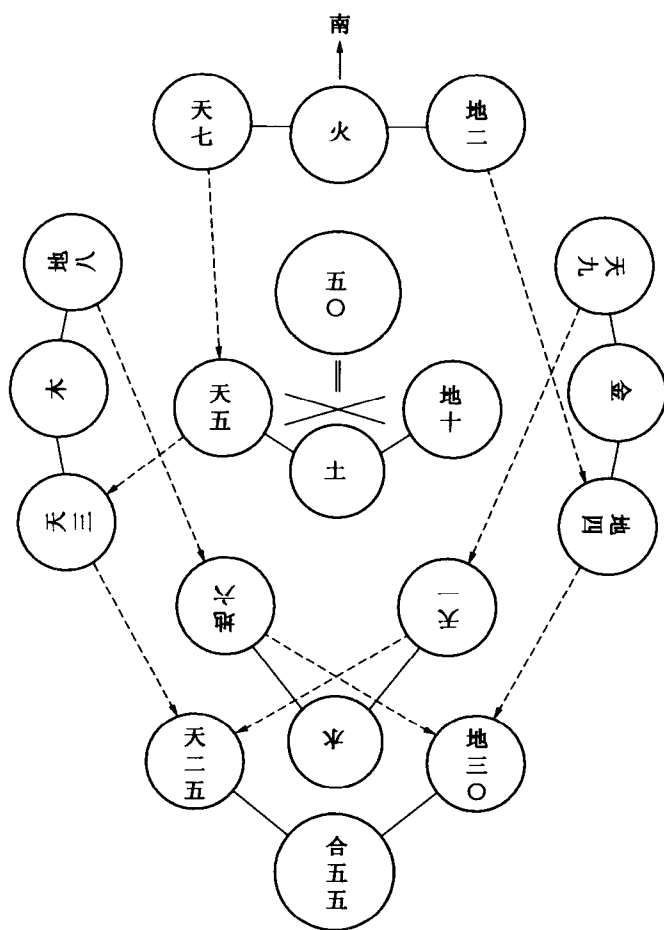
《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正道大行则小人止，小人浸长则君子退隐也。能施大有为之政以济物，则必得众；能与人同心一德，则人敬我如至亲。所革者当属腐恶而多故，取新者必为物众所乐受。小有过准即时改之则过矣。中孚之信发于中则吉，丰大而盈满则多故，寄旅他乡则亲寡。

《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火炎上升，水润于下，物之性也。欲济众而被止，力不足时未至也。践险而不处，终可通也。需不进，教化未成，宜待时也。导物失和，则讼争不相亲；本末衰弱，失慎则危，非大仁大德者何足拯难济众？一女遇

五男，体壮而德失也。

《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女待男娶，须守以正，政在济众，故养贤为施政之本。国事大定，物众皆济，尤当居安思危。女嫁男终身事也，故必守之以正，行之以礼。刚柔失位阴据阳，男之穷也。公正无私以刚决柔，使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以救未济之穷。但决道不可行之以久，久则苛矣。

附件一 天地大衍数图



注：

甲，天地之数

邵康节云：“天数五，地数五，合而为十，数之全也。天以一而变四，地以一而变四，四者有体也；而其一者无体也，是谓有无之极也。天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无体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又曰：“易有真数，三而已（天一地二）。参天者三，三而九。两地者倍三而六，参天两地而倚数，非天地之正数也。倚者，拟也，拟天地正数而生也。”（三而九者，言乾三画，每画涵三也。倍其三而六者，言坤三画，每画分二是也）又曰：“天数二十五，合之为五十。地数三十，合之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按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地数五位与天数五位相互配合成数，而非邵子所言天二十五合之为五十之加倍为合也）

《乾坤凿度》云：“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数，合而成水。天三地八木，天七地二火，天五地十土，天九地四金。”此即所谓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同书又曰：“天地合一二得三，合九六，合二十五及三十，而为天地之数五十五也。”

乙，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

宋朱熹曰：“大衍之数五十，止用四十九，盖皆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姚信及董遇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

郑康成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

马季长曰：“《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

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

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

邵康节曰：“五十者蓍数也，六十者卦数也，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则六十四为大成也，蓍德圆以况天之数，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又曰：“五十者，六十四卦闰岁之策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六十卦一岁之策也。”

孔颖达云：“五十数内，一为虚数也，无也。”《易纬乾凿度》云：“大衍之数必五十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闳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系焉。故阳唱而阴和，男行而女随，天道左旋，地道右迁，二卦十二爻（每爻当一月之数）而蓍一岁。”又曰：“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所谓形变之始者，乘它数皆不变也。”又曰：“阳以七阴以八为象（象者断也），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象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顺时针），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反时针），象其气之消也。由此观之，五十者，乃天地阴阳五十五合乘数中最为接近天干地支支配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岁卦月之数也。盖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之数，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爻当三十日，日者即卦析卦策也）之日数也。亦即一百九十二甲子之日也。所谓天地五十五合乘数中最为接近者，言图内七与八合为十五之道，而七与八乘为五十六；另九与六合亦为十五之道，而九与六乘则为五十四。五与十合亦为十五，纬书何不曰十五之道？盖前者五十六与五十四合而二分之天地之数五十五也。后者五乘十所得五十，乃天地数中之独数

也,因该数乘二百三十,四倍则为十一、五百二十,万物之数也。它如四十九、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之数皆不能除尽十一、五百二十之数,故曰大衍之数必五十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丙,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

天地之数,是数之全也体也。大衍之数是配卦计策、断事定时之用数也。故大衍之数五十,在天地之数五十五内且中也,是以为蓍数也。

丁,天地数中之五德

天地数中之水火木金土乃为《易》之五德,故《凿乾度》云:木仁,火礼,土智,水信,金义。而非行星之五星也。盖行星五星之位非居四方,以申月言,其位实如左!

水星此时已西沉,该星之体积只有地球百分之四九六(地球南北直径七千九百英里,而赤道直径为七千九百二十七英里,而地面为二千八百八十公里,是接近太阳第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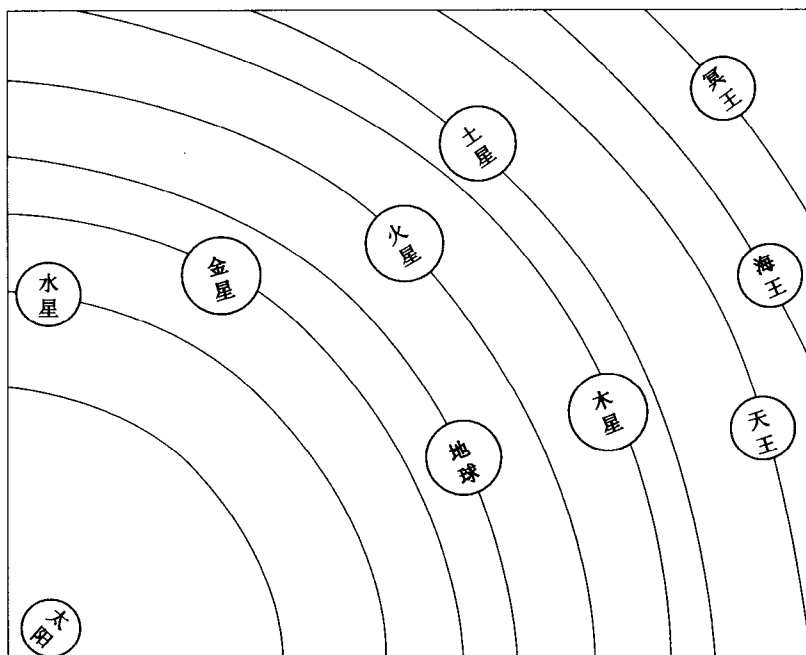
火星此时在南方,该是体积为地球百分之五十三,是接近太阳第四位(地球是接近太阳第三位)。

木星此时在东南地平线上,该星之物质总量大于地球三百一十八倍,是接近太阳第五位。

金星此时仍在西方,直至亥月晨又复现于东方。该星物质总量为地球百分之八十二,是接近太阳第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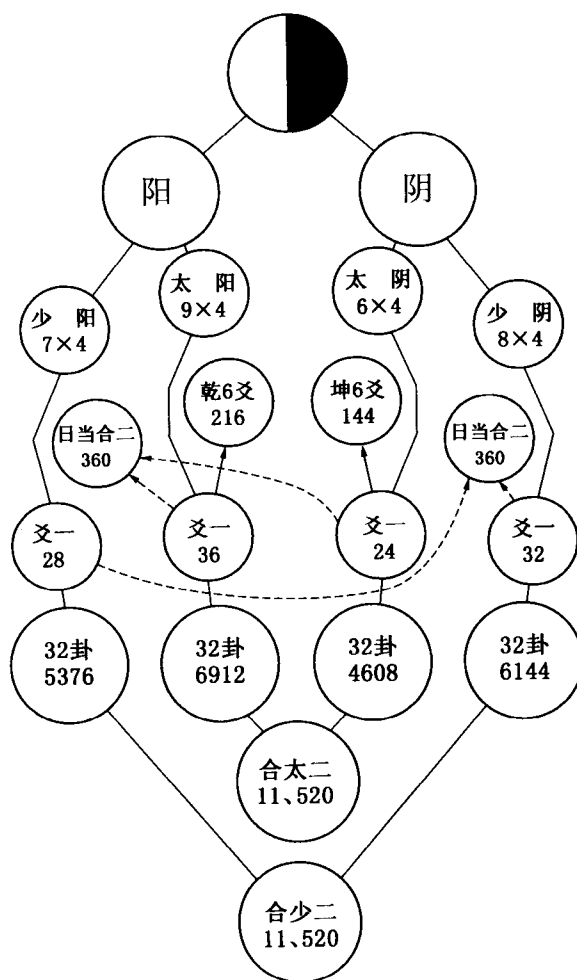
土星此时于南东方(木火星之间之远处),该星体积约大地球七四六倍,是接近太阳第六位(详五星方位图)。

附:五星方位图



注:图示非轨道距离,只是方位而已。

附件二 乾坤策数计算图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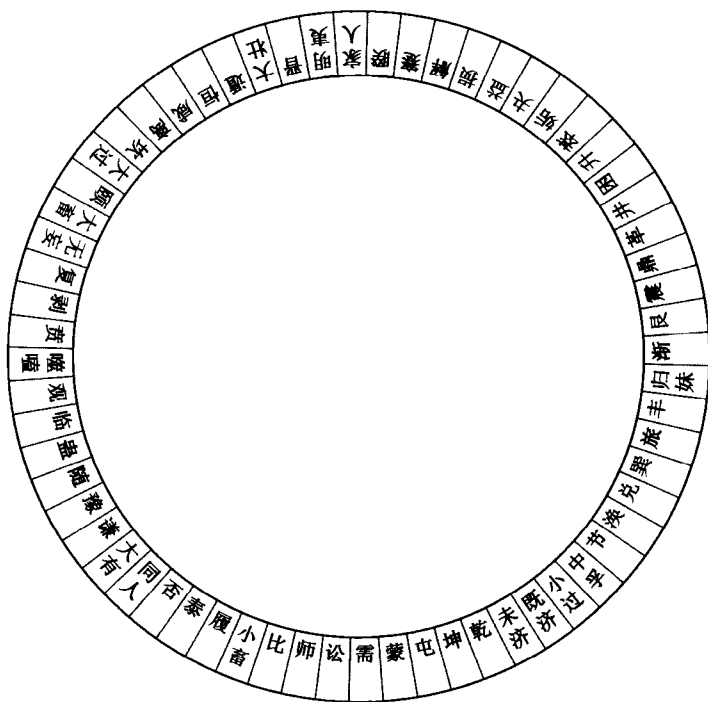
甲，邵康节曰：“天之变六，六其六，得三十六，为乾一爻之策，积六爻之数，共得二百一十六。地之体四，六其四，得二十四，为坤一爻之策，积六爻之数，共得一百四十有四。积二篇之策，乃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语其体则天分而为地。地分而为万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终则万物归地，地归天，天归道，是以君子贵道也。”邵子述道教，道大于天之说，因邵为道教徒也。

乙，乾卦六爻皆为太阳（亦曰老阳），故皆曰九。以四时乘九得三十六，是以老阳每爻为三十六策。坤卦六爻皆为太阴（亦曰老阴），爻皆曰六，以四时乘六，得二十四，是以老阴每爻为二十四策。少阳为七以四时乘七，得二十八，是以少阳每爻为二十八策。少阴为八以四时乘八，得三十二，故少阴每爻为三十二策。

丙，太阳每爻三十六策，乾卦六爻共为二百一十六策，故《系辞》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太阴每爻二十四策，坤卦六爻，共为一百四十四，故《系辞》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坤策一百四十四合乾策二百一十六共为三百六十。策者，析也，析当日计。《系辞》曰：“凡三百有六十，当期（期者卦年也。）之日。”六十四卦中阳卦三十二，共一百九十二爻乘三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另三十二卦为阴卦，亦一百九十二爻乘二十四，得四千六百零八策，合乾之六千九百一十二，总计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故《系辞》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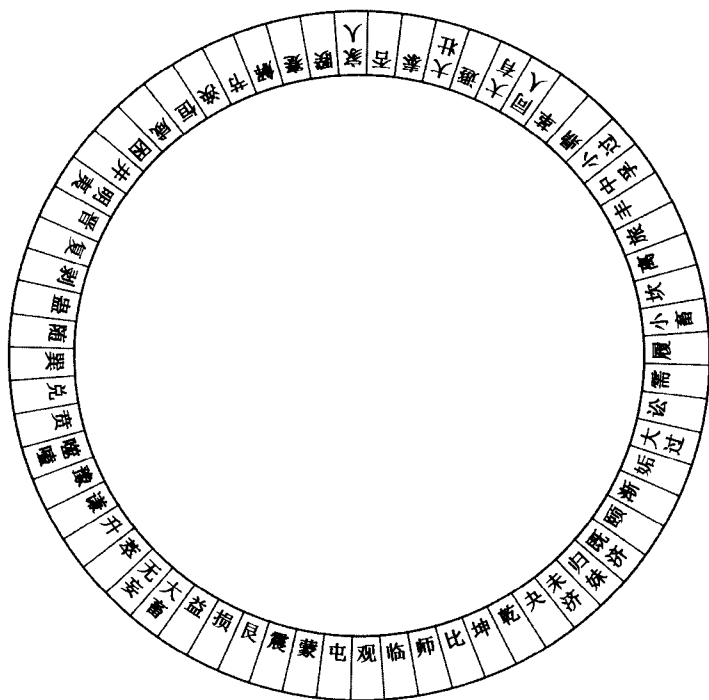
丁，少阳与少阴合之亦同。

附件三 周易序卦连结图



《周易》之卦序，所示人者忧患也，如《泰》而后《否》，及终于《未济》之类是也。故孔子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考其意，似在使人当怀忧患意识而免危也。或亦为周公虑姬氏后代之不昌也。

附件四 孔子杂卦连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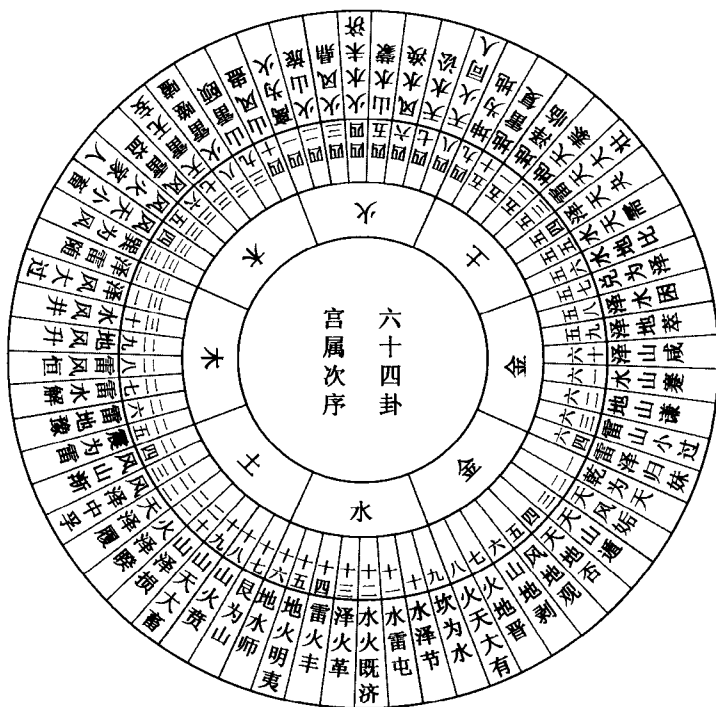


孔子杂卦之次序，在示人坚忍图成，危而后生，以登真善美之境界也。故《否》而后《泰》，《未济》而后《济》。以阳刚决阴柔，使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救未济之穷。大哉圣人心与天同！惜乎朱熹竟曰：“自《大过》以下，卦不反对，或疑其错简。今以韵协之，又似非误，未详何义！”岂不谬乎！

附件五 八卦适断事物图

卦名	适断事物				备 注
	以辞 义言	以禽 兽言	以身 体言	以伦 理言	
乾	健也	为马	为首	天、父	一、本资料取于《说卦》七至十一章。 二、本图制作之目的，在于推卦时查阅方便。
坤	顺也	为牛	为腹	地、母	
震	动也	为龙	为足	长男	
巽	入也	为鸡	为股	长女	
坎	陷也	为豕	为耳	中男	
离	丽也	为雉	为目	中女	
艮	止也	为狗	为手	少男	
兑	悦也	为羊	为口	少女	

附件六 分宫八卦五行图



所谓分宫八卦五行者，系指每一宫内之八卦，同为五行之一，如乾兑二宫内，各有八卦皆属金，震巽二宫各有八卦皆属木是也，余例推。

附件七 易卦简便筮法

一，制平面直径约 1.6—2 公分、厚约 0.6 公分之扁圆物三粒，正面刻奇数(单画为阳)，反面刻偶数(双画为阴)，作为筮物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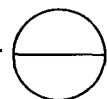
二，筮者洗身净手，北向恭立，握筮物于香上稍熏后，三拜毕，即将筮物装入盒内行筮(如为他人占者，应飭该人先至诚祷拜，明言祈求事项——一卦以一事为主)。乃祝曰：“谨以至诚假尔神易泰筮，兹因某事未知吉凶得失，特此祈求明示，以释忧疑。”凡心非真诚而有试戏之意者，则卦所示不验。

三，祝毕，双手捧筮盒上下摇动三至五下，即平放于桌上揭盖视之，如该筮物中有一奇二偶者，即于纸上画(—)，如为二奇一偶者，则画(--)，如三筮物皆为奇数者，则画(□)，倘三筮物皆为偶数者，则画(×)(注意：三奇为重作单数用其爻属阳，三偶为×作双数用其爻属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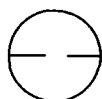
四，依右述摇与记法连续三次施行，其所得之数，初次为初爻，二次为二爻，第三次为三爻(均由下而上记之)。筮者遂视此三爻属于八卦中之何宫，乃再祝曰：“某宫内卦三爻已显，再祈示外卦三爻，以定吉凶可否。”于是再依前述摇法，施行第四五六次之摇卦，其所得之数即为第四五六爻(仍由下而下记)，于是一卦之卦名与爻位悉得。

五，三奇画(□)者作(—)，其爻变为(--)，而三偶画×者作(--)，其爻变为(—)，故卦爻有三奇或三偶者均为动变之爻六。易筮物以

长寿龟壳或檀香木制之，其图形如下，制作时务将周围磨圆，方不致于摇定启视时有侧立难定奇偶之虞。



正面



反面

一九八五年岁在乙丑苏阜曹增儒订于台湾高雄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易解 (曹增儒)

作者=曹增儒著

页数=176

SS号=11431623

出版日期=2005.07

前言

目录

自序

上经

乾卦一

坤卦二

屯卦三

蒙卦四

需卦五

讼卦六

师卦七

比卦八

小畜卦九

履卦十

泰卦十一

否卦十二

同人卦十三

大有卦十四

谦卦十五

豫卦十六

随卦十七

蛊卦十八

临卦十九

观卦二十

噬嗑卦二十一

贲卦二十二

剥卦二十三

复卦二十四

无妄卦二十五

大畜卦二十六

颐卦二十七

大过卦二十八

坎卦二十九

离卦三十

下经

咸卦三十一

恒卦三十二

遁卦三十三

大壮卦三十四

晋卦三十五

明夷卦三十六

家人卦三十七

睽卦三十八

蹇卦三十九

解卦四十

损卦四十一

益卦四十二

夬卦四十三

姤卦四十四

萃卦四十五

升卦四十六

困卦四十七

井卦四十八

革卦四十九

鼎卦五十

震卦五十一

艮卦五十二

渐卦五十三

归妹卦五十四

丰卦五十五

旅卦五十六

巽卦五十七

兑卦五十八

涣卦五十九

节卦六十

中孚卦六十一

小过卦六十二

既济卦六十三

未济卦六十四

系辞上

系辞下

说卦

序卦

杂卦

附件一 天地大衍数图

附件二 乾坤策数计算图

附件三 周易序卦连结图

附件四 孔子杂卦连结图

附件五 八卦适断事物图

附件六 分宫八卦五行图

附件七 易卦简便筮法